

收換ニ批

137

法ニ遊快侍

平全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印刷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發行

沽上游俠傳 (上)

(全二册定價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有 不
著 許
作 翻
權 印

編 輯 者

戴 愚 盒

發 行 者

誠 文 信 書 局

印 刷 者

誠 文 信 印 刷 部

總 發 行 所

天津鍋店街路北
誠 文 信 書 局
電話二三八五九號

著者自序

序

沾上淵源於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故民情英悍。而饒俠烈之風。是以豪杰之流。多賦游俠之習。昔年社會習於宴安。不直若輩之行爲。而輕之曰混混。實則混混者。亦爲正大之團體。其宗旨則在種族之競爭。只以食肉分金賤之。是不知混混者也。余生於柞水。對於若輩之祕史。知之甚詳。因著沾上英雄譜四卷。都七十萬言。刊之益世報。既竣。曾出單行本四集。行銷海內外。頗獲虛譽。然該說部所載。均屬「袍帶混混」事跡。識者以爲未盡其事。故又著沾上游俠傳。專寫「非袍帶混匕」之軼事。袍帶混混者。舉動風雅。行俠尙義。非袍帶混匕者。秉性勇敢。愛羣喜事。雖則同爲混混。其不同之點在此。沾上游俠傳。繼沾上英雄譜而作。全集計三十萬言。

識者以爲備前著之所未備·茲於付印單行本時·略敘著此之顛末
作爲之序。

民國二十八年 秋九月

戴愚盒謹識

沽上游俠傳目錄

第一回

見異思遷爲嫖娼鞋匠開筵

立功見志謀報復脚行爭鐵

第二回

割肉賠肉畫眉張寶局詛人

解鈴繫鈴金龜堵土娼指點

第三回

千日養兵到急時打手逃散

一朝廢命充苦主親家鬧喪

第四回

攔關要開土棍私開青菜行

設計栽賊兇刀預鑄仇家姓

第五回

七亂八糟賄買混星充闊少

一刀三命活穿裝裹討恤金

第六回

借劍殺人刺劣紳怨家路窄

頂兇投案充好漢有事化無

第七回

弄巧成拙前稿發財班頭樂

藉屍作餌親娘受辱表弟轟

第八回

桃宴初開壽星中櫟芸香館

洞房未入娼婦遭擒永樂堂

沽上游俠傳

(一集)

戴愚 盒 著

第一回 見異思遷爲嫖娼鞋匠開筵 立功見志謀報復腳行爭籤

記得這一年承平日久，四民安堵，七豎不驚，正所謂馬放山甲入庫共享太平的時候，天津城裏一個大廟前，有小小地鞋作坊，這作坊臨街的兩間房子，裏邊倒有二三十人，因爲兩間屋子，容納不下這許多人，便在半空裏用些柱子搭了個暗樓，分一半人在暗樓上工作，這些人，有的圈底，有的鞦韆，有的揸皮臉兒，有的排揎頭，這樣分工合作的忙碌，一天總能做出一二百雙鞋來，這二三十人中，不是個個作工，還有幾個閒坐的人，在這裏閒磕牙，所談的不過是些賭史嫖經，從來不會有人在此談道義，說正經，這時雖然是正月底，屋裏人們想是工作用力，一個個早把棉襖脫却，有的光着膀子，足見多人聚集的地方熱度無形中加增了許多，這屋裏的空氣，不但熱度甚高，而且異常紊亂，工作的人們，每到無聊時，便信口唱幾句時調釋悶。一時牆上掛着線，活上縛着針，有幾對花樣子未曾把它薰，……一更呵裏……有明月，……月照樓堂，……眉又清，目又秀，……通關鼻梁，多麼端正……，各人把自己得意的詞曲，小學生念書般的唱來唱去，但所唱不過是

些一枝半段，却沒有完整的曲子，這些人們每日工作到晚飯後，三五成羣，湊些錢到下等娼寮裏鬼混，調劑白天的勞苦，他們無憂無愁，除却作工找樂以外，沒有較深的思慮，

這天正在歌聲洋洋人言囁囁之際，忽然由外邊透進一陣異聲來，這聲音，把屋裏紊亂人聲壓下去，屋中空氣頓時沉寂了，許多人不敢而合的隔着窗戶玻璃向外邊看，那幾個閒坐人都搶出去看，有幾個包件子的工人，不受掌櫃的約束，亦跟出來察看，這時廟前頭已不似方才寂靜了，不知由那裏彙集到一二百人，男女老少不一，圍了個絕大的圈子，聽得圈子裏罵不絕聲，同時又有一片打人的聲音，大家知道一定是那裏來的光棍在這裏賣味兒呢，

在這作坊左近原有一個鍋夥，這日鍋夥裏幾位混混兒早飯已畢，沏一大壺元香末，一壁喝着，一壁高談闊論呢，忽然外邊有人堵着門口大罵不休，裏邊的幾個立時止住談鋒，聽見頭領喊一聲上，恰似得了將軍令，一個個各拿單刀斧把，幾條猛虎般的鬪將出來。只見門外一人，穿一件青竹布棉袍，不會扣好紐絆，用一條新月白洋縐整幅的搭包攏着腰，下邊是月白漂布包脚面的布襪子，一雙鑲雲挖墊花鞋，把一條油光光地辮子抗在肩頭，斜着身子兀自罵呢，見鍋夥裏有人出來，罵得更凶，一羣人知道此人單身獨自到此叫陣，定

然要賣派兩下子，他們一擁齊上，舉斧把便打，便有人用三截鞭往下路掃去，那人道，哥兒們，打罷，說時自己躺在地上，兩腿一夾，雙手抱住後腦海，任憑衆人棍棒齊下，只是罵不絕聲，惹得看熱鬧的一齊聲叫好，及至當地保甲局的副爺聞訊趕到，人已打得不能動轉，便有本鍋夥露頭露臉的人物出頭，迎着副爺坐驢請個安道，副爺請回罷，一會兒有人投案，那副爺聽見這兩句，恰似演就的熟套子，立時點點頭，駁回馬，率領四名穿軍機坎兒的所謂老甲兒回局子去了，副爺去後，鍋夥裏自有人投案，解往縣裏過堂，這時看熱鬧的人們由議論聲中四散，廣場中祇剩少數欲明究竟的人們不走，看着幾個人，把受傷的放在一個簸箕裏，有四個人用兩根扁擔抬起送往保甲局投案去了，鞋作坊裏的人陸續回來，把方才未談完的問題一律保留，開始議論這事，

衆人議論聲中，有個圈底的工人，這人年在二十三歲，生得倒亦精神，只因幼年喪父，母親不能管束，每日價隨着街坊上無業游民在外邊瞎闖，後來被他的母舅知道，着實管教一番，強迫他在一家鞋作坊裏學徒，經過三年出師，一年効力的程序，才到這裏耍手藝，論來這一行，從來沒有什麼規矩，平時有活忙一陣，沒活閒一陣，同人中無所謂階級服從，祇憑手藝換錢，本屋裏的同人拿工錢，外約的包件子，依作活多寡，論天現算，便

是本屋工人亦有三天一歇工，五天一告假的，後來衍成論月講價，按天拿錢，表面上看着是有組織的，其實祇不過是一羣工人作活的下處而已，除去本屋徒弟不准擅離沒有一時閒空，旁人大可以隨來隨去，毫無紀律可言。方才廟前頭打架，他亦曾出去看個飽，回來時，聽得旁人議論，這挨打的真是英雄，十幾根斧把，雨點兒賽的打着，絕沒哼哈兒，小夥子總算露臉咧，他一壁聽着，一壁在想，我活了二十幾歲，每天兩條腿夾着兩塊破木頭板子，兩隻手跟藤繩兒較勁兒，納的底子好又怎麼樣，不好又怎麼樣，這麼幹一輩子亦沒用，幾時能夠出頭露臉發財致富，看人家耍人兒的，破出一場苦打，削出名兒姓兒來就能吃香的喝辣的，無拘無束，快樂一輩子，像這個人，別看挨一頓打，回到鍋夥裏，不知有多少人送錢帖子，家裏的包米早堆成山了，……想到這裏不覺微微地吁一口氣，

旁邊一個圈底的癩子聽他歎氣，不知道他有什麼心事，便問道，楊洛二，你又有什麼不願意的事，這時候長吁短歎，難道昨天還沒樂夠麼，楊二哼一聲道，四哥，你知道甚麼，咱們幹一輩子這個亦發不了財，……癩子不知他底志向，亦哼了一聲道，看你，「又吃魚又嫌腥」，你要嫌這個，不許不幹麼，開當舖能發財，可惜沒有本錢，作官兒能發財，就是作……楊二不待他畢詞，立時攔阻道，牛四別說廢話啦，咱這個腦袋還想作官兒

，科班兒不認識子，捐班兒沒有錢……癩子道，這不截啦麼，不作官兒，不開買賣，一輩子亦發不了財呀，除非是當忘八，當兔子，或者還可以發財，楊二，你死了心罷，當忘八沒有好娘兒們行麼，當兔子……楊二唾一口道，少說一句罷，這爺們豈能幹那個，你還許可以……癩子吐吐舌口道，我，亦配，說時拍着自己底腿道，不是兩條腿殘疾了，我早學買賣去啦，熬個十年二十年的，領個東，開個買賣，亦能發財，這一輩子算完了，他說着亦和楊二般大大地歎一口氣，

一個閒坐的聽見他二人互相格格不入的議論，不由插嘴道，老勝，你完不了，你別看發不了財，你倒可以成神，八仙人子裏頭不是有一位鐵拐李麼，孫臏騎牛架雙拐，後來還成神呢，……牛二道，陳二哥，你不知道，我們二兄弟老不知足，一天吊兒八百的揀，有吃，有喝，有樂兒，他老咳嗽歎氣，亦不是想怎麼着，人心無足蛇吞象，天狗吞了月亮，可惜嘴大嗓子眼兒小，就是嚥不下去，說時，面向楊二道，你看，這屋裏就是你舒泰，起一身，躺一口，老娘又沒有了，家裏沒有跟你要吃要穿的，賺多少花多少，你偏不知足，時常的暴躁，總說這個沒意思……大家都知道楊洛二幹這個不高興，但是又沒有旁的事可幹，——那一行亦沒有用外行的——當下大家解勸一回，定規晚飯後陪他出去釋悶，

掌燈了，除去明天必須交的定活要打夜作，其餘不相干的活晚飯前一律住手不做，拿現份的，包件子的，都不願意過於勞苦自己其實是賺的工錢滿足了慾望，誰不想飯後鬆散鬆散身子，尋些樂境，酬報自己一天的努力作工，楊二底幾個朋友，由家裏吃完飯，陸續到鞋作坊聚齊，見楊洛二不在屋內，陳二便問他到那裏去了，癩子笑道，對過兒剃頭去啦，便有兩個人到對過剃頭房子裏找他，兩個人仍在作坊裏跟癩子閒談，不多時見楊洛二幾個人由剃頭房子裏回來，這時楊二已不是白日作工時的打扮——舊褲襖，破套褲，舊鞋——穿一件嶄新青布棉襖，年下新買的一頂青緞子帽襯兒，青紗帽結，想是忘了白天的事了，不是圈底那樣愁眉苦臉了，四個人在打趣聲中陪他出得作坊，一路說笑着出城到在侯家後，在幾處下等娼窰裏見了幾回客，都沒有對眼的，後來陳二倡議還是找個暗地方挑一個罷，四個人齊聲贊同，便到九道灣來，黑影中閃過一個人來問一行人道，幾位暗的坐坐兒吧，陳二問有好的麼，那人道，有，新人兒，大宅門兒的老嫖，才二十來歲兒，還有個作家兒大閨女，亦二十來歲兒……楊二道，作家兒大閨女有甚麼意思，咱們看看這個小老嫖兒罷，那人聽了，頭前引路，五個人在後邊跟着，轉了兩個灣子，那人在路南一個門首站住了，回頭向楊二道，幾位暫立一立，我先進去看看……說時走進院裏，大家隨着往院裏看

時，但見迎門兩扇破屏門子，院裏掛着一個玻璃燈，點着一枝白蠟，看樣子至多有兩三間屋子，聽那人叫道，柳二奶奶，來人啦，便聽一個粗聲粗氣的婦人道，西屋裏讓罷，那人出來向衆人道一聲請，把衆人引到一間西屋，拉開風門讓幾個人進去，五人走進屋裏，但見迎面一張連三棹子，上邊放着一盞香油燈，半昏半沉的看不清楚，隨見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娘兒們跟進來，先把燈撥一撥，屋裏亮得多了，留神細看這間屋裏，靠山的一鋪炕，上邊鋪着一條黑毡條，牆上糊着亞青花紙，貼着幾張年畫，並些紅紙剪的聚寶盆元寶之類，炕上只有一把炕筥帚，旁的什麼亦無，桌上除去這盞燈，便是一把泥壺，幾個粗碗，地上還有兩條板凳，那胖娘們道，我給你們倒水去，楊二道，你先別忙，隨問那人道，就是她麼，一句話說得那人和胖娘兒們都笑了，那人道，幾位先落坐，我說的那個在良房裏呢，你們幾位等着，我現叫去，說時駁頭走了，那胖娘們笑道，你們幾位別笑話，我可不混，這院裏沒有人兒，有熟人兒掛拔一聲兒，立時就叫來，陳二道，方才帶水的說有個小老媽兒，才二十來歲兒，我們亦沒招呼過，誰知道好不好，……那胖娘們道，你們幾位算來着啦，這個人兒體面着的哪，才出來不幾天兒，年前還在城裏跟主兒呢，回來一看准得挑上，說時把那把泥壺拿起，走將出去，大概這胖娘兒尚未走到街門，便聽她呦了一聲道，

真快呀，這麼會兒工夫就來了，隨聽一個婦人問，那屋裏，答道，西屋，便聽一陣木底聲音走進個婦人來，站在門口先把衆人打量一番，作個欲進不進之勢，

這時幾個人坐在炕沿和板凳上，楊二立在連三桌子前邊，背着燈光向門口看，見這婦人約有二十五六，圓方臉兒，淡淡地擦着點兒粉，大大地眼睛，高高地鼻梁，四鬢刀裁一般，反拉着蓬頭，穿一件毛月褂子，只因屋裏不亮，看不清下邊穿着什麼，楊二見了有些面熟，覺着在那裏見過似的，不覺望着她出神兒，那婦人將一雙水零零地眼望着衆人，却不知道楊二只顧看她，不想被陳二看出來，笑道，這位大嫂子跟我們二弟有緣，就算我們楊爺招呼吧，那跑合兒的立在門外廝望着，聽見這話，知道已經定局，倒退幾步，把風門關上自去，那婦人前走幾步，問了一句，侍候那位，陳二指指楊二，那婦人點點頭兒，隨問幾位貴姓，陳二道，我替你們引見罷，這位姓胡叫胡老，這位叫劉大個兒，這位亦姓胡叫胡鬧兒，我姓陳……那婦人隨着把衆人看了一眼，說了聲多照應幾位，聽聲却像北溜兒的口音，由她底舉止生澀，表現出來她不是久幹的，問她姓什麼，他祇是笑，搖着頭不答，那綽號胡鬧的立起身一把拉住她底手道，嫂子，妳看吾們二哥怎麼樣，她祇是笑不答言，陳二道，人家還眼兒生呢，來常了再說罷，說時把她由胡鬧手裏奪出來推到

楊二底身上，她笑着坐在楊二懷裏道，你們要拉別開，這是怎麼格兒，……：胡鬧尙要動手動腳的鬧，恰巧見那胖婆子提着壺茶走來道，二娘，妳給買點瓜子去，那胖婆子應聲去了，少時買了幾包黑瓜子分給衆人，他們五個打趣了一陣，生怕回去晚了關在城外，不等定更時分開錢走去，從此不時的到此釋悶，

楊二漸漸和她熟了，這日歇工，偷偷的獨自前來和她敘談，因而得知她底身世，她娘家姓劉，在武清縣一個小村子裏，今年二十四歲，十七歲上嫁給那鄰村魏姓，丈夫比她大着五六歲，家裏種着五七十畝地，本能糊口，爭奈丈夫好賭，莊稼活懶怠作，祇想耍錢，當年公爹在世，強拉扯着他到地裏作活，前年公爹死了，他更賭得兇咧，把幾十畝地不到二年，當的當了，賣的賣了，祇剩十幾畝未曾出售，有時勸他，便打罵起來，一氣十天半月的不回家，祇在賭局廝混，不輸光了不回來，她見這樣過下去，早晚必得挨餓，又見旁人下衛跟主兒，混個十年八年足能發財還家，半生受用不盡，便和丈夫商議，到天津找事，丈夫聽了，正中心懷，一來落得耳根清靜，二來又有了生財之道，不愁在賭局稱雄，反倒攛掇她早早地去，他見丈夫這樣無情無義，實在沒有可戀的，便到天津來，住在西門裏一家老媽店裏，店主人原是同鄉，見她年紀輕，模樣好，便薦她在一家大宅門兒裏，祇因

手頭不濟，不能當針線，主家派她作些輕鬆的粗活計，誰知她命犯桃花，被宅裏一個驕夫劉二勾搭壞了，這類人稱不起什麼花前月下，祇不過是偷雞摸狗而已，後來被主人查出，一同趕出來，她無顏再到老媽店裏找事，和劉二商議問他有何妙計，劉二勸她不必跟主，不如賃間房子同住，她想，亦祇好如此，隨着劉二在侯家後九道灣賃了一間屋子，度他們底苟安歲月，不想坐吃山空，兩個人都沒有進項，手裏的幾個錢吃不到三五個月便光了，兩人原是烏合之局，除去幾件做飯的傢伙，便是一領炕蓆，兩條被褥，渾身衣裳，手頭一窘，告貸無門，典賣無物，眼看便要散夥，却不知劉二原不是好人，他和她勾搭早抱着無限希望，只是不到山窮水盡不肯說出罷了，這日手中分文也無，已然到了山窮水盡之時，方告訴她一條門路，薦她在柳二奶奶烟花寨中，作個無本生涯，她在這裏住了幾個月，眼見的不過是這類營生，早已司空見慣，不以爲奇，這不能不說是劉二下軟工夫熏陶之力，事到如今，祇得應允，劉二見大計完成，從此仗着這位非正式的老婆，吃一盃安閒茶飯，以了宿願，不到五七天，遠近都知道九道灣有個新混的小劉嫂兒——是老媽兒出身——便有好奇的嫖客都要賞識賞識，這便是去年冬天的事，

楊洛二因爲不耐煩圈底的枯寂生涯，那日又被廟前頭一個賣味的混混兒激刺的起了一

股子壯志，總想怎麼能拋却這一行，亦投在鍋夥裏熱熱鬧鬧地混一下子，不想陳二一千人錯會了意，祇道他感覺人生的苦悶，想在嫖字上解除他底痛苦，他亦將錯就錯，隨着衆人不時的在這類地獄變象的銷金窟裏討樂趣，日子長了，不知不覺沉醉在下等娼窰裏三四月，漸漸地把壯志消磨去一半，這天小劉嫂告知他節後要挪在四喜堂胡同明地方混了，楊二亦感覺從前的嫖法諸多不便，必得早早地趕回城裏，如今局勢一變，有時獨自來時若挨到關城之後，便可以在此停眠整宿，他倆個不到一個月的工夫，居然打得火熱，這晚枕上談心，小劉嫂不覺把肺腑向他盡情傾吐，

從古至今，有了這樣人物，便有些不尷不尬的破落戶來囉皂，小劉嫂兒這樣行爲，天津人稱爲落道人兒，她兩個人底來路不明，根底不清，難免有人在他們身上尋是非，劉二初時看在錢的份上，凡是斷忍，當不住一頭廝退，一頭廝進，漸漸地明欺侮到頭上來，劉二結識這個粉頭，原想由她身上生財取樂，纔拋却轎夫事業，改操元緒生涯，但有一錢之路，誰肯惹是尋非，自找麻煩，見他們不時的欺侮，亦知道小劉嫂在轉子房裏暗吃，終非良策，一經鬧出去，自己擔着拐良爲娼的罪名，不如明出大賣，反覺安生，遂托柳二奶奶轉薦在一家老媽堂裏正式落水，劉二在這年五月節前冒着本夫的名義，寫一張字據，使了

五十吊錢的押帳，給她起了個花名，但是知道她的舊稱作小劉嫂，她底花名反覺不彰，少不得換一套衣裳，改一番裝飾，這一來，益發的失却本來面目，便不似去年在大宅門兒裏當女僕的態度，更添些新交舊識，居然大紅特紅，

小劉嫂——其實按法理應該稱她魏劉氏——一個鄉下婦人，祇爲丈夫不成材，一口氣拋棄家室來到天津，原是一股興家立業的心腸，夢想不到天津衛有這些壞事，劉二用的是軟工夫，一個活潑潑人兒，被他捉弄得綿羊一般，任憑宰割，初時只道身落情網，事出無奈，後來見劉二將她賣在娼寮裏，他反藉此爲業，天天到落燈之先，早早地坐在櫃房等候劈帳，自己一切的行動，都被監視，不但想做件新衣裳是不肯的，便是吃一點順口兒的都被他罵一頓，這時忽然覺悟了，自己想，我這是圖着甚麼來，在家裏男人不爭氣，輸得家產精光，自己女人不知疼惜，指望出來吃幾年鬆心飯，賺些個趁手錢，將來享福，等他把落道運氣走完了，有個心回意轉，收心好生過日子，我也積蓄幾個回家，夫妻團圓，白頭偕老，誰知上了人家底賊船，作起這個下賤營生來，這麼白給劉二拽磨，幾時是出頭之日，不如另尋別路，逃出他底手裏，再作打算，想了想，半年來所接的客人，多半是，馬上觀花，行雲流水一般，從來沒有個常客，除非是這姓楊的，看他年紀不大，人物體面，比劉二

強的多，由正月底至今，四五個月的工夫，不會間斷，何不在他身上着想，從此打點精神，和他要好，覷着機會，一吐積憤，

楊二聽她說出心事，不由得勾起自己底心事來，料得這事不是容易辦的，必得大大地起一場風波，不然時，怎能制伏得劉二俯首帖耳，眼見着人財兩空，當下一壁安慰她，一壁籌思怎樣打開這難關，便問她這劉二是怎樣人物，從前都作過什麼事，小劉嫂只知道他是個抬轎的，不知道從前作過什麼事，去年在城裏廟前頭蔡二老爺家裏同過事，聽說他常在鍋夥裏閑坐，認得不少橫眉立眼的人，楊二聽了恍然大悟，莫怪今年正月頭一趟見妳有些面善呢，原來妳跟過蔡二爺，我知道了，這個劉二三十來歲兒，高大的個子，長方臉兒，下頰上有個黑點子，上邊留一撮毛兒，對不對，小劉嫂點頭稱是，楊二道，這就對啦，這個劉二亦是那門口兒的人，名子叫劉德順，起先亦是我們這一行，後來抬了轎，都叫他劉順，又叫劉二，不錯，一定是他，等着我給妳想法子，早晚教妳出這口氣，小劉嫂不知就理，只道三言兩語，便能和劉二脫離關係，如今聽楊二底口氣，始知不是三言兩語所能了的事，同時她又疑惑他只用言語支吾，不肯出力，便問他這有什麼難辦呢，楊二哼一聲道，妳們外鄉人兒，到了天津衛，兩眼一幕兒黑，全不知道這裏的規矩，比如妳跟他算

靠上地，臨進店兒的時候，先使一筆押賬，字據可是他寫的，必得妳按箕斗，他這算又當忘八又抗叉，俗語兒說，一條線兒拴倆螞蚱，跑不了妳，蹦不了他，開店兒的，時時刻刻地當臭賊防着妳，教妳插翅難逃，他天天上這兒冲帳，他跟開店兒的日親日近，連頭子夥計都是一根軸，那怕妳一舉一動，他們都知道，我勸妳忍耐一時，凡事別露痕跡，先穩住了他，我慢慢地想法子，咱們不是好麼，等我想出法子來，准不能教妳吃虧，小劉嫂半信半疑的只得應允，候他有了辦法，再脫這苦海，

楊二本是來找樂的，不想反添一股子心思，分明愛這個人兒，果然能夠由劉順手裏奪過來，不但有樂子，管保還能由她身上找幾個零錢兒花，只是這事未必那麼容易，劉順不算什麼，別看去年暗吃的時候任誰不敢惹，如今她在窩子裏搭住，又使了押帳，自然有開店兒的諸事替他作主，凡是開窩子的，全都有點聽頭兒，不是衙門裏上班兒，便是要把人兒的，講打講鬧，多少有兩下子，自己一個孤身人兒，好歹總算個手藝人，要想耍落道，這一行先吃不了啦，陳二一羣人不過是夥子嫖友兒，未必肯出死力替自己分憂，便是能幫忙，亦沒有甚麼真本事，講打未必是個兒，講鬧不准鬧的出手去，左右思維，只是丟不下這件事，鞋作坊裏的人見他這幾日茶飯無心，精神不振，有時活也不作，只倒在一邊兒發

怔，只道他嫖散了心，又疑感染了什麼證候，背地裏託付陳二一千人，設法子勸勸他不要糊塗心，陳二胡鬧一般人也有些後悔，當日只說給他釋悶，誰知今日反害了他，少不得勸他幾句，不要爲一個娘兒們走心，就誤了正事，楊二原想教他們給自己幫忙出個主意，不想他們反說出這一套來，更覺着這羣幫嫖的人物，不能共商大計，不便說出心事，只得點頭應着，他們亦不肯擔這嫌疑，見勸不轉他，漸漸地疏遠了他，楊二負氣，不時的自己來嫖，當不住小劉嫂每次追問有無辦法，楊二只用好言安慰，着她耐心靜候，其實是拿不定主張，委決不下，

這日鞋作坊裏來了個蔘生的人，進得門來只問那位是楊師傅，這時天氣炎熱，有的在暗樓上歇晌，有的在門外陰涼地裏作活，臨街的窗戶一律支開，楊二正坐在窗下圈底，見這人來得不尷不尬，未免吃疑，丟下活計立起來道，找姓楊的有麼事，我就姓楊……，那人把楊二上下打量一番，隨即說道，沒甚麼事，打聽一個人兒，要是不忙，出來說幾句話，楊二不知就裏，跟着這人出離鞋作坊，問他在這兒說，還是找地方說去，那人且不答言，引他越過一條胡同，在一個僻靜所在立住脚，回頭向他發話道，我姓王，叫王德發，家住侯家後，有點事兒見見你老，不知行不行，楊二聽他這般說，料着這人一定有點兒來

歷，今日無因而至，必有意外的事，當下只得笑道，王爺有話儘管賞音，還有個不行的麼，那人道，論理今天咱們可是初會，提起來全不是外人，我比你大幾歲，說的有個到不到的，兄弟你得包涵着點兒，聽說兄弟你新近熟了個人兒，是你們同行劉德順底，親（念慶）家，今天把哥哥煩出來，見見兄弟你，多少閃個面兒，只要兄弟你點了頭，我再跟幹玩藝兒的朝個向，幾時把兄弟你陪了去，打我這兒說，給你們拆了，這裏頭有個層次，劉老二當初在這門口兒當過抬頭，你們總算是家門口子，並不是誰不認的誰，聽說兄弟你亦是外面兒朋友，故此我纔出頭，要是別人我亦不管啦，說時歪着脖子候他底回話：

楊二想，從來沒見過使換這一手兒的，這分明劉二煩出這個耍胳膊根兒的來壓迫我，常言說光棍不吃眼前虧，必得用話把他支開，有甚麼話回頭再說再議，當下眼睛一轉，計上心頭，笑道，王爺你聽透了這話，兄弟我當初陪着朋友玩兒去，原不知道他是張三木頭六，要知道是劉二哥親家兒怎麼亦不能去，這話瞞不了你老，幹我們這一行兒的，還敢說花錢兒麼，遇而不遇兒的去一趟，不過三一羣兒，倆一夥兒，走順了腿兒，不怕你老笑話，一天累得孫子兒似的，賺不了一捏兒錢，連嫖都不配，還稱得起熱人兒，今天既是你老出頭，沒有不好辦的事，你老給劉二哥帶個話兒去，教他望安，既然有你老在裏頭，亦不

折不拆的，……：那人不待畢詞，先把大拇指一挑，叫道，夠板，哥哥我就依實啦，從此你們哥兒倆多好多厚，亦不用我囑咐啦，說時大搖大擺的走去，楊二話尙未說完，有心叫他回來，已經走遠，只望着他底影兒斜睨着，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多時緩過這口氣，悶懨懨地往回下裏走着，只見幾個作坊裏的人在迎面探頭縮腦，見他走來，問道，二哥麼事。我們見這小子有點兒邪行，倒底有麼事，楊二道，今日個的事兒透着新鮮，回去再說，大家一窩蜂似的回到鞋作坊裏，

楊二把方纔的話說了，大家都說這可不對，他這叫欺侮人，咱花錢不犯私，這些日子，從來沒討過厭，該什麼花甚麼，沒離過格兒，不錯，劉順跟咱認識，當初怎麼早不說呢，要說如今知道了，打算拆，亦行，總得煩出好朋友來把咱陪了去，當面詰開啦，打頭到尾把錢退回來，那纔合理，要不要的在咱，他們可不能不拿出來，怎麼着託出一個不三不四的任小子，到這兒硬派，這個理兒下的去麼，楊二道，不但這個，我還沒說下文，他任派我應下啦，不等我說出下句兒來，他撥頭就跑，這算他媽底甚麼外面兒朋友，作坊掌櫃的亦是講打講鬧的人。聽見這事，未免不悅，便道，楊洛二，這事總怪你年輕，在外邊兒荒唐的沒譜兒，必是跟娘們說了甚麼，教他們知道了。……說時回頭向牛四道，老勝

，你是那一方的人。一定認識這個姓王的，他是怎麼個人物，癩子道，我倒不認識，聽見說過，這個王德發，原是給關下鍋夥裏跑腿兒的，後來靠了個娘兒們，在侯家後開一個老媽兒堂，仗着平日好交，短不了有點子落道幫子圍隨道，他就充起好朋友來，這事不是劉洛二煩出來的，就是開簞子的煩出來的，他們都是一末的，誰亦短不了給誰出頭了事……

：那掌櫃的聽到這裏，一拍大腿道，對啦，是這碼事，楊洛二，你要打算收心，打這兒算完，亦不算你栽跟頭，要打算跟他套事，由打今日個起，天天去你的，咱湊幾個人裹着你，看他有麼樣兒，楊二原不是省事的人，聽見掌櫃這般說，自然要和劉二見個高低，

陳二一千人，平日除去幫嫖囊賭，沒有旁的事，太陽西斜都陸絡湊來，先談些鑿論，然後說到楊二底身上，怎麼這個娘兒們跟楊二有勁，怎麼跟大家有面子，看這個意思。楊洛二靠人兒有望……最後問他今天去不去，這個說貼三十文，那個說貼五十錢，作坊裏工人，手裏作着活，嘴裏打着趣，楊二只顧作活，一聲不響，胡鬧兒見了，詫異道，楊二哥，今日個怎麼這麼忙，一句話都不說呢，便有個尙鞋的工人道，別鬧啦，楊洛二心膩，便把方纔的事說了，陳二道，好辦，不是掌櫃的有話麼。打今日起，咱們一天亦別漏空（去聲），到了那兒一字不提，看他有甚麼樣兒，吾們哥兒幾個可不算甚麼，誰都

有三好的鋪厚的，常言說，兵來將擋，水來土屯，我想這個姓王的不算個甚麼，劉二更是屁泥，楊洛二，你亦別做活啦，今天趕亮兒，咱們早早兒地去，說時攛掇楊二把活放下，一窩蜂兒往侯家後去了，

鞋作坊掌櫃的果然有先見之明，情實是那天夜裏小劉嫂和楊二說的一席話，盡被院裏打更的夥計聽了去，次日告知審主，審主怕出意外，忙打發人把劉二找來，和他商議怎樣應付，劉二聽了，要和小劉嫂鬧一場，反是審主勸他沉住了氣，她既有這個話，娘兒們一定有點兒變心，不但不能跟她鬧，反得好言語安住她底心，騰下工夫來先辦那一頭兒。訪查出來那一撥兒客是幹甚麼兒的，再想法子煩人見他，要是懂面兒的，好朋友，一說就能給他們拆了，不懂麼兒呢，咱再說再議，劉二聽了他底話，果然沉住了氣，對於小劉嫂仍使當初的手腕，只用軟，不用硬，便是她有時多花幾個錢亦裝做不知，一概不聞不問，但是由這日起，每日沒早沒晚老在簾子裏起膩，對於小劉嫂只說是想念她，每逢沒有客的時候，便和她溫存，小劉嫂見劉二漸漸地軟化了，又聽不見楊二有甚麼招兒，一顆心未免又有些把持不定，劉二在簾子裏候，不到兩三天，經夥計指引，認出是楊二來，便和審主商量，怎樣煩人跟他透，審主當時說出他底好友王德發，煩他找對頭的人見見這個楊二，設

法子給拆散了，然後再想法子擺佈小劉嫂，這日二人專誠找到王德發底窩子裏，說明來意，王德發聽罷，烏珠子一轉，把頭幌着苦笑道，好辦，這亦不用繞彎子，你們把這件事情交給我，三天之內，聽我的喜音，……隨向劉二道，劉二兄弟，你也不用着急，這還算回事麼，七把刀子八把擻子，哥哥吾都見過，別說一個臭手藝人，這不是同着買三哥麼，我們哥兒們過命——他底事就是我底事——論起來都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既是兄弟你願意善辦，哥哥吾亦犯不上擺陣式，三言五語給他們拆開，往後有辦不了的事，儘管找哥哥吾，沒有辦不到的事，二人聽他一套言語，不知他有何妙計，當下千恩萬謝的告辭出來，靜候佳音，候了兩日，王德發打發一個夥計把買三找了去，告知他已經跟楊洛二見了面兒，買三問怎麼說的，德發道，三哥你亦不用細打問，我剛纔跟姓楊的朝了向，亦不是兄弟吾吹——提起咱底名兒姓兒來誰都閃個面兒，這個姓楊的亦亮爽，一說就行，你告訴爪（音抓上聲）子罷，人家絕不來啦，……隨又跟買三商議好了善後辦法，買三告辭出來，暗暗地通知劉二，大家歡喜，誰知楊二當天晚晌便同着一幫朋友喝五吆六的來了，頭子一見，便到櫃房告知買三，買三心中納悶，自己尋思道，王二哥不是說瞎話兒的人，我又不是不會聽話的人，別是王二爺受旁人籠統——沒辦好怔說辦好了——那頭子道，三爺的話，

這位王二爺有名兒的莽張飛，從來辦事不真作，不是煩的人不到底，就是認錯了人，你老再來一趟，問問王二爺到底是怎麼辦的，

王德發聽買三告知他，人家姓楊的今天又來啦，這事得怎麼辦，祇氣得心頭起火，七竅生烟，拍胸打掌，定要跟他們拚個死活，反是買三勸住道，這裏頭怕有挫折兒，別是你老沒見着這個姓楊的罷，德發道，不能，今天晌午去的，明明是廟前頭鞋作坊，我巴巴兒地問明白了，把他調出來，打前到後說的，他說跟劉洛二亦有個認識，他還說，早知是劉二哥底不錯的，怎麼亦不跟她過，他又說，既是你老出頭，我決不能再去了……這話不能說不夠朋友呵，怎麼，一轉眼就轉（去聲）了軸兒呢，三哥，他這是跟我，你不用管，我跟他，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我們事有事在，你老閃在旁邊兒，看我們有個麼樣兒，……買三一壁勸着，一壁問他晌午怎麼說的，德發把當時的情形說了，買三笑道，二爺，你這叫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內行作出外行事來……德發暴躁道，怎麼我辦出外行事來，買三道，二哥，你先別急，聽我慢慢兒地說，不錯——白天見好了他——亦不能這麼烏積瑪黑的就算完啦，拆亦得拆在明處哇，再說誰都有三好的倆厚的，回頭一說，保不定有人給出主意，……德發聽見他這番解釋，亦知自己作事魯莽，人家沒說出下文來，自己倒先

走了，當下和賈三議定，明天早晨再來一趟，務必辦個水落石出，

次日上午王德發到鞋作坊裏來找楊二，誰知却撲了個空，不曾見着，下午再去，掌櫃的出頭接見，問他有甚麼事找楊師夫，他由昨天歇工，至今未回，有話留下，回頭告訴他，德發想，這話不便對旁人說，只得含混着道，亦沒有甚麼要緊的事，有個朋友託我出頭見見他，有點兒閒事兒，見面兒再說罷，從此一連三四天不能和楊二見面，楊二每天晚晌必同幾個朋友到賈三底簍子裏廝混，次日賈三必到德發那裏問消息，並告知他，他們又去啦，德發便覺着自己臉上無光，心中盤算，本來是自己作錯，要打算拆，必得找出三兩個對頭的人把這個姓楊的陪了去，同着賈三，三面言明，多少退出幾個錢，纔是正理，不該太看不起人，就憑一句話人家會不來了，這一定有明白人兒給架挑，保不定就是鞋作坊掌櫃的，不辦出個起落兒來，不但對不起賈三，亦教兩造裏看不起，再四思維，被他想出個高招兒來，

楊二每天沒早沒晚必和陳二一千人到小劉嫂那裏茶敘，暗暗地問她怎麼露了風聲，劉二嫂出人來要給拆，小劉嫂不知就裏，仍求楊二給設法兒脫離開劉二底羈絆，並道，他們勢格不住我不願意，陳二一千人原意只不過饒些錢一同取個浮樂兒，如今聽得小劉嫂提出

個難題來，都知道茲事體大，憑他們這幾個人實在沒有恁大本領解決這個難題，每日陪着楊二到此，原是受鞋作坊掌櫃之託，大家來此狐假虎威，正應了一句俗語，拾雞毛轆担（音膽）子，明知這眼前便是是非，礙着面子不能不來，這幾天已經來得不耐煩了，漸漸地愈來愈少，後來只剩了胡鬧一個人，這天晚飯後大家都住了工，把應用的傢使陸續收起，有的出去散步，有的回家，有的坐在街上乘涼，胡鬧兒遠遠地唱着時調來了，楊二正蹲在地上洗臉呢，胡鬧兒問他今天怎麼樣，楊二道，外甥打燈籠——照舅——你沒看見麼，冷鍋貼餅子——全都溜啦——今天別看人少，還不用你貼錢，都是我一個人兒的……，牛四搭趁着道，楊洛二，依着我說，今天別去啦，你亦該澄一澄清兒，姓王的找了你好幾趟，都教掌櫃的支吾出去啦，這兩天兒你們去的人少，不定那一天遇見他，說好了便罷，說岔了就許鬧出事來，不如遲兩天兒再去，再說這亦不是餓餓飯——不吃不行……楊二由鼻子裏笑一聲道，四哥，不瞞你說，我要怕事早不去啦，我到要看看這個姓王的潑的出來一丈二的尿不能，便有個同事打趣他道，楊洛二，你真有種，怎麼前兩天藏在後邊小屋裏，人家找你不敢露頭呢，楊二道，你別說那個，不是掌櫃的不敢見他麼，一個道，這話不錯，一見拿好話一說，就得依他，楊洛二捨的了麼，楊二且不理會，忙把臉擦乾，換好褲褂鞋襪，同

着胡鬧兒往侯家後去了，癩子原是一番好意，被他搶白幾句，不覺微哼兩聲，架着拐出來，望着他們底後影兒道，鬧罷，早晚碰上釘子就得啦，一路追着他們底蹤跡出了北門，見他二人一直往北，自己却循着北城根往東走去，這時已交戌初，天色尙未全黑，一陣陣晚風由城牆上送下來，吹到身上頗覺涼爽，牛四用拐擊着身子，把一隻殘腿恍惚着兀自仰面乘涼，好半晌覺着有些乏了，方纔架拐前行，由楊家胡同往北，越過估衣街迤邐往北奔侯家後而來，方到侯家後大街，聽得有人叫道，看看，打了人啦，四喜堂胡同口兒上，一個閒，是打羣架麼，不是——大夥兒打一個人——這小子還不含糊——一邊兒打着，一邊兒罵着：……牛四心中一動，暗道，八成兒是楊洛二挨打啦，轉念道，不能，他們去的是兩個人，挨打的是一個兒，怕不是他罷，話雖如此，兩隻拐一隻却脚不自主似的往四喜堂胡同裏趕奔，

牛四到時，打人的已經跑散，挨打的倒地未起，許多看熱鬧的擁滿了胡同子，牛四喊着借光擠進人叢，這時天已漆黑，兩旁雖有燈光，却被衆人遮住，牛四低頭看時，看不真挨打的是誰，只聽得許多人嘈雜着議論，牛四總覺着挨打的人必須看個真切方休，忙道，衆位閃一閃，我看看是誰，及至衆人閃開，借着一家簾子門口掛的燈光細看，不覺呀哎一

聲，挨打的何嘗不是楊洛二，祇見他，衣衫扯破，滿身是血，兀自倒在地上喘呢，牛四把拐倚在牆根，蹲下去叫了兩聲，楊二撩起眼皮，見是癩子，有氣無力的叫聲四哥，你把我揩回去罷，牛四問他，胡鬧兒那裏去了，他把頭搖搖道，不知道，牛四道，我怎麼能揩呢，剛纔早聽我一句話亦不致於弄到這個份兒上，等着罷，我給你找人去，……說時託付看熱鬧的多關照，拾拐奔到家裏，請出兩位鄰人，一同回來，一人將楊二搭起，一人揩在背上，牛四在後督着往城裏而來，許多看熱鬧的恰似送行一般，在後面無意識的追隨着，直到北城根方纔陸續散去，祇有三五個兀自不捨，少時走到北門臉，見他們幾個人一直進城去了，自己方纔醒悟過來，便是送他們到家，亦不過如此，回來時城門早已關了：要想叫城，不是一文不名的，何必自找麻煩，想到這裏，早把一團勇氣，銷滅無形，懶洋洋地各自散去，

牛四一千人方走進北門，但見迎面影綽綽地兩個燈籠照着幾個人影往北跑來，一壁跑着一壁講話，聽他們說話的聲音，便知道有胡鬧兒在內，牛四喊道，你們都是誰呀，對面接聲道，老勝麼，牛四聽了，忙叫稽人的站住，——當年沒有路燈，夜間行路皆提着燈籠照道，不到跟前舉燈相照，誰也看不出是誰來——少時對面衆人到來，舉燈辨識，知道是本作

坊的人，並幾個鄰人，原來胡鬧見楊二挨打，自知無力相助，百忙中由人空中跑出，回到作坊裏告知大家，衆人正坐在街上乘涼、聽見這信，有的尋個板凳腿子，有的拿條門栓，有的把切皮底的片刀掖在腰帶上，叫來幾個平日和楊二好的鄰居，點兩三盞燈籠隨着胡鬧盪擁而來，在北門裏遇牛四一千人將楊二攔來，都問怎麼樣了，牛四擎着拐道，怎麼樣呢，打人的都跑啦，要不是我煩出兩位街坊來，誰擋的動他呀，……其中有兩個聽了這話，認爲牛四辦事不利，埋怨他不該這麼就下，總得鬧出個樣兒，那擋人的道，衆位別說這一個啦，人家打完了一散兒找誰去呀。先把受傷的攆回去，慢慢兒的訪，沒個訪不出來。雀兒過還有個影兒呢，君子人報仇十年不晚，何在今日一天，……大家聽得這話有理，便擇一個人把楊二由那人底背上接過來，牛四向那二人道，你們倆人先回去罷，就手兒給家裏捎個信兒，……今天不回去啦，……有甚麼事明日再說……，那兩個點頭答應，作坊裏衆人道着謝送了幾步方纔攆回，大家簇擁着楊二，拖着傢伙，掩旗息鼓，奔回作坊，

原來楊二和胡鬧兒到在賈三底簷子門口，只院裏夥計扯着嗓子大叫一聲，多包涵沒屋子……隨向楊二點點頭道，楊爺，沒屋子啦，又向裏面喊叫一聲，翠老板，楊爺來啦……

……小劉嫂在屋裏聽見忙走出來，見楊二立在門口，問道，怎麼不進來呢，胡鬧兒道，妳沒聽見喊沒屋子麼，小劉嫂向那夥計道，你不會讓櫃房裏落一落兒麼，那夥計道，櫃房裏不是有人麼，……說時向她丟個眼色，小劉嫂忽然想起劉二在櫃房裏，論理論勢都不能往裏讓，院中窄小更插不下脚去，只得向楊胡二人道，你們呆一會兒來罷別往別處去呀，胡鬧兒道，望安能嫂子，人兒交給我啦，跑不了……，說時二人離開這門口，無意識的各胡同裏亂串，走出胡同，不到幾步，只見迎面兒走上來幾個人，頭裏的一個人陡的用肩膀子往楊二身上一抗，楊二不隄防，倒被他抗得一個趔趄，那人立住了道，放着道兒不走，往人身上闖，楊二見這人來頭不善，不能吃眼則虧，少不得和他理論，祇聽得後面幾個人道，少跟他費話，打個兔崽仔……說時，一擁而上，揪住楊二便打，楊二雖然有些力氣，好漢難敵人多，終歸被幾個人拖在地上，一路攢毆，楊二心中忽然想起，必是劉二和姓王的煩出來的，少不得破口大罵，胡鬧兒乘亂擠出人羣，走得無影無蹤，及至信息傳到牛四底耳裏，早已打得不能動轉，衆人一哄而散，到王德發那裏請功去了，

大家把楊二措到作坊裏，放在後邊小屋裏，點燈看時。楊二遍身血污，面白如紙，大家不能作主，忙打發徒弟把掌櫃的找來，問他有甚麼辦法，掌櫃的看了一陣，知道這傷不

輕，親自到蔡二老爺宅裏求了一包七釐散，給他灌下去止疼，次日面見蔡二爺，討來一張名片，把蘇先生請來看視，先生診察一回，告知大家，這傷不重，都是皮肉之傷，並不會傷及筋骨，別看臉上變色，乃是和衆人掙扎得閃了膀子，拿上骨頭環兒就得，當下敷上些藥，留了幾丸止疼藥，吩咐一天吃一丸，七天便能平復，先生去後，果然楊二底神色好了些，不到半月漸漸把傷養好，依舊作工，掌櫃的一句記白賠了半個多月的給養，如今見楊二已愈，少不得和他籌畫善後，是否找場，抑或從此忍了這口氣，把這檔子事拋開，楊二道，掌櫃的，你老別管，我們事有事在，你老好鞋別踏臭狗屎，他們亦不算個麼兒，我小子有能耐跟他拚一場，沒能耐算完，掌櫃的不知道他有甚麼高招兒，初時背地裏亦煩出幾個露露臉的打算找王德發鬧事，後來被楊二知道了，反被他勸住，掌櫃的見他這般攔阻，想他定是怕事，本人兒既然不願意套事，自己何苦多此一舉，漸漸地把這事擱置不提了，

王德發維持自己底臉面，不得不約出幾個魚兵蝦將來，對於楊二有所表示，却囑咐這羣人只揀肉厚處打，因而楊二受傷不重，後來聽見有人傳說鞋作坊掌櫃的煩人要找場，德發生怕鬧出意外，忙把買三劉二叫來，兩下裏出錢約幾個打手每日戒備着，這正是打人一

拳，防人一脚的道理，又把小劉嫂接到王德發窩子裏搭住，爲得是在他底幷幷之下，遇事可以護庇，更兼可以給賈三解了一層怨毒，諸事齊備，却不見對方的動靜，日子長了他們當不住這羣人每日價白吃白喝，祇得善言遣散，你道楊二從此真個罷休了麼，絕不絕不，他想，這事不能怪着劉二，只恨王德發一人，知道他在侯家後頗認識幾個人，自己孤掌難鳴，便是掌櫃的約出人來和他打鬧一場，將來仍是不了之局，不如自己創出一條路來，和他旗鼓相當，免得累及旁人，

這日被他想出一條門路，親身找到一家財主門前——便是小劉嫂和劉二底舊飯東蔡二老爺——這位蔡二老爺原是位武舉，又捐了個直隸知州，在家候選，稱得起一位縉紳，這人家裏有的是銀錢，平日却喜愛混混子們，左近的混混兒們打了羣架，只要求到他底門下，用人力能替他們堂上堂下打點，用錢力能慷慨捐輸，因而左近的鍋夥裏承認他是一位混混兒底護法，只要得他一句話，都能奮勇直前，萬死不辭，這位蔡二老爺官名正紳，表字縉卿，現充鹽道經承，這日見了楊二問他有何事相求，楊二道，不瞞二老爺底話，輪鞋還能有發跡麼，我打算求求二老爺，拉拔拉拔我，不幹這個了，正紳點着頭道，你倒是有志氣的，無奈一樣，作買賣外行，幹官面沒有你合式的事，等着罷，早晚我要放出外任，我帶

你出去一趟，混上二年，大小保個功名……楊二見他所答非所問，忙道，二老爺我倆你老清談，我亦不打算作買賣，我亦不願意作官兒，只求你老搭一把手兒，我就心滿意足了，正紳道，有話只管說，沒有辦不了的事……楊二方纔嚙嚙道。不怕二老爺笑話，我打算丟下這行手藝，向鍋夥扎查扎查，正紳聽了，把一隻戴着菠菜綠翡翠搬指的拇指挑起來道，好，這個我能幫忙，你打算在那兒開逛呢，廟前頭麼，楊二道，不不，要現眼遠處現去，不在這兒，我打算投奔關上一位……正紳聽到這裏，早知他底來意，忙由腰裏取出一個靴掖子，打開由裏邊拿出兩張錢帖來道，你亦不用說啦，開逛沒有錢不行，你先帶着，——這是二十吊錢——不夠花的再找我來，有甚麼事我接着你……楊二羞慚地接過來，千恩萬謝的回到鞋作坊裏，把應下的活一律做齊，向掌櫃的告幾天假，從此拋却手藝，改作那令人不可解的英雄事業去了，

楊二得了二十吊錢，不出三天，便打扮得齊整，置一套新紫花布褲褂，買一雙花鞋，漂白襪子，月白脚布，將一件半舊的青洋縐長衫搭在胳膊上，走到關上一家鍋夥裏，投奔一個親戚，問時却不在這裏，據說今天是他底班兒，縣裏上班兒去了，楊二回到城裏，到縣衙門班房裏去訪，恰巧遇着，叫聲表哥好哇，那人見他這樣穿章全不似手藝人底打扮，

問他有事麼，楊二當着許多人不便直談，只說沒有事，今天特意來看看你老，那人見他說話的情形，便知必然有事，將他領到一個僻靜所在，問他底來意，楊二把前者挨打的話說了一遍，並道有意投入鍋夥裏，好歹闖個名姓，好出這口氣，那人聽了，把眼皮一翻道，兄弟，好，哥哥幫你底忙，可有一節，開逛是一檔子事，找場是一檔子事，王德發說不起耍人兒的，他不過是個落道幫子，全沒有耍人兒的譜兒，他亦不掃聽掃聽破頭張三是好惹的麼，咱們哥兒們既是吃了虧，打這兒跟他沒完，你先等一等，今天有擋案子，一會兒就過堂，回頭你亦開開眼，過完了堂咱們一塊回關上，哥哥拉拔你露個臉……說時聽見裏邊一疊聲兒喊張三頭兒，張三一壁應着，一壁向楊二道，走，跟我看看去，把楊二引到二堂簷下，替他和一千人引見了，教他看看今天審的這一案，

張三上得堂去，早聽見堂上按着點單點起名來，頭一名叫了聲趙起發，便有人跟着喊趙起發，見張三小步兒跑出角門外，少時又跑進來，隨見由外邊用個長綫羅抬進個人來，搭在簷前，輕輕放下，堂上問，你叫趙起發，聽得綫羅裏有氣無力的應道，小的叫趙起發，作甚麼生理，開水鋪兒，你怎麼跟劉永慶打起來，回老爺話，小的素來安分守己，不敢打架，小的水鋪裏帶賣小把兒……堂上問甚麼叫小把兒，答道，小把兒就是零賣柴禾

，劉永慶亦弄一挑兒柴禾攔在小的門口賣小把兒……呵，賣柴禾，小的出頭攔他，他不但
不聽，反說閑話，我們爲這個跟他拌了幾句嘴，今日早晨小的剛起來，一開門就見他領着
二十多人把小的圍住，不問青紅皂白，按倒小的就打，求大老爺作主，堂上問，句句都是
實話麼？那人道，小的實話實說。不聽妄告，聽得堂上哼了聲，命人驗傷已畢，隨命帶被
告劉永慶，張三帶過個項帶鎖練，身材高大，面目威武的人，跪在堂上，回完年歲籍貫，
問他爲何搶劫起發的買賣，聚衆攢毆，那人道，小的是安善良民，不敢惹事，趙起發是西
門裏一霸，他亦不開水鋪，不賣小把兒，家裏開着個小押兒……堂上問什麼叫小押兒，
劉永慶道，小押兒是押當舖，四分上利，一百天爲滿……堂上問這個小當舖有縣裏的諭
帖麼，有部裏憑照麼，永慶道，回老爺話，要有印票諭帖，那不成爲當舖麼。他在家裏私
幹……劉永慶尙未說完，錢羅裏那人道，老爺，他說的全是瞎話，小的現開着水鋪帶賣
柴禾，那裏來的小押兒，誰幹那個害人的買賣，老爺別信他底話，只聽堂上叱道：少說話
，問你再說，兩旁人役想是怕錢羅裏的人聽不懂，照着堂上說的又學一遍，那人方才不再
作聲，

堂上把兩方底話，反覆問了幾遍，兩下裏辯別一番，忽聽堂上把公案一拍，隨聽擲下

一根籤來，喝一聲堂號，便有兩三個皂班將劉永慶牽到丹墀下，幾個人簇擁着，便聽得二三四的報數聲，拍拍打地肉聲，一壁打着一壁問，有招無招，那人只喊，小的冤枉，却不招認，打了四十，擁到堂上再問，方纔用刑時，挨打的跪在人羣裏，楊二看不見，這時見他滿口流血，一壁走着，一壁吐血沫子，到在堂上，仍然不招，當不住受傷的在簽羅裏咳嗽不止。喊叫着。求大老爺伸冤，不一時又把劉永慶牽到堂下打戒尺，打蟒鞭、打掃帚枝兒，任憑他血肉橫飛，只是問不出口供來，口口聲聲不認聚衆羣毆的事，只說趙起發私開小押害人，堂上見已經打到分際上，不能再打，便令帶下去，下堂再審，劉永慶這一堂，並沒喊疼呼痛，下得堂來特意向羅籤裏受傷的人說，趙二哥，有能耐別儘在家門口子使喚，這兒是露臉的地方。圖甚麼裝悚呢，這時堂下不少人役和同來看堂事的親友，見他這堂過的圓滿衆，星捧月般的，將他擁下堂來，少不得押在監裏候審，受傷的堂上飭令取保，自有原來的人搭回家中養傷，楊二看完了劉永慶搪刑的經過，不覺增長了幾分勇氣，少時見張三公事辦完，仍領他到班房裏坐，便有許多人和張三說話，楊二不懂公門中的規矩，不知說的都是什麼，但見他有时低聲悄語，有时大聲闊談，說得人人笑逐顏開，滿意而去。

張三一壁應酬衆人，一壁擯去纓帽官衣，換上衣衫鞋襪命人燙一盞好茶和楊二喝着，不多時夕陽西下，只有房牆上一抹斜陽，陣陣晚鴉倦遊歸巢，一路呀呀不絕，裏邊堂事已畢，張三命手下的小夥計到裏邊打聽，由縣太爺以至發審委員，一個個回內宅的回宅，回公館的回公館，張三方纔立起，帶領楊二出離縣署，同回關上，楊二在班房裏不敢亂問，這時在路上問張三，這是怎麼回事。張三道，兄弟，這總是件兒露臉的官事，事呢，倒不怎麼樣，這個挨打的趙起發，跟被告兒劉永慶，倆人是盟兄弟，當初灰熱火熱，好了一陣子，這個姓趙的情實在西門裏外個有聽頭兒，不錯，——倒是開着水舖兒帶賣小把兒，——後來把買賣交給兩個兄弟，自己在外邊兒闖蕩一陣子，這二年開了個小押當舖，外邊還放着幾票印子，足賺了些個錢，起先姓劉的在他家裏經管收當，外帶着抱盒子，本來呢，替印子房抱盒子，天天總得打印子去，不知怎麼與西關外一個使換錢兒娘兒們套上拉攏，日子一長，有了虧空，教姓趙的查出來，不讓打印子啦，無奈當初怎麼好來着，每天還教他在家裏吃喝，勸他及早收心，劉永慶不聽，仍跟那個娘兒們往來，趙起發見他實在勸不過來，這天把他趕出去了，後來有當初磕頭的弟兄，出來圓益，趙起發說甚麼也不應，劉永慶一急，變了心，假說當初幹買賣的時候，有他一半兒，如今散夥亦行，這個買賣得倆人

平劈分，這一來，更不好了咧，兩下裏越說越掉，鬧的誰都不能見誰了，了事人還沒了完，這一天不知道倆人怎麼遇到一塊兒啦，先話交情，後講過節兒，倆人滾到一處，劉永慶吃了點虧，教趙起發給打咧，劉永慶氣憤不出，約出人來冷不防把趙起發打了，打完了一哄而散，劉永慶自己投了案，看罷，這場官事完了，還得出事，本來趙起發私開小押就說不出，你沒聽見麼，劉永慶一上堂就刁上這一口兒了，楊二道，趙起發那末有樣兒，怎麼在堂上這麼老實呢，張三聽了笑道，兄弟，別看趙起發那麼慄，這纔是打官事的規矩，講究的是堂下如猛虎，堂上賽綿羊，——他若不裝出慄樣兒來，劉永慶挨的了這麼些個刑罰麼

這時二人隨說隨走，已經走到北大關，只見後面有兩三個人趕來，叫道，張三爺有句話說……，張三聽了，止步回頭看時，認得是方纔趙起發這一案兒裏的了事人們，少時幾個人趕來，見楊二立在身旁，未免有些踟躕，張三道，幾位有話請說。這亦不是外人——是我的表弟楊洛二，幾個人向楊二客氣一陣。堅請張三到一家飯館裏坐坐，並約楊二同往，二人再三推讓，常不住大家簇擁着到北大關道西一家二葷館裏去，五六個人，找一處僻靜的所在坐下，要酒要菜，一壁吃喝着，一壁述說趙起發和劉永慶由交成仇的經過，楊

二是局外人，默默聽他們夾七夾八的說，

趙起發原不是本地人，有人說是山東人，有人說是直隸人，當他初到天津，聽他說話口音生硬，都叫他趙侏子，趙侏子十幾歲的時候由家裏跑出來，東投西奔，早忘了鄉貫，只記得住在一個小村子裏，出了村子便是一望無際的高梁地，西南角上有個土地廟，出去五六里地有一道河，不知是什麼村名，更說不到何州何縣屬那一省管轄了，其實這些個印象，亦不能算是一個什麼村子的特徵，他記得母親死了，父親娶了個繼母，他那天拾柴禾回來，家裏吃完晌午飯，繼母命他刷鍋，他一時失手摔了個盆，被繼母打了一頓，並說他爹回來時，着他爹宰了他，他雖不敢斷定他爹回來能否宰了他，但是他知道他爹必定給他比較繼母更殘酷的捶楚，他被恐懼心衝動，逃出家門，沿着那條河往北走，由小河岸而大河岸，而各村各鎮，一路上有時走有時住，後來終歸到了天津，不再前進，他不敢進城，只在南鄉幾個村鎮上乞討，後來有人愛惜他底年紀，薦他在一家莊戶上當年作，他作了三年，常見下衛的人說，衛裏怎麼好，無論甚麼人到了衛裏都能發財，他想，我在這兒掙一年，賺不到五六吊錢，幾時能發財，何不到衛裏見見勢面，看個機會亦可以發財，他打好主張，把幾年積蓄的二十幾吊帶着，到天津衛裏來，他初到時，舉目無親，無所投止，

不知道怎樣能夠發財，同時深悔自己少不更事，不該在未尋着發財門徑之先，辭了活到衙裏來，這樣蹉跎時光，不但不能發財，只怕將來會把三二年血汗所得的積蓄耗費了，他每日到各處察看，只是想不出作甚麼好，這日該他發迹了，遇見一位常到四鄉趕集的行販曹掌櫃，平日和他熟識，趙侉子見了曹掌櫃，恰似他鄉遇故知，求曹掌櫃替他想法子，曹掌櫃住家在西門外，按着集期彙些針線，脂粉，假首飾售賣，他亦是個客藉——山西人在天津落戶——除去交際買賣的幾家線鋪，首飾樓，廣貨鋪，多少有個認識，——其實一些交誼也無——旁的人一個不認識，怎能替他謀事，當不住他一味的苦磨，忽然想起一家水鋪裏少一個夥計，便把他薦在這水鋪裏，

趙侉子底外號，便是水鋪左近住戶們給他起的，他無法反對衆人給他上的尊號，只有默許的份兒，他每日挑水燒水，由清晨到半夜，一天所得不過倆飽兒一倒兒，並無工資，有時沒有下人的人家想給親友送禮，都託趙侉子裝裝門面，他便換上一件毛藍大褂，托着捧盒歡歡喜喜地去了，回來時便有三二百錢的進益，但是有一樁美中不足，他每逢這樣得些外財，水鋪掌櫃的必設法和他鬧一場，經過幾次的經驗，他想出個對待的法子——每逢有這樣進益，便倒賠資財，出幾個錢，請掌櫃的喝幾兩酒，有時帶回一點東西來，說亦奇怪

，掌櫃的秉性能被這幾兩酒和多少的東西變化了，平時有人煩趙侉子送禮，他總是不高興，但又不敢拗着主顧們，必得逼着趙侉子先推兩車水來，纔放他去，自從受了他底小賄賂，巴不得有人煩趙侉子送禮，趙侉子生怕水舖不敷用，忙上足了水再去，掌櫃的反攬撥他快去，不要誤了人家底事，水不夠用我自己會挑，自從趙侉子揣摩出掌櫃的心理，他用種種的方法來攻擊他底弱點，使他對於自己日漸好感，不到二年的光景，遠近都承認水舖裏掌櫃的馬老頭子，拿趙侉子當兒子一般看待，

馬老頭子漸漸地老得不能作事了，把所有的大權都交給趙侉子，允許他自己死後這買賣無代價的劃歸他——因馬老頭子沒有子女，沒有眷屬，雖然有個外甥，但是多年不來往，當年只想雇一個人替自己作重活計，不想這人反作自己底替人，馬老頭子死後，趙侉子便作了當然的承繼者，只是大家叫慣，雖然水舖主人換了姓趙，兀自仍叫馬家水舖，趙侉子憑着多年替人家送禮的資格，得到多數人的同情，他舊的綽號——趙侉子——亦在當然銷滅之例，大家都改稱他做趙掌櫃，他自動的起個官名叫趙起發，十幾年的光景他底口音漸七地被衆人同化了，不知根底的誰不承認他是天津衛的人，

趙起發由一個流氓的小乞丐，而化作天津南鄉抗年活的，而化爲天津西門外一家水

鋪裏的小夥計，而化作馬老頭子底助手，而化作馬家水鋪的承繼者，而化作趙掌櫃，……直到作了趙家水鋪甩手掌櫃的——雇着兩三夥計淘水賣小把兒——他有了這些個變遷，經過長時間的歷史，他由一文不名的外鄉袴子，變成家成業就的小康人家，他在這裏娶妻，生子，交朋好友，他作了多數人的趙二哥，作了私開小押並印子房的主人，和他一死相拚的劉永慶便在這個時間結識的，

劉永慶原是個遊蕩子弟，無家無業，平日只在鍋夥裏鬼混，遇有打羣架的時候，他便拿一根斧把跟着湊數，趙起發自從和他拜了把子，愛惜他是條漢子，勸他脫離鍋夥裏，在自己家裏襄助一切，趙起發如今四十幾歲了，少年時代經過許多苦楚，如今有了准飯，雖稱不起是一位財主，但是他認爲已經滿足了慾望——這便是他理想中的所謂發財的成功，他想有個强有力的把兄弟，免得遇事勢孤，不想劉永慶亦和他當年同一心理——想由他身上發財，不時的作些弊，逢他不經心的時候，設法乾沒些個飽自己底私囊，趙起發固然是個不識字的粗人，但是他對於數的計算，確有神秘得令人不解的特能，他能不用算盤作種種地算法，他能不用紙筆記諸般的帳目，他既開着私押和印子房，便少不得口舌是非，外邊留着一羣不尷不尬的人們助威作勢，內裏用着這位把弟劉永慶替他管轄，說亦奇怪，每逢

對帳的時候，他能用神祕的心理測驗出劉永慶的弊竇來，

在發見劉永慶作弊以後，趙起發少不得想出個絕妙的方法來對待他，他不從帳目和錢數上入手——他知道歷來作弊的，帳目上一定沒有絲毫的錯誤，他只由他底行動上着眼，後來被他查出劉永慶怎樣荒唐，怎樣和一個使印子的土娼打得火熱，起發亦會好說歹勸幾次讓他改過，爭奈永慶已入歧途，總覺着把兄弟忠言逆耳——其實亦是人人底通病，凡是沉溺在嫖賭裏的人，覺着自己作爲都是對的，旁人說的話，一律認爲不對，甚或勸得過火反視爲讎仇——劉永慶犯了這個病，他認爲趙起發不是勸他改過，實在是設法排擠，兩個人既然各走極端，自然日漸冰炭，彼此在疑忌過程中度着，互相承認是有成仇的必要，趙起發血汗所得當然不甘劉永慶的監守自盜，於是漸漸地撤去他底職責，以至於撵他出去，

劉永慶這日和起發吵了幾句，拂袖出門，一口氣跑到西關外土娼裏罵趙侏子，當時有許多朋友向雙方勸解，兩下裏誰都不肯服氣，後來了事的漸七地煩了，尤其是趙起發，咬着牙關再不用他，劉永慶平日沒有正當營業，自從被起發收攬過去，吃了幾年太平糧，如今陡的失業，只有仍操舊時營生——回到鍋夥裏鬼混，手頭一窘和他要好的土娼待他，便不似從前了，他不知道這是錢神作祟，只疑猜是趙起發使出什麼手眼，拆他這段露水姻緣，

益發恨起發入骨，亦是合當有事，這日馬老頭子多年不來往的外甥倪邱兒和劉永慶遇在一起，這人比永慶大着幾歲，當年他底娘舅馬老頭子開水舖的時候，他亦曾幫過幾天忙，馬老頭子因他父母早沒，自己又沒有子女，把他叫來當自己兒子看待，準備將來好繼續自己底事業，誰知這廝不知體貼娘舅一番好意，反認為他年老可欺，不時的偷他底錢去賭，後來被他察出，罵了一頓，趕出去永遠不准上門，倪邱兒投奔外鄉多年在劉永慶和趙起發決裂的前月方得回來，找到水舖方知娘舅已死，水舖的掌櫃如今姓趙了，找到起發家裏問他娘舅底消息，兀自不得要領而回，倪邱兒明察暗訪，知道自己底娘舅無條件贈與了這姓趙的，有心和他爭執，自己又不是馬家底後代，和他打鬧，他有的是人，料着難得討好，這時的趙起發，早不似當年初到天津衛的趙袴子，亦不似開水舖的趙掌櫃，已經被多數人承認作西門外小財主趙二爺咧，他怎能和一個小資產家趙二爺廝拚，但是他始終忍不下這口氣，不時的在左近俟隙以圖最後一逞，

這日聽見趙起發和把弟劉永慶決裂，多少人了結無效，他認為他底機會到了，他在前兩個月找趙起發時，原想以馬老頭子底外甥的資格向他說個十吊八吊錢作個小本經營，全不想趙起發豈是那樣捨財的人，不但不能給他機會張口借錢，並且不承認和他底娘舅馬老

頭子發生過直接關係，倪邱兒想，在過期程中若沒這個姓趙的，縱然自己是被逐的外甥，揣情度理亦有當然的承襲權，生恨自己晚回來十幾年，不能再翻舊帳。若在娘舅死的時候出頭怕十分一半過來，他若不依告他一狀，一定會有人出來和解，如今時過境遷，與自己和他直接爭競，何不利用這個機會和劉永慶合作，多少有些油水，

倪邱兒這日專誠拜訪永慶，二人見面倪邱兒說明來歷，永慶驀地想起，那日這人會到趙宅過一次，不得要領而去，如今有他出頭，自然是自己一個膀臂，他正想不出如何向趙起發尋釁，有了這個倪邱兒不愁借題發揮掀起趙起發底根子來，當下永慶和他計議，着他和趙起發揭明明之鼓，正正之旗，只說當年的水舖原是倪馬兩家夥開的，老掌櫃的去世，自己遠在他鄉，音訊梗阻，無法得知，如今回來，跟他算二三十年的老帳，他若怕事拿出幾個錢來萬事全休，他若講橫的，告他一狀，你是馬老掌櫃底外甥，方前左右誰不知道當初是水舖裏的夥計，一定不能說你訛詐，問他老掌櫃怎麼死的，他這場官司先打不清，終久還是煩出人來了，左右他得拿錢，倪邱兒聽着有理，次日找趙起發底門上，來意尙未說明，先被趙起發大罵一頓，打出門來，倪邱兒少不得在馬家水舖左近罵一陣街，引出許多人來，把始末原因喊叫了一遍，結果被兩個好事的夾勸夾推架出多遠，倪邱兒只得罵着回

來，

劉永慶料定倪邱兒這次出頭是難得好果的，但是沒有這番手續，不能暴露趙起發底罪狀，有了這一場廝鬧，自己方好以第三者的資格出頭報打不平和趙起發對壘，這日放出口風，着趙起發交出一半資財作爲償還倪邱兒當年夥開馬家水舖的代價，那一半屬於馬老掌櫃的，是否當年無條件讓與便不過問了。趙起發得到這個消息，知道是劉永慶作祟，自己便布置對待的方法，第一招集打手們准備着武力解決——當年叫做俟侯過節，每日價精米白麵大魚大肉把這羣無賴們養在家中，一旦有事，立時出頭接應，一方面煩人在衙門裏買上告下，倘若有個姓倪的來管，好歹將這場官司按下，一方面約來一位牢通的朋友坐在家中畫策，起發知道，這水舖得來容易，——在前清專制時代，人民有營業自由，除去當舖燒鍋鹽店之類必須官府許可，平日開一個買賣那怕是一個五間門面的廣貨舖，開着五七個銀爐的大銀號，官府都沒有干涉的特權，一個水舖更無人過問，但是在當年無契約的執證，未經官府立案的正當營業，從來不曾聽見被人強霸了去，——預料着翻騰出去：自己亦不十分占理，無奈有劉永慶在背後架挑，不得不昧着良心和倪邱兒硬幹，決不能在他身上花一文錢財，反應了天津人底一句口頭語，能堵城門，不擋陽溝，其實趙起發處在這種情勢下，

花一文給姓倪的亦算栽在永慶底手裏，劉永慶底風話天天地放着，趙起發裏裏外外地預備着，空氣是一天緊似一天，調人們不時的兩下裏奔走，結果不過在兩方替對方挨一頓窩心罵，於事實上毫無益處，仍自枉費唇舌，後來調人們看出來趙起發是對兵不戰，祇放空氣，沒有動作，大家疑惑他們雙方都不敢使出辣手段來，漸漸地把熱騰騰地空氣冷了下來，却不知道兩下裏兀自鬥智呢，趙起發認識一個老童，在同一巷子裏教散館，大家都稱呼他吳先生，每日裏在天地玄黃，趙錢孫李聲中討生活，一家三口聊具粗糲，他却不甘陋巷中的簞食瓢飲，每每以梁山軍師自況，覺得自己便是智多星的二十四代賢孫，街坊上出了什麼逆事，都請他去畫策，這次趙起發家雞當頭，自然不請旁人，把吳先生供養在家中，請他臨時作個軍師，他得了這美差，不覺把水滸傳中乃祖，智多星坐在晁保正家中智劫生辰綱的故事，每天在腦子裏溫習五七十遍，他想劉永慶是失業的人，倪邱兒更是個沒家沒業的無爺種，他倆雖然因為同仇而結合，只不過是烏合之衆，決難持久，趙起發這裏，裏外排兵佈陣，講文講武，講官講私，都佈置妥當，憑兩個窮光蛋決鬧不出手去，故此教給趙起發用了個老師之計，——來延宕時日，着他二人耗得支持不住自會無形消滅，二來自己藉此多吃幾天好茶飯，多得些零錢花，至於書房裏學生底學業，只好暫爲擱在腦後，他記

得水滸傳上智多星幫着晁天王劫生辰綱那一回齊中，自從那日勸完劉唐和雷橫的一場鬥朴刀，便隨保正到東溪莊上去，由那一天起，書上始終沒表過書房裏的事，自己在趙宅辦這樣大事，自然亦顧不及幾個小學生咧，

劉永慶知道這裏每日俟候過節，必定有不少的人，自己單人獨馬，不能成功，暗中亦曾約下幾個人準備鬧事，但是他看出來趙起發對於自己用的是緩軍計，當下和倪邱兒說明，表面上故意作出不能持久的樣子，對於這事一字不提，自己回覆約妥的朋友，暫且聽信，有事臨時再請，他自己不但絕跡不到西關土娼去裏，任什麼地方都不去了，只坐在南大道一家鍋夥裏，沒早沒晚拿一把絃子彈着釋悶，信息傳到趙起發底耳裏，不覺暗笑，劉永慶虎頭蛇尾，益發的佩服吳先生足智多謀，果然用這條穩軍計把這場事化歸烏有，自己想這些日子召集一般無業遊民，坐在家裏大吃大喝，實在不合算，便亦仿照劉永慶底辦法，臨時遣散了衆人，送給吳先生幾吊錢，請他仍理舊業，有事候請，

吳先生回到書房裏，先到左近把大一點的學生叫出兩個來，命他們給小學生送信，明天上學，誰知有幾家家長，認爲先生有意和學生開玩笑，對於學生底學業毫無誠意，更知道先生放着書不教，專幫着人家打羣架，更認他是個沒品行的人，這時恰到七月底，計算

這一個月髮花了整月的東修錢，只念了不足六天的書，下月就是八月節，又得給先生送節禮。倘若再有人打髮架把他約出去當軍師，豈不是又耽誤一個月麼，當下回覆了來人下月不上啦。如是者不止一家，眼看着三十幾個學生，所餘不足二十了，吳先生深悔當初爲什麼修金不論年的要呢，但是在一分鐘內知道自己埋怨錯了，倘若整年的要修金，在這個區域裏，更不易咧，因爲這些學生底家裏有一多半沒有這個力量，妙在按月交錢，尙能招攬三二十個人，那末一來只怕不足十個了，這場事雖然成功，情實得不償失，不該給他出這個老師之計，那時倘若用個先聲奪人的法子，他不找我，我先找他，不論那一方面吃了虧，這事就算起來咧，到那時還愁吃不長麼，他每日這樣盤算，眼望着十幾個殘餘的學生，恰似失勢的軍閥，見自己底軍隊化整爲零已失了戰鬥力，回想從前的盛況，能不咄咄書空麼，無奈教書先生與軍閥不同，學生和丘八更異，軍隊瓦解尙可以招募些民兵補充，不難恢復實力，教書先生作倒了行市，再想招生便不易了，天津的風俗，祇知道正月節後是入學的日子，從來沒見過秋後纔想起教孩子上學的，若想恢復當日的學額，只好以待來年罷，吳先生每日擲腳鬪，只是抓不着癢處，又無法攬撥趙起發和劉永慶鬧事，正存不可開交之際，忽聽街上有人說，趙起發昨天又跟劉永慶抓撓起來了，吳先生聽在耳裏，

不覺把桌子一拍，叫道，我底機會到了，這時學生們見先生坐在椅上發怔，一個漸漸地停止書聲，有的交頭接耳閒談，有的隔着桌子動手動腳，忽聽見先生把桌子拍得山響，只當是震喝自己，不約而同的端正坐好，蛤蟆吵坑般的一齊念起書來，

吳先生人在書房裏，一顆心却飛躍出多遠，只把趙起發底事在心裏縈迴不休，便是兩隻耳朵亦不時的往街上遠探，凡是聽見些異聲都認爲和趙起發底事有關，這時聽得街上有人嚷着，趙二爺跟劉永慶打撓起來啦，在西門外澡塘子裏朝的向，……：……：……打的怎麼樣……：……：……吳先生知道時機已到，急忙闖將出來舉目看時，幾個人正在水舖門前談論呢，大家見他出來，都道，好啦，吳先生看看去罷，他們打起來啦，吳先生不暇追問情由，急忙回到書房提前把學生放走，匆匆跑到趙宅，這時趙宅又像前些日一般熱鬧，趙起發被幾個人由西門外澡塘子勸回，大家圍隨着勸，起發坐在所謂櫃房裏和衆人周旋，吳先生擁進去，見趙起發正指手劃腳的講演呢，看情形便知已被衆人勸得平氣了，見他進來淡淡地招呼兩句，嘴裏叫道，完啦完啦，要不是你們幾位，今天老得把他伸拔出個真張兒來，今天算便宜他，衆人見趙起發氣平，一個個紛紛散去，屋裏只剩下兩個夥計和吳先生，

趙起發送走衆人回到屋裏，坐在一張椅子上，把一隻胳膊搭在桌子上，一隻腳架在椅

子扶手上，側着頭噓氣，好半晌方道，先生請回罷，沒有事啦，別就誤了你老公事，吳先生想，他這叫什麼朋友，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待我下一套說詞聳動他，當下不慌不忙的笑道，二爺這話不是這麼說，這纔有了事啦，趙起發不覺把頭一轉，一翻眼睛作出不然的樣子道，嘔，有了事啦，說時把頭搖了搖，隨道，方纔你老在場麼，劉洛四他草鷄啦，我們倆人在澡塘子遇見的，他一出門兒，咱一進門兒，他見了我一聲沒言語，倒是咱把他叫住，我問他，兄弟，聽說你要跟哥哥套事，真的麼，你猜他怎麼說，他要是會的或者說不錯有這麼回事，或是說二哥別聽過耳之言，一拉皮子亦就算是過去啦，當初怎麼好法兒呢，喝，

他給我來個軟刀子，他說，二哥，你先別問我，你們家裏養着一二十個大小夥子幹麼用，先生，我當初可是外鄉人兒，在天津衛混了二三十年，咱們麼不懂，能夠教他繞灣子罵咱麼，本來我可急啦，過去給他個五兒的著者按，五兒的者，嘴巴子也，他剛要還手兒，我不等他還手兒又來一個，我想拉住他打一下兒問一下兒，問他，我這些年把你養活仇啦，這時候勸架的來了一大堆，把他拉到一邊兒，把我勸回來了，臨分手的時候還聽見，他說你們幾位不用勸，我們是自己哥兒們，還能鬧笑話給外人看麼，先生，你聽這話不

是他栽了麼，

吳先生聽他說完，方纔慢慢地笑道，二爺，我攔你老清談，不錯，他在大面兒上算栽啦，可有一節，這可不能算完，無論如何，你們二位不能算是從此無事，怕的是過節兒更深一層，你老想，常言說的好，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老把他打啦，他能夠吃的下這個啞叭虧去麼，依我說，給他個一不作二不休，爽來跟他鬧個熱鬧的，不然的話，約人把他陪出來坐一坐兒，好歹把這個扣兒解開，不然總是後患，他說完望着起發底臉聽候回言，起發尋思一陣道，全不用，他不是那路人，咱還把他放在心上麼，我可是買賣人，什麼陣式沒見過，前些年還跟人打過羣架呢，現在亦小五十子啦，不怕你老笑話，咱學好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月他放出風話來，不能不丁着，我一看，他是忘八撩蹶子，有前勁沒後勁，咱不用理他，看他有麼樣兒，吳先生本想藉題發揮，藉端生事，見起發不易拍合，知道他是捨不得錢，不敢鬧事，只得轉過口風來附和他，略坐一霎，告辭而去，

次日清晨，趙起發住的胡同裏早來了二三十個人，一半把胡同兩端堵住，一半人貼在趙宅大門左右埋伏，那時街上作小生意的，如賣魚的，賣菜的，賣油的，知道胡同裏人家這時尚多未起，不便驚人早眠，祇在大街上吆喝，往來行人，個人都有正經事去辦，行色

匆匆，誰能顧及巷口內立着的許多不尷不尬的人，劉永慶約摹起發這時已經起來，自己在門前打門，叫道，趙二爺起來了麼，不多時聽得有人出來問找誰，劉永慶聽出是起發底聲音，便道，二哥，是我，起發覺着這音聲忒熟，只是想不到劉永慶登門拜謁，門開了，見是永慶，不覺一楞，少不得叫一聲兄弟，有話屋裏說……：……，永慶道，二哥，咱外邊兒說句話，起發着這情形，便知來者不善，深悔不聽吳先生之言，一些不會預防，硬着頭皮道一聲好，就這麼辦，說時二人下了台階，驀地見一夥人攏將上來，把趙起發圍在中心，這時的一羣人和方纔不同，一個個各由袖中取出斧把檀本棍，立眉橫眼，三二十根傢伙一齊亮出來向起發示威，趙起發不是沒見過陣式的人，知道今天難得太平，只得丁字步一站，挺起胸脯子道，兄弟們來的好，哥哥這兩天兒身上發紂，好，給哥哥活動活動腰腿兒罷……：……劉永慶尙要請幾句話白，早有兩個怪小廝叫道，那有那麼大工夫答理他，打罷罷，這一聲恰似將軍令，立時棍棒齊舉，惡狠狠向趙起發撲來，便有一個用腳在起發腿上猛一踢，將他踢倒在地，起發如難抵禦，兩手護住太陽，兩腳夾緊外腎，任憑衆人攢毆，嘴裏隨棍起落，奏拍子般的大罵起來，

永慶和起發並無深仇大恨，只因雙方騎虎之勢已成，永慶料着自己不來尋覓，起發亦

約人去打他，落得先下手爲強，便是打了官司，破出自己受些刑法，亦是露臉的事，來時囑咐，衆人單掠不礙命的去處打，打完一哄而散，只留下永慶一人，丁着打官司，這場打鬧，早驚動左右鄰舍，有膽大的都出來看熱鬧；叵耐劉永慶的人裏得風雨不透，雖然聽見打的罵的聲音，一時看不清楚，吳先生聞耗馳來，一路上打盞王張，到時見衆人圍住，不能向前，便叮嚀兩個水舖的夥計，少時如何如何辦理，不一時打人的四散，當道上只有一個趙起發伏在地上大罵，劉永慶丁字步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這時看熱鬧都圍攏上來，和方纔一羣人換班似的依然圍得風雨不透，趙宅家裏的人都搶出來摻扶受傷的人，却摻不動了，劉永慶道，先別忙，吾們事有事在，你們誰把地方找來，我們歸事，……這時吳先生聽了忙由人叢中擠上去，叫道，衆位，聽我一句……說時向永慶道，劉四爺，先聽我一句，你們哥兒們當初都是盟兄弟，不看僧面看佛面，千不念，萬不念，念佛前一爐香呢，大家都是氣頭子上，真個的還能打官司麼，有兄弟我在場，怎麼亦不能教你們歸事，別說是這點兒小事，席頭兒蓋着還得出來人了呢，四爺你先請回，聽我們的請，到那兒亦不能教你能哥兒倆傷了面皮，

趙起發這時已經止住罵聲，一壁咬牙忍疼，一壁細聽吳先生說這套詞，知道他底用意

，今天這個臉不能教劉永慶露足了，等他走後再打官司，自己佔個原告兒，無論如何，他既難開肇事地點，便算在逃，明天用票子一傳，總得鎖到縣衙，臉上便沒光彩了，這時永慶只不肯走，必得歸案，吳先生再三不依，起發長着身子仰起頭來道，劉洛四，好兄弟，你走你的，哥哥決不跟你一般見識，永慶且不還言，只教人搭着起發一同歸官，兩下裏費盡言語，只是不得結果，終歸吳先生使出幾個人來，將劉永慶推出胡同以外，一路要送他回南大道趙家窰鍋夥裏，大家簇擁着走不到一里遠，永慶忽然想起一事，忙道，衆位請回罷，既有吳先生出頭，不願意歸事，我還不願意了麼，我又不是不認的道兒，還用人送作甚麼，衆人見他如此說，只得回來，這時起發已被人搭到家中，門外擠滿看熱鬧的人，兀自不肯散去，

吳先生底意思，被起發猜透一半，他不肯當着永慶底面前把起發攆起，怕的是受傷的人工夫大了血脈周流，知道疼痛，一個手腳重了，倘若哼出一聲，多少年在外邊闖出來的名氣，一旦化歸烏有，此外尚有說不盡的原因，永慶走後，只道他着了自己底道兒，便指撥兩個水舖的夥計，將起發輕輕地搭進家中，便有人吵着找正骨科先生來治，先生尙未來，送劉永慶的人早來了，告知吳先生，劉永慶不令送回去的話，吳先生眼睛一轉，蹙腳

道，壞啦，二爺，你老再受一回罪罷，一會兒縣裏就來人，不打官司亦不行啦，他這一走，一定到縣裏投案去了……：……：一個人道，先生別忙，請蘇先生去啦，吳先生道，這是誰出的主意，請完了蘇先生還打官司可不打，醫生治完怎麼驗傷呢，說時命人到麵舖裏借來一個大綫羅，鋪好被褥，放好枕頭，將起發輕輕放在綫羅內，吳先生見安置妥帖，開始教給起發一套供詞，只說和永慶因為開水舖賣柴禾爭吵，千萬別認自己開小押印子——這兩種事彙到在堂先輸五分理，無論怎樣，千萬不要認下這兩種營業，不然的話，怕問斜了，偏到小押放印子，只怕反要敗訴，因而這日趙起發到在堂上，始終不承認自己開小押放印子，吳先生又怕派人點查，把所有礙眼之物，一律揜藏起來，以避官方耳目，

這日過完一堂，吳先生雜在衆人堆裏竊聽，見劉永慶口口聲聲咬定趙起發開小押放印子，便知道他的用意不良，幸而事先用些手段，在這位承審的縣委跟前打了關節，堂上任憑永慶告訴，只不往違法開小押放印子上問，但是吳先生知道，這只能敷衍一時，再過堂時，劉永慶倘若仍往這上頭了，縣委不是傻子，招房先生不是雙子，這場官司不但白挨了打，怕的是難討公道，因而一面煩人和張三頭兒說項，一面向裏邊通內線，好歹將這場事掀過去，這便是吳先生的錦囊妙計，……：……：能戰則戰，不能戰則退，好在頭一次過堂劉永

慶已經受刑，多少出了這口鳥氣，當下這幾個人，在館子裏和張三約略說明來意，請他大力幹旋，怎樣把這場官司化歸烏有，張三道：「既是你們幾位打算了，這不是不能辦的事，只怕有點兒費手……」這幾個人聽他這般說，知道這事不是三言五語所能辦的事，當下一面催着添菜添酒，一面用言語打勸他，只要把這場事化了，誰還能夠沒心麼，張三再再爲難，然後方指他一條明路，

自古有句明訓，一紙入公門，九牛不能拔，只要不經官勘府，任是殺人的命案，亦能私下了結，又道是老爺底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難進來，只要有幾個錢，更能顛倒黑白，趙起發雖然受傷，礙着縣官烏事，劉永慶自己不投案，或是趙起發不喊冤，私下裏花幾個錢，便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更因這事能大能小，可有可無，只要錢花到了，要甚麼樣子有甚麼樣子，當時張三替他們出了一個主意，明日先打點好了承審縣委，並當案科房先生，再過堂時由縣委作主，按趙起發傷勞重輕，限定時間，兩下裏各具甘結，一律釋放專家，在這個期間只要趙起發底傷痕不發生意外，劉永慶便予免究，打官話叫作保辜，倘若起發在期限內因傷身死，劉永慶自然依律判罪，如果逾限再死，便認爲與被告無干，不是因傷身死沒有劉永慶底干係，這宗辦法並不止出脫兇手，情實是問官自留地步，表明不

是含混了結，與自己前程絲毫無礙，其實在這期限內輕易不會有個因傷死的，可見判斷期限的世官對於傷痕的輕重，却有幾分把握，千萬不可認爲含混了結，

幾個人在館子裏聆教之後，無不滿意，少時酒足飯飽，大家滿面含春分別。張三領楊二一路到關上一家鍋夥裏，替他和衆人介紹了，說明來意，大家無不贊許，擇吉吃一頓擲麵，便是楊洛二開筵的典禮，轉瞬中秋節到，張三替他張羅一身袷衣裳，有時替張三跑腿送信，日子長了都知道他是張三頭兒底表弟，到處亦有些人逢迎結交，楊二每日吃些閒茶飯，有時亦得些進益，薰陶漸染，已不似當日在鞋作坊時的景況，看看秋去冬來，已是小陽節令，楊二自思：我拋棄手藝，作這個無賴尤的生活，日久天長，只吃不作，豈不養成廢物，自己底宿怨未報，枉目虛度光陰，這些日子表哥對於找賈三套事的話一字不提，不知是何用意，難道只用我替你當個小跑兒便算了麼，他每日思索着不得其解，這日不能再忍，見張三閒暇無事，不覺把滿懷心事向他說出，張三笑道，兄弟，你來了這些天還看不出來麼，平白的沒給人家賈兩下子，就張口求人，不但你臉上不好看，連哥哥吾亦張不開嘴，你自己先琢磨琢磨再說，

楊二得了張三底暗示，初時不得其解，只道是表兄對於他底事全不用心，後來猛省，

自己到此未久，雖然有時出去幫打，却不會有甚功勞，只不過大家看在表兄底面上諸事律攬而已，倘若說出口來，不但顯着自己不英雄，反顯出有所求而開逛，豈不惹人輕視，恰巧這日趙起發打發人來，因不見張三便把楊二陪出去，說明那一案，劉永慶在第二次過堂時，問官申斥幾句，以後不准生事，限兩個月保辜具甘結，討妥保，釋放回家聽審，劉永慶早和吳先生會面，說明趙起發這頓打算白挨了，趙起發自知虧理，情願出幾百吊錢給永慶，養傷……受刑之傷……從此兩下裏言歸於好，不再結仇，如果願意與起發合作，傷好了，仍可回趙宅作事，但是永慶認爲再無合作的必要，允許吳先生下次過堂，但違堂論了結，不再多口，因此這一堂，百依百從，這時兩個月已過，趙起發傷勢早愈，打發人請教張三是否再遞個呈子銷了這案，楊二允許代達，有甚麼回音明日聽信，與那人分手後，忽然觸機道，我何不照着劉永慶亦鬧一場給他們看看，

當年單街子有一處脚行下處，這裏的脚行專給估衣街各商店貨棧起貨卸貨，當初成立之際亦會流血幾次，纔打出這條道路來，日久年深老英雄們去世，這盤飯留與後人永遠爲業，這種世襲岡替的勾當，只怕比幾頃地還要牢靠，當年脚行裏制度不一，有的分大小股按日均分，有的輪流值日，大股兒一個月轉一兩次，小股兒一兩月轉一次，都有一定章程

毫不紊亂，比如這家有一根籤兒，便可以不耕而穫，一家大小吃着不盡，後來有不肖子弟，總覺着長吃不如短吃好，亦可以得相當的代價兌給旁人，那日爲小劉嫂和楊二作對的王德發，在這腳行裏，買得一根籤兒，每月輪着一次，却有不少的進益，這日是十月中旬，正是他當值的日子，王德發早早地起來，帶幾個人到單街子脚行下處裏來，這一天便是這裏的臨時主人翁，凡是這天所得的好處該他一人獨有，必須諸事經手經眼以防偷漏，德發到時天纔卯正，已有許多人擾擾攘攘，經幾個小頭目指撥着，按照各家發貨單指點誰家的貨若干件送到誰家，脚行們領了發貨單再雇短工到各家起貨，有的來貨家打發人叫他們去人卸貨，同時管賬的照數記賬，以便工作完畢，到商店裏算脚力，臨時雇的短工發給牌子，屆時付資，王德發耳聽八方，眼觀六路，覺着比自己在老媽堂裏繁雜的多，所幸都是刻板文章，一絲不能紊亂，不用他經手，他在一大張大椅上端坐着，觀望一陣，吃了幾盞茶，覺得有些餓了，命人去買點心充飢，少時點心買來，尙未入口，一個夥計進來報道，外邊兒有人找，德發想，這時窩子裏有打更的負責，決不能跑了人兒，起了火，和旁的意外，看來決不是窩子裏來的人，問他爲甚麼不進來，那夥計道，這個人有點邪行，問他姓麼他又不說，只說把你老叫出來有要緊的話，王德發滿腹懷疑的走出來，那夥計指着說中

道，你老看，那不是麼，德發看時，但見這人穿一件灰布棉袍，繫一條茶青搭包，歪戴一頂毡帽頭兒，斜着身子立在院中往屋裏看呢。

那人見德發出來，緊走兩步迎了上來，德發見這人有些面善，一時想不起是誰，只見那人立目橫眉的道，我姓楊叫楊登山，廟前頭的住家兒，有點事兒見見你老，不知道行不行，王德發只得帶笑道，楊爺有話儘管說，還有個不行的麼，外邊兒冷，屋裏說不好麼，那人道，這不是屋裏說的事，今日個我來亦不爲別的，聽說今天哥哥你在這兒收錢，沒別的，你老請回罷，兄弟吾替你收啦，德發聽見這話，不由無名火起，暗道分明是來爭行市的，這人真不含糊，居然大清早晨上這兒撩撥我，同時想起，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夏天替賣三充棍打的那楊二，今天找碴兒來了，不覺由鼻子裏笑了一聲道，好，吾亦明白啦，既是兄弟你有這麼一手兒，哥哥亦不能不讓，可有一節，我得看見點麼兒，平白接事可不行……說時只見楊二霍地由袖子裏掣出一根斧把來，不及還言，劈頭便打，王德發亦是在外闖蕩的人，知道傢伙來時不能閃躲，只得咬牙閉眼迎將上去，楊二見他用頭來迎，不便迎頭就擊，將手向外一偏，德發底左肩早着了一下，這時一應夥計見有人和掌櫃的打架，誰不向前，吶喊一聲，把楊二圍着，德發騰出身子，喝令羣毆，幾個夥計因爲手裏沒

有傢伙，被楊二打了幾下，便有德發同來的人找兩條板凳翻倒在地上，兩腳三腳踹下幾根板凳，子當兵器使，

楊二原有防備，知道王德發在此，不能不備幾個打手，早約來五七個人來，乘亂埋伏在人羣裏，見楊二裏在核心，四下裏擁將出來，各持斧把打入人羣，這時脚行夥計大多出去工作，未走的都是不相干的人，德發接事未久，平日和他們並沒有什麼感情，誰肯替他出這死力，幫打的大半是德發帶來的人，那不相干的人見來勢不善，漸漸躲開，王德發不肯親自動手，百忙中溜到外邊叫幾個夥計，一面找自己底朋友，一面給旁的脚行頭兒送信，不時來了五七十人，立時反敗爲勝，楊二一千人，好漢難敵人多，頓時被他們打傷了幾個，地面上的官人兒聽見出了事，早都趕來，見這場羣毆未見勝負，不便阻止，候到楊二並同來的人都被打傷，方纔出頭問今天是哪位底班兒，王德發只得挺身出頭承應下來，少不得陪他們到衙門走一遭，

這時的楊二依樣畫葫蘆被人用篾籬搭在縣裏候驗，一同受傷的因爲傷輕，自己走來在班房裏候審，今天不是張三底值日，自有當值的頭役將這案收了，王德發總算是打人的正犯另行押起，自有親友圍隨，替他驅羅，他到了縣衙不到半個時辰，方知今天身入虎口，

你道爲何，他一進來時，聽得衙中人役們都說被打的是張三頭兒的表弟，自己對此未免勢孤，少時過堂必難討好，果然上得堂去，縣委先問楊二爲何尋釁，楊二回的是，單爲子脚行原有姓陳底一股，王德發是當地土棍，見姓陳的沒有男人兒，特強霸佔了去，自己和姓陳的有瓜葛，對於此事不憤，出頭替陳姓講理，不想王德發詞窮理虧率衆羣毆，當時尙有幾個路見不平的，亦被打傷等情，從來問官對於這類打羣架的案子不問青紅皂白，誰曲誰直，只要有帶傷的便把對方一陣刑詢，好在一種人無罪亦願意挨打，爲的是堂上打不出呼哈來，算做露臉的事，發審委員知道此地有此陋俗從來無法糾正，你既送打，于我甚事，落得打得痛快淋漓，權作一部肉鼓吹聽着釋悶，當下帶上德發問了幾句，抓個標縫兒擲下籤去，先打四十大板然後再說，

王德發被掌刑的拖到丹墀下拷打，這時丹墀兩旁人站立不少看熱鬧的人，多半是侯家後和關上的混混兒，特意在當堂上看看王德發底味兒如何，說亦奇怪，王德發平時亦算一條好漢，遇事敢作敢爲，不知今天怎的打不到二十下，失口道了一聲嘍呀，一時堂上堂下空氣爲之一變，堂上聽得這聲，立是吩咐住手，其實掌刑的早以着嘍呀二字擎手不再打了，凡是王德發的朋友，不待旁人訕笑，自覺臉上無光，一個個恰似有人暗傳退却令，

偷偷地溜將出去，王德發兀自不肯丟人，問道，你們爲麼不打了，那掌刑的在他身上踢一脚道，快起來罷相好的，你沒聽見麼，上邊兒不教打啦，你這場官事算給落道人兒露盡了臉啦，還沒到那兒你叫喚麼，德發尙要抵賴，但是這噯呀二字情實由自己口中迸出，這時誰沒聽見，在情在理再沒有自己說話的分兒了，

楊二聽得這聲，不覺精神大振，叫道，姓王的，你就會欺侮人家孤兒寡婦麼，我問你方纔在脚行裏頭的威風那兒去啦，這又不是跪鐵鎖，壓杠子，人家受的了你受不了，怎麼打人時候沒聽見你叫喚一聲呢，其餘同來受傷的人，無不訕笑。王德發悔愧交加，不敢抬頭，到在堂上，百依百從。不待審問，情甘領罪。歷來堂上對於這宗不可以理喻的案子，本無所謂曲直，見他認罪服輸，亦自不爲己甚。只問楊二尙有何說，楊二道，求太爺公斷，姓陳的產業教他得讓出來，物歸本主，小的甚麼話亦不說，堂下見這般說反倒誇講幾句，當堂判斷王德發原占陳姓的籤兒，仍由本主兒收回，雙方具給完案，

這場官司王德發叫做情屈命不屈，只因歷來耍混星子的，爭的是這大無畏的精神，任憑刀剗斧砍，不得畏懼，受盡非刑，不准呼疼，倘若違犯，任是塔大人物，生平作過多少露臉的事，至此一筆抹煞，今後只得低頭斂忍，再不能在人前揚眉吐氣，王德發當堂出醜

之後，忍氣吞聲把買得的一根脚行鐵兒雙手奉讓，楊二堅持原物歸主。原主怎肯領受，經過幾番推讓，仍由楊二按期收錢，從此楊二不但在關上破頭張三底鍋夥裏算作上等人，便是侯家後單街子一帶亦都認爲他是個好漢，這日張三見楊二傷已養好，便把他特意領到一家館子裏，兄弟二人，擇一個雅座坐了，要酒要菜，吃酒談心，楊二覺着這場事替表兄增光露臉，面上不免現出得色，張三吃了幾盃悶酒，看着楊二半晌無言，只是哂笑，楊二看着有些蹊蹺，問道，表哥笑麼，張三鼻子裏出一口氣道，兄弟，我今天把你陪出來，擇這個僻靜地方，一來給你掛掛紅，二來有幾句話說，你知道你跟王洛二這場事，怎麼贏的官司麼，楊二道，兄弟不知道，如今還納悶呢，怎麼王德發打了不到二三十就走基了呢，張三啞然一笑道，兄弟，你這場事只算露一半兒臉，不錯——你找到脚行裏跟他套事，總算不合乎，到了堂上，要不是王德發栽了，你這場官司不定贏的了贏不了，你們的事如今亦不能算完……楊二道，你老當是我們算完了麼，我跟他還得有一場呢，

張三道，兄弟，你先沉住了氣，聽我說明白了，王洛二呢，本來就不算個麼兒，要是別人可得另說說兒，……說時低聲道，這件事法不傳六耳，要不是哥哥我用了點手法兒，王洛二亦不能那麼棘……隨在楊二耳邊低低說了幾句，楊二聽他說完，不覺恍

然大悟，笑道，怪不得呢，原來是這麼一手兒哇，要是這麼說，這小子不能算完，咱得防備着點兒，張三道，不用，他算完啦，再不能露頭啦，怕的是別人不服，換個臉兒替他找場，往後你遇事亦得收斂着點兒，別教老前輩們笑話，不錯，你跟王洛二還不能算完，可有一節，殺人不可頭點地，王洛二在落道人兒堆裏，雖不算一個人兒，你要再擠擄他就算不對啦，咱先慢慢地來，聽我的信兒，依我說，腳行裏到了日子先別去，大量着他亦不敢收，你不去他們亦得給咱們送來，怕的是他暗中埋伏人給你個冷不防，上回就是個榜樣，你有多大的本事亦不行，好漢不敵人多，打完了一散，他亦不投案，你自吃虧沒處訴冤去，近來聽說他那裏，聚了不少的人，跟誰套事可不一定，咱們不能不防……楊二聽了站起來道，表哥，不是這話麼，不要緊，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我自己找他去，這亦不算是擠擄他，看他擺出甚麼譜兒來，刀山油鍋我亦得闖一闖，露臉得露足了，不能這麼烏積瑪黑的，早晚亦得出毒兒，張三見他這般任性，生怕把事作錯，反爲不美，當下勸了一陣，許着他這次熱熱鬧鬧跟他來一場，只是現在尙非其時，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第二一回 割肉賠肉畫眉張寶局詭人 解鈴繫鈴金龜塔土娼指點

王德發那日在堂上把官司打輸，回到自己開的館子裏，思前想後，這回栽的不值，一

來楊二是個新出馬的雛兒，二來那日在堂上裁的有點兒邪行，怎樣想個法子把臉轉回來，後來聽說楊二是縣裏張三頭兒的親表弟，一定他們使了什麼手眼了，話雖如此，德發不出法子，倒在屋裏裝病，等閒不肯出頭露面，他手下原有一般不尷不尬的人，平日藉端生事，如今見他閉門不出，正應了蛇無頭不走的古語，暗中計議，怎樣給德發轉過臉來，不時的前來問信息，幾次都被德發推病回絕了，但是一般人不肯罷休，仍自聚在櫃房裏說長道短，有時見了德發用言語激勵他，使他興奮振作，恢復舊日的威風，德發傷財惹氣丟人現眼之後，本來虧心，如今見這般人如此義氣，不覺起了復仇之念，但是表面上不肯言明，必須有個人替他出頭，自己在情在理實在沒有跟楊二對面的必要了！亦可以說無顏再跟楊二對面，

楊二聽完張三底一套言語，心中細細品評，總覺着表兄對於自己始終不能認爲成功，語中不時帶刺，他想王德發已然當衆把產業讓過來，決不能再想法子爭回去，必得另想新鮮題目報仇，自己雖然成名，不算十分牢靠，怎麼大大地再鬧一場，創出一世的英名來，當下敷衍着張三道，表哥，你老把話說穿，我亦不能胡鬧了，只要他不找咱，咱先擊着，是上廟沒個碰不見親（音慶）家，早晚遇上磕兒再說再議，張三囑咐已畢，聽楊二這般說

兀自放下一半心，當下吃完飯，張三自有公幹去了，楊二一個人閒暇無事，自北大關買一包茶葉，到侯家後一個茶館裏吃茶，進得門來，聽得人聲鳥語，噪成一片，茶博士替他找了個座兒，討過茶葉去，喇來壺茶，楊二把大衣裳脫了，搭在吊竿上，把袖子挽起，自己坐下，兩手攢着拳頭扶在桌子上，留心細細看吃茶的人，

這個茶館——當年叫茶舖子，——向來沒有玩藝，名爲清茶，每日來的茶客約分數種，一種是曉市上趕生意的——行話叫做趕羊。他們沒有成見，有時不帶一文，到在市場上，看見那樣貨好，便整個的壘過來，善價而沽，得些餘利，這正和孟子所說的壟斷之夫差不了多少，一早晨的工夫，有本領大眼力高的，有時得三兩吊錢，甚至於五七吊錢的利益，飯後無俚提兩籠鳥到這裏喝清茶，一種是要落道的，或是開着個娼窰——自稱作幹玩藝兒的，或是姘着個妓女，或是放着幾票印子，長日無事，亦到這裏銷磨歲月，一種是公門中人，不該班的日子，都在這裏消遣，亦有架着鳥到這裏比賽的，尙有一種老年人，雖然出身不同，有貴，有賤，有賢，有愚，一般都博得個封翁身價，或是家成業就，或是子孝孫賢，用不着自己操家，又不肯怠惰了身子，買幾籠鳥，每日鳴卽起，到空曠地方溜鳥，一切起居都有一定的時刻，操練得精神不亞青年，飯後在清茶舖子裏，和一般大年紀的三五攢聚，

高談闊論，所說的不過是昨是今非，世風不古，一肚皮不合時宜，一種便是楊二這一類人物，衣衫潔淨，鞋襪整齊，不說強說，不笑強笑，提眉吊眼，種種作態，賣弄精神，但是不時的藉端生事，最能擾亂公安，當年開茶舖子的對於這類人，但願少來少照顧，便自暗頰彌陀了，其餘等諸自檜以下，恕不細述了罷，

楊二來時尚早，座中不過五成人，多半每人有一兩籠鳥，初時用布罩子蒙着，後來漸漸地打開，比賽的競噪，牆上雖有紅紙條兒，大書着莫談國事，或勿論人非的標語，一般座客都視爲具文，所談的不是國事，便是人非，在楊二底對面座着一位老者，這老者，論年紀總在七十以外，由他那一番精神矍鑠，使你想像他在三五十年前定是一條硬漢，他底鬚髮花白了，長長地眉毛仍未變白，眼睛雖不甚大，尙能由眸子裏射出光輝來，他不時的咳嗽一兩聲，試試自己底氣力是否仍似當年，每當發出高亢的聲音，足使人承認他年壽雖高，人尙未老呢，他有一把大宜興泥壺，長久的存在櫃上，茶博士不等他來，早用淨水把壺裏沖淨，放在他每日常坐的桌上，一塊湯布，疊作方塊墊在壺底下，來時坐穩，先不談沏茶的事，必用這塊湯布把這壺周身擦磨半個時辰，不但這壺擦得一窠油也似的亮，便是那白銅壺梁並一應銅活都叨光擦得可以鑑影，茶博士約幕是時候了，搭趁着過來問一

聲，三爺，續麼，他纔含笑由兜兒裏取出一包茶葉來遞給他，遞茶葉時必要囑咐兩句，不開別湖，高高兒地砸一下子，這便是他老人家每日的刻板文章，一年年由秋說到春，由冬說到夏的命令，其實他不這般說茶博士們亦都知道，但是他總覺着這麼說一聲，比較着牢靠些。

這老者坐在楊二底對面，一壁用湯布擦着壺，一壁默察楊二底舉止，見他二十來的年紀，却亦生得眉目端正，穿一件半舊青繭綢褂襖，不繫鈕扣，只用一條茶青洋綢搭包虛攏着，大襟不自然的翻捲向外，露出裏面一件紫花布的新小褂來，一頂青緞子六塊瓦小帽，雞蛋大的青帽結，斜頂在腦門子上，在搭包上搭有一塊雪青洋綢的手巾，不時的由腰間扯下來擦那頂帽子，在老者擦完壺之先，他已把帽子擦過四五次了，這老者什麼沒見過，由他那心浮氣燥的神氣，早看出他是個新開逛的後起人物，不覺微微向空氣一笑，恰巧茶博士過來問道，三爺，續麼，那老者慢慢地由懷中摸着那包茶葉，便向茶博士嘆一口氣道，不行啦，人千萬別老，老了就沒用啦，天天來，天天等人問纔把茶葉掏出來，……：……：……茶博士見他今天說出這幾句話來，料得必有甚麼牢騷要發揮，却又不敢勾他，只得陪笑道，三爺的話，那一天不這樣兒，不是你老愛忘，實在是我們心急，估量着你老擦夠了工夫

總得這麼問一聲，要是不問你老管保又挑眼咧，說我們忘了不提拔一聲兒呢，這時候水正開着，一等兒落下滾兒去，又得等……：……老者已把茶葉取出，仍照每日的方法，說一聲不開別沏和高高兒地砸一下子，茶博士接過茶葉含笑走去，

老者見茶博士走去，藉題發揮的向楊二道，看見了麼，人要是老了就差事啦，說時長嘆了一聲，楊二少不得機械式的答應着，老者幌着頭慨然道，兄弟，不是我自誇，像兄弟你這個歲數兒，沾火就着，脾氣比天還大，三句話說不到一塊兒，就是一夥架，如今老啦，性子亦不知向那兒去啦，那個年頭兒亦不跟這時候一樣，講打講鬧的人亦多，可有一節，表面上都不露相，常言說，咬狼的虎不露齒，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不是說麼，這個年月，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你別看大街有的是歪七裂八的人……：……說時打着手式，比畫着道，走在街上，歪着膀子，斜着脖子，一條大街不夠他走的，其實要是真遇見事亦是白給，你別看三一羣兒，倆一夥兒，拾雞毛湊揀子，打起架來三十人五十人一擁齊上，來的可倒他娘的利害，打完了一散，真打官司還得好爺們去頂兒，要講究露臉，還是單打獨鬥，官面兒有官刑、私面兒有私打，那一場亦比這時候利害的多，到了衙門口打官司，身上真敢背着兩條人命，什麼刑法不擔過來，不是我說句不好聽的話，沒根的

見了那個勢面，真得駭的濕了褲，赫，蟒鞭戒尺小板子，那算小玩藝兒，唬崩豆兒賽的，講究的是坐板凳壓河流（作者按，俗稱「合絡」非）上光棍架兒，別的不說，打戒尺一打就是一兩千，這時候完啦，一輩兒不如一輩兒，再過些年，淨賸了虛架子了，言時不勝今昔之感，楊二初出茅廬的人，不會見過什麼勢面，只有隨聲贊嘆，同時他底氣餒無形中被這老者一席話說得矮下一半，這時茶博士已經把茶沏好送來，連同剩下的半包茶葉放在一隻自備青花白地細瓷盤裏，一併擺在老者底面前，老者且不斟茶，仍用那塊湯布把這隻茶盤澈裏澈外擦了五七遍，

那老者擦着茶盤，見楊二底氣餒漸萎，把一進門搭在左肩前的一條大撒披髮辮，擦在背後，頭上的帽子漸漸扶正，已不似方纔橫眉立眼的樣兒了，心中不覺暗笑，轉面見斜刺裏坐着個六十以外的黑髯老者，便問楊二認識那位麼，楊二回身順着老者底手指望去，但見這黑髯老人，瘦小身材，立起來約有五尺上下，頭剃得飯亮，當頂上只留了一個小辮頂，梳一條藤繩般的小緊辮子，想是覺着熱了，把大袷襖脫去，只穿一件小袷襖，同一個一般年紀的老者兀自暢談呢，楊二見了，認得是關上的一位老前輩，人家都稱他作畫眉張七，乃是位袍帶混混兒，……專講言詞，不恃武力……平時出了什麼難解難分的事，兩

下裏說不停當，必須請出他來排難解紛，任是如何難辦的事，都被他底伶牙利齒說得言歸於好，楊二原不認識他，有一次見他在關上給人了事，因而着實欽佩他底口才，當下向這老者說了，老者道：「如今都知他是說客，其實他亦是刀槍林裏闖出來的，沒有兩下子，憑一張嘴亦是不行，記的那一年，他纔二十來歲兒，河東小關兒擺着一個局，亦不知他怎麼知道的，帶一把刀子去了，一進門兒，正趕上要開寶，嚇，他把眼一瞪，說，別開，我押三上的孤丁，說着話早把大腿擡起來，嗖的一聲，拉下來這麼長這麼寬的一塊肉……：……說時用手比着尺寸——兄弟你是沒看見過，這塊肉扔在案子上，帶着血還蹦蹦呢，局上的人都怔了，楊二聽到這裏不由把頭斜擺擺，表示着贊美，那老者又道，這還不算完，站在那兒紋絲不動，面不更色看着寶官兒開寶，這一寶要是開出三來，總得賠人家三塊肉，可有一節，人家拉肉在先，寶官拉肉在後，先拉比後拉容易的多，按理說得有人出頭了事，或軟或硬揭過去，誰知這位寶官素常有點咬牙，人緣兒也差一點，屋裏的人要着他個起落兒，全都不動勁兒，你猜怎麼樣，這個寶官亦行，明知道是禍到了，不論輸贏亦得出事，他假裝不理會，用手把那塊肉一撥拉，掉在地下，人家姓張的那能容這個，大罵一頓，把案子給翻了，

楊二聽到這裏問道，這一來別人不能再看笑話兒了罷，老者道，那是自然，無論如何，局上的人不能看着寶官栽跟頭，大家夥的說一聲打，抄起傢伙一擁齊上，這時候人家自己早就疊起來啦，一邊罵，一邊打，後來腿已打折，大家夥說夠啦，別打啦，你看人家真不含糊，咬着牙爬起來，問大夥兒還打不打，大家說不打啦，有麼樣兒你使換去罷，人家亦說的好，說咱們不過提這個，好爺們不能打官司告狀跪堂台子，玩錢兒玩的昂輸贏，你們既不帶我來，這有麼法子呢，沒別的，你們把我底本兒給我罷，這一句話把大家夥說的無言答對，那塊肉早踏成爛泥了，向那兒找去，話可是這麼說，局上亦不是沒有識面兒的，當下有人說，朋友你先請回，本兒一會兒就送到……這句話明着是給他下梯兒，其實是伸拔伸拔他，腿打的那個樣兒還能走麼，人家亦行，滿不帶相兒，扭擰起來，咬牙走出大門以外，大夥兒不能再伸拔人家啦，這才有入搭回關上，局上煩好朋友出頭了事，拿錢養傷，治好啦，擇地方兩下裏坐一坐兒，由打那日起，有寶局一天就有張七一天的掛錢兒，不用去，按天送到家裏來，這是一場，還有一年……話向未說出，聽得有人叫道，三大爺，你老早來啦，

老者底談鋒打斷，抬頭看時，原來是去年夏天和趙起發鬧事的劉永慶，他和這位老者

係親戚，這老者姓耿，單名一個字槐，當年亦有些歷史，稱得有名的人物，如今七十往外的人了，由五十幾歲上收拾起英雄事業，仗着年輕時有些積蓄，兒孫們亦都夠了多數兒了，教他們歸了正業，有的作買賣，有的耍手藝，再不許他們耍人了，耿老者見了永慶，笑着點點頭兒，命他坐在身旁，問些閒話，楊二去年因為他們的官司亦曾見過幾次面，少不得互相點頭，寒暄一陣，永慶向耿老者道，三大爺不認得這位罷，當下重新介紹，互通名姓，並告知老者，楊二是位新開逛人物，一出手兒就在單街子腳行裏爭過一根籤兒來，老者聽罷，更信自己眼力不差，帶笑道，剛纔我跟這位兄弟談了半天啦，我不是說麼，如今晚兒的人，比那年頭差多了，我可不白活，大陣式見過不少，那時候不斷到衙門口瞧堂事，真有像樣兒的給天津衛露過大臉，我們這一輩兒算完啦，儘看你們小哥哥兒幾個露臉啦，

楊二候耿老者慨嘆已畢，少不得問問劉永慶底近況，不知他如今在西關爐沿上開着個土窯子，把當日和他好的土妓接來充作老板，如今要到侯家後一家老媽堂裏招人兒，按規矩必須窯主自己或託人到那裏看一看品貌如何，是否有挂客的能力，劉永慶當着耿老者不肯明言，只說是受人委託，前去看人兒，在這裏等候居間人陪着一同去，耿老者聽完他底來意，心中便有些不然，面上仍自笑着道，你執公去罷，別儘在這兒瞎嚼，看耽誤了正事

，永慶亦知在此久坐不便，客氣幾句，離開歌老者和楊二遠遠地擇一張桌子自己坐着，歌老者想是說得多了，候着茶已悶透，便不再談，一盤盤地吃茶，楊二不便再勾惹他底牢騷，兀在默坐仍把所有的茶座一個個用眼掃着，心中想起一件事來，他想王德發底過節兒雖然拿過來，爭奈小劉媽如今仍然在他底手裏，至今不能如願，怎樣把劉洛二制住，再將小劉媽接出來，方覺得落有一個全始全終，

楊二遠遠地見永慶坐在那裏皆無聊賴，而所謂居閒人多時不會到來，他見永慶一個人悶坐着實不耐煩，自己有心趁過去，又覺着有些不合式，恰巧永慶打發茶博士來請，這一來正中下懷，少不得移壺就教，二人坐在一處，少不得互相誇講，都以未來的英雄豪傑推許，楊二嘆口氣道，兄弟我原來是老實手藝人，一天賺幾百錢，自己又沒家沒業，有吃有喝有樂兒，亦稱的逍遙自在，不想由打去年正月裏跟幾個朋友逛着玩兒，無心中在九道灣兒認識一個娘兒們，當初原是大家夥湊趣兒，誰知一脚邁進去，再亦拔不出腿來，怕你老笑話，我要不是因爲吃了一場啞叭虧，亦不致於把手藝丟下，作這個無業遊民，永慶道，楊二爺，你這話就不對啦，不錯！耍手藝穩當，可有一樣兒，打去年耍手藝耍到今天亦不過是那麽回事，再耍十年亦不能發迹，我不是常跟人們說麼，誰亦比不了楊二爺，一

出手兒就作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別人，亦配，不怕你老過意，人家闖蕩十年八年亦闖不出你老這個樣兒來，像我這個樣兒的，從小兒就沒幹過正經事，跟着大夥瞎跑，始終沒作出一檔子露臉的事來，就拿去年這場事論罷，誰都知道是兄弟吾不對，可有一節，要不是趙起發擠兌的，誰亦不能不顧義氣，這話又說回來啦，我亦是跟你老受一樣的病——認識一個糟娘兒們，我們這位盟兄才多了心，至今鬧的不仁不義，方纔同着耿三爺不好明言，現在兄弟吾在西關坑沿兒上幹着一個玩藝兒，連那個姓倪的，跟這個娘兒們湊和着接幾個人兒小幹，今天有個姓孫的孫洛二薦舉一個人兒，說在侯家後混過，可不知道是明的暗的，你老看……說時望着窗戶……天都這晚兒啦，這時候不來，大概是不來啦，今天難得遇到一處，我討個近乎，你老要不嫌棄，交交兄弟吾……說時挑着拇指道，准保是這等的朋友，趙起發他算瞎了眼啦，拿着哥爺們當不懂廢兒的，

楊二客氣着，恭維一陣道，劉四爺，承你老抬愛，看着兄弟吾夠個朋友，你老望安，兄弟吾決不像趙起發賚的，本來咱們一見面兒誰都愛看誰，咱還不定交到那兒去啦，剛才我不是說麼，去年跟王德發鬧那場事，就是吃的少交朋友的虧，去年同走的一羣人都是些雞毛蒜皮，沒事天天住一塊湊，你貼三十我貼五十，灰熱火熱，真有了事，冷鍋貼餅子，

糟啦，不瞞你老說，兄弟吾不是怕事的人，王德發跟開鑿子的賈三有交情，忘八託出賈三，賈三託的姓王的，起初原打好處來，可是一樣，平空的怔找到櫃上去，三言五語，沒說出青紅皂白來，硬派着教我斷道兒，四爺。你老看這麼行麼，永慶道，那亦太欺侮人啦，要打算拆亦行，總得拆在明處，該着花多少錢，打前到後得退回來，那怕沒多有少呢，楊二聽到這裏，雙手一拍大腿道，對呀，就憑一張嘴，幾口吐沫就把咱薰跑了麼，咱亦太好欺侮啦，本來麼——我就硬駁了，以後姓王的又找了幾回，我都沒見他，是會的找我們掌櫃的成煩好朋友，打明處裏來亦好辦，他偏僻地裏齊人給我個冷不防，其實呢，作坊裏同事掌櫃，連這一羣廢物點心們，亦都知道沒有好兒，他們亦真靈，一天天地都撤，就剩下

一個姓胡的叫胡鬧兒，他們那頭兒瞥着亦不是一天啦，起先他們見同走的人多，不好下手，這天晚晌正趕上沒屋子，我們倆人出來，剛一出胡同口，就遇見他們，沒等三言五語，就打起來啦，按理說，教他們打一頓亦不算栽，可是咱這場虧吃的冤，一口氣拋了手藝，投奔我們表哥張三爺，想着開逛，正是你老跟趙起發過堂的那一天，不瞞你說，你們質對的時候兄弟就在場……說時挑着拇指道，嚇，四爺，你老底臉真露足了啦

永慶連稱好說好說，隨又自作一解道，真怪去年冬天跟姓王的套事啦，這麼一來，對

，比找到鑿子裏去高明的多，抓的確口兒亦對，好鞋不踹臭狗屎，這一來又顯着冠冕，又合式，罷了，哥兒們你比我高……這時天色漸黑，茶座們陸續散了，二人隨着出離茶舖子，楊二滿懷心事，尙未發洩，永慶愛惜楊二，不肯遽別，堅約找個地方聚聚，便到侯家後大街上一家二董館裏吃便飯，酒食中間，重新敘齒，永慶比楊二大着四五歲，當下定了口盟的兄弟，載笑載言，十分投契，二人談來談去又談到小劉嫂身上，楊二未能忘情，言下頗有思慕之意，永慶道，兄弟，我問你，盟弟她現在那兒搭住啦（著者按：「盟弟」二字是要人兒的口裏一種專名詞，意思便是指着小劉嫂說，即你底親家兒之謂，若不註明，一定費解），不要緊，有哥哥我啦，咱今天找她去，楊二長吁不答，只是出神兒，

永慶見他發呆，心中煩燥，叫道，兄弟，咱們是亮爽人兒，怎麼一提這個就不言語了呢，有甚麼爲難的地方儘管說，沒有個辦不到的事，亦不是哥哥我吹，別看我不濟，朋友倒有幾十，喝喊一聲，誰不幫個忙兒，楊二道，四哥，承你老底情，我不是怕事不敢去，其實這裏頭礙着面兒，聽說由打那一天，賈三怕事，使個順水推舟之計，把她交給王德發底窩子裏，四哥咱怎麼去呢，要去就得去個樣兒，剛纔你老說的聖明，好鞋不踹臭狗屎，故此兄弟吾才打脚行裏下手，把這個過節兒拿過來，姓王的吃了這個虧，亦不能算完，

再說他理想完這羣魚龍蝦蟹，亦不能完，我這麼想，既然把脚行裏這根籤子拿過來，這場事總算蓋上蓋兒啦，再找到窩子裏頭去，未免顯着咱們過於擠兌人，怕別人說咱太狠，再說不把人兒弄出不能算一回，就讓弄出來我亦沒地方兒攔，教我們哥兒們知道亦不大好，故此我總覺着不好下手，說時一壁讓着永慶吃菜，一壁聽他底下文，

永慶夾一箸子菜放在懷碟裏，瞥着箸子道，你這叫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不錯……這裏頭有點兒不好下手，一來呢，你是張三爺底表弟，鍋夥裏的人說不出口來，二來弄出人兒來沒處交代，誰教今天遇見哥哥我呢，沒別的，咱拿這個當作見面禮兒，不出三天，哥哥不給你辦個樣兒出來，我滾着見你，說時把桌子一拍，驚得跑堂的急忙跑過來問，二位添點兒麼，楊二笑着向他道，你看，菜都涼了，隨手把一碟子贖一半的炒蝦仁拿起來道，把這一碟兒，拿去會點兒豆腐罷，跑堂的諾々連聲，端着碟子到竈上回勺去了，二人吃得酒足飯飽，到算賬時，讓了一回終歸永慶搶着惠錢，由四百喝酒……：……費心，聲中離二葷館堅定後日之約而散，

小劉嫂自從去年夏天楊二因爲沒屋子走去，少時聽見外邊一陣人聲喧嚷，都說有打羣架的啦，本來當年的侯家後一帶那一天都有打架的，砸窩子的，搶人兒的，因而下等娼客

裏，並無所謂陳設，屋裏不過是一張桌子，幾個凳子，差不多的坑上葦蓆之外只有一個大箱子，一個梳頭匣子，如是而已，客來了一般都是至賤的一種帶油子的砂壺，幾個粗瓷甌，誰亦不敢把稍爲值錢的東西擺在浮面上，怕的是一言不合，被人給砸了，甚或有不長俊的人乘勢偷些東西走咧，但是這種惡前例只限制到中地階兒（後來的三等娼窟，比老媽堂高一級，比班子低一級，故云）班子裏沒有人這樣攪鬧，當年逛班子的，都是些紳士巨賈，不知觸惱了那一位真能夠拿一張片子送到縣署裏打一頓板子，枷號示衆呢，這正應了當年的一句俗語，二寸大的一個紙條兒，就能給你個樣兒看看，外邊一聲喊完，胡同裏便有一陣重而雜亂的脚步聲，許多人跑出巷口去看，少時有看罷回來的在胡同裏喧嚷，打人的十幾個，挨打的兩個人，跑了一個，這個挨打的真不含糊，始終沒哼哈兒，這一場喧嚷過去，更有本院裏夥計出去看熱鬧回來，在院裏談論，挨打的已經不能動轉，有一個廝子認識他，煩人措到城裏去了，隨又述說如此這般的穿章，小劉嫂聽在耳裏，心中不覺一動，記得方纔楊二來時正是這個打扮，又聽那夥計低聲道，這個挨打的好像翠老板底客……

楊二爺似的，小劉嫂不覺一驚，有心細問，聽得審主賈三喊道，張二，你幹麼來了，我這是買賣大燈花兒的時候，看閒白兒去，好哇，看完了還常評書說，我這兒不用你個報事靈

童，再提這個，別說給我滾着，張二受了呵斥，不敢還言，攔着嘴走開，小劉嫂聽恁般說，不便再問，但是由這一天起，楊二絕跡不來了，更信楊二被人攢毆，只不知因為甚麼，只好候他傷好再來，却不知楊二已同泥牛入海永無消息，任妳朝占鵲輟，夕卜燈花，一些靈應也無，

過了幾天劉二對她說，這些日子不大掛生客，人挪活樹挪死不如挪店兒，換換地方就許事由強點兒，小劉嫂怎知個中玄虛，見劉二和她好意相商不便違拗，當下又見不着楊二，無人替她作主只好應從，二人說好之後離却賈三底娼窰，投奔在王德發底衽幃之下，在劉二以為王德發暗中使人把楊二打了，便是他家的護花使者，賈三又有點怕事，樂得把這場是非推出門去，免受牽聯，因而大家都依從王德發底主張把小劉嫂送到他那裏避禍，却不知反中了王德發底詭計，德發早和放錢的勾串好了，到挪店時，當然有換借約的必要，事先把借約上的錢數暗中加了幾十吊錢，共湊一百五十吊之數，虛錢實契着劉二和小劉嫂按箕斗，劉二這時把德發當神佛一般看待，小劉嫂更是莫明其妙，當下渾渾噩噩地按了箕斗，次日冲賬的時候，德發向劉二道，你不用管啦，用錢儘管使換，什麼冲賬不冲賬的，賬單我給你們存着，一打總再算不好麼，劉二原是門外漢，只當是籃主一番好意，果然不

聞不問，每日拿幾個錢零用，小劉嫂底衣食亦由櫃上代辦，相安無事的過了一個多月，

這日劉二到櫃上支錢，先生說，你跟二爺說去罷，劉二見了德發，叫聲二爺道，剛纔我要使換倆錢兒，先生教我跟你老說……德發不待他畢詞，便把臉往上一揚道，嘔，使換錢哪，行，隨把先主叫到跟前，命他把賬籍兒翻開，從頭至尾念了一遍，劉二不聽尙自懵懂，聽見這篇賬目，不由駭得倒吸一口冷氣，旁的莫論，每日出的利錢比當初多着一半，此外尙有今天墩肉兩吊二，明天撈麵一吊三，每日的火食只怕足夠一個中等人家過活，更不要說自己零支短欠，和小劉嫂底衣服等項咧，劉二候他念完，皺着眉頭一時想不起由那一筆上提出質問，王德發明知他聽着不符，却先發制人道，劉洛二，你是個明白人，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我不說明白了你一定納悶兒，怎麼欠櫃上這些錢呢，頭一筆，那天打了姓楊的，不錯，打完了一散，請問你打人能夠白打麼，那是十個人，每人送五吊錢鬧雙鞋穿，連零花兒就是六七十吊，你們那口子挪過來，人家原放錢兒的不跟着，我這裏替她下啦，重新另借一票兒，把這幾十吊加上，前後共計一百五，一天四百錢的利錢，這是一筆，那邊放出風聲來，咱這邊不得不侍候過節兒，別的不說，要把人兒搶了去，咱受的了麼，這亦瞞不了誰，那一天不是十幾個人吃飯，羊毛出在羊身上，他們吃完了抹嘴一

走，這筆賬不出在翠老板底名下，出在那本賬呢，如今呢，那頭亦軟啦，這邊的人亦打發走啦，我亦實在墊辦不起啦，今天你來了正好，咱們打開壁子說亮話，我既然給兄弟你解了危，你亦得替我想一想，這麼烏積瑪黑的亦不是事，這不是先生在場麼，先把賬結起來，該着欠多少錢或是借轉子，或是借印子，不然我給你們先擔起來，慢慢地教他糜補，可有一節，兄弟你先別支錢啦，多早晚還清，咱再照常辦事，

劉二聽他這套言語，分明是滾利盤剝，浮開冒報，要把小劉嫂折算過去，自己生恨瞎眼，事前不會看出來，入了他底算中，當時又不敢和他分辯，只有忍氣吞聲由他一人獨裁，德發見他沒有下言，又進一步追問他是否反對，劉二哭喪着臉子道，二爺，你老全是爲好，我有甚麼不樂意，不論怎麼着，亦比教人家拐走强，只求你老多看一步，我們沒個不念你老好處的，德發見他這般說，把方纔頓整起的威嚴略爲緩和，自動的替他開一條生路，允許他每月拿三吊錢零花，以後無論有客沒客，不准在此停眠整宿，見面必須在櫃房相會，不得在本屋子裏密談，怕的是說出甚麼言語，打了她底高興，散了心不好作生意咧，劉二說一句應一句，心中明鏡一般，知道自己由姘的資格，降而處於正式元緒公的地位，

小劉嫂自從挪到這裏，感覺處處不如在賈三那裏便當，又見天天有些橫眉立眼的人盤

踞着，所談的不過是打架勾當，更知道那日攔毆楊二的便是這羣人，王德發不時的用拍打桌子嚇唬貓的手段鎮懾自己，起初常和劉二訴苦，商量着怎樣離却這裏，當不住劉二信德發如神，時時拿楊二要挾着自己，並道若不是王二爺這樣仗義勇爲，妳早被姓楊的騙賣的咧，德發與劉二算賬之後，知道自己擔負過多，不但沖帳時沒有看帳單的資格，只有任人剝削，便一切的自由都被德發褫奪罄盡，雖說是在此搭住的名義，事實和櫃上人兒差不多，一切待遇都用壓制手段，每日價聽着難入耳的言語，受着無窮的悶氣，再沒有和劉二訴苦的機會，有客的時候一切言語行動都在人家監視之下，小劉嫂至此追悔無及，只有暗中落淚，有時想起楊二，爲自己挨打，實在對不住他，料得今生今世再無見面的機會，有時想起丈夫來，更使她傷心落淚，不因他在家不成材時，何致於下衛跟主兒，何致於受了劉二的騙，何致於墜落到這個地步，

那日德發被兩三個人摻扶着有氣無力的罵着回來，方纔知道楊二到脚行尋覺被毆，德發衝在門裏官司打輸，栽跟斗回來，心中一則一喜，一則以懼，楊二奪了他底事業，雖然挨了兩次打總算出了這口氣，怕的是德發受了這場侮辱，不能再找楊二，遷怒到自己身上，更覺永世不得翻身咧，她每日如待快之囚，茶飯無心，坐臥不寧，不知怎樣報復在她底

頭上，誰知過了許多日子德發一些舉動亦無，每日只在房中稱病，一切事都由管帳的先生和院中頭子代理，她雖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却亦得以苟安一時，只在劉二仍不能恢復從前的權利，不能和他暢談積愆，訴說這些日子受的苦楚，她有時癡想到楊二身上，總覺王德發栽了跟斗之後，怕楊二進一步的追尋，不敢再對自己使那壓迫的手段，免得到必要自己順在楊二一邊，她便覺着楊二不久硬帶人打進來，把自己由坑裏拉出去，但是她枉自賤盼了半年不見實現，這日突然掛了一撥客，一個人來的，她見這個客人穿章打扮，言談動作，都不像到這裏逛的人，只知他亦姓劉，却看不出，是作些麼買賣的，當日只談了一陣不相干的閒話去了，次日却帶着個朋友姓倪，兩個人一遞一聲問她從前在那裏混，幾時挪來的，混了幾年咧，有多少錢的押帳，這類問話，原不足奇，但覺着他們問得忒蹊蹊，不像閒談，她淡淡地答着，有時反詰他們作何生理，他們却笑而不答，只說我們倆是游手好閒的廢物，什麼亦不作，他二人走後，不知怎麼被王德發看出破綻來，把她叫過去警告她以後對於這兩個人多留神，看他們底行徑，一定沒安着好心，同時着人在後邊追隨着，看他們到那裏去，去的人在後邊遙望着見他們走到三德軒裏，並且發現出來他們和楊登山在一起密談來着，德發得報之後，一面對於小劉嫂暗中加意監視，一面煩人向劉永慶說項，

都是幹這個的，無論如何，得給他們拆開，只不便提出楊二的原因來，

劉永慶這日告知楊二，自己底戲法變漏，被人看出行藏，起初原想不動聲色，出幾個錢把她接過，替你們解了這場冤孽，劉二一脣並不放在心上，好在他亦是拐騙來的，決不敢聲張，劉二所以不敢和德發爭執的原因，亦正爲此，……（前清的法律，與民國不同，凡是姦拐賣的案情，問重了都有死罪的，不像民國時代，提高女權，對於姦拐一層，認爲雙方同意，男的並無什麼大罪，女人的貞節亦不關重要）……楊二見這般說，不由不怒。他想這事必須自己出頭，講好的難得圓滿，結果不如和他動硬的楞搶過來，破出一場大戰。景王德發亦不是對手，當下和永慶說出自己底心事，永慶道，這事不必那麼辦，他那裏不是沒有預備兒，兄弟你別多心，不是我怕事，搶個人兒倒不算回事，怕的是兄弟你落了聲氣不好聽，再說教外人看着，未免太欺侮人啦，楊二想，這話不爲無理，自己爲一個娘兒們鬧的丟了正經手藝，出來耍落道，已經有許多親友看不起，所幸繞彎子爭下了這根籤兒，暗中有表哥相助，露了一個虛臉兒，常言說，得好兒就收，再要一味的往前頂，怕的是未必能露全臉……他正自躊躇，猛然有人叫道，這不是麼，楊二爺在這兒啦，楊二抬頭望時，見是鍋夥裏的兩個夥計，候他走到跟前問他有甚麼事，他們道，三

錦叫我們來的，你老快回去罷，楊二少不得辭別永慶，堅定明日之約，隨二人走了，

永慶次日仍在茶舖子等候，却不見楊二到來，不知他爲什麼絆住，着實放心不下，正自悶坐，聽得外邊有人喊，快看去，莽張飛王德發教衙門口抓了去啦，還有個娘兒們，這一聲，惹得許多人往外跑，立時秩序大亂，茶博士空自喊着，落座衆位，却沒人接受他底的口令，仍自向外奔馳，永慶隨衆趕去，果然在侯家後大街上看見王德發被兩個官人兒鎖着走，後邊一個女的，不是別個，正是楊二朝思暮想的小劉嫂，永慶納悶，一個開審子的，一個搭住的審姐兒，打的甚麼官司，看這個樣子不像打架，倒像稟傳，別是楊二告下來，不能，他憑甚麼告下來呢，這時後面跟隨着熱鬧的人甚多，永慶一一望過，不見有楊二在內，一定不是他指的點兒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先到王德發底審子門前探問，方知是縣裏下來票子急拘的案子，只不知是什麼案由，

這日王德發正在櫃房裏吃茶，忽然走進兩個人來，德發用眼一望便知是公門中人，急忙立起彼此問明姓名，德發少不得一陣恭維，那兩人只是冷冷地，只見一人由懷中取出一個小布袋兒，從小布袋裏，拿出一張票子來，向德發面前一晃，隨又撤回道，王爺，有人把你告啦，德發摸不着頭腦，只當又是楊二底事，任柯柯地道，我們底事瞞不了你們二位

，不是由去年就完了麼，怎麼又下粟子呢，二個差役反被他問得不得要領，一個道，王爺，聽說你亦是外面兒朋友，別管怎麼樣跟我們去一趟，不瞞你說，這是姦拐的案子，外邊兒有人指點兒，說時一個人出去領進一個穿藍布大褂的鄉下人，那差役問誰是頭子，便有個夥計應下來，那差役命他把所有的人兒都叫出來，命那個鄉下人指點兒，這院裏原有三個妓女，這時起身不多時，一個個鬢髮蓬鬆，脂蝕落粉，都由屋裏出來，恰似獄中的女囚，只爭衣裳不像罷咧，那人回頭向那鄉下人道，你認得她麼，那鄉下人被問，反覺有些爲難，他同兩個差人來時，原是一團勇氣，此時經差役一問，立時氣餒了大半，怔怔無言，在一兩秒鐘的時光，三四個妓女中，忽然一個妓女挺身跑回屋去，當年衙門口當差的，無不精明強幹，公事純熟，比較後世的所謂偉人達官高明百倍，當時見這個妓女躲去，立時明白過來，忙指着那屋裏問夥計道，她叫甚麼，夥計說，叫翠紅，那差役回頭向那鄉下人道，就是她，隨着闖進屋去，向那妓女道，不用藏着啦，打官司去罷……便把她捉將出來道，妳底爺們把妳告下來啦，屋裏那人見女點已得，亦即取出鎖線向德發道，朋友走罷，還教我費事麼，這時德發已知道小劉嫂被鎖，却不知誰把她告下來的，自己既是竊主，覺着這事義不容辭的得跟着走，但是鎖了去未免丟臉，意欲向他通融，那差役道，你別裝

明白糊塗，不是我不懂面子，這是姦拐的案子，你是正點兒，朋友受點委曲罷，說時將鑽鍊套在項上，拉出到縣裏去，原來小劉嫂方一出屋門，便認得指傳的是他底本夫魏進財，可憐進財和她一別二年，記不真她底模樣了，情實她亦不似當年的風度，試想，一個鄉下婦人一變而爲女僕，再變而爲娼妓，能不與從前判若兩人麼，她心中有病，知道自己底事發，這場官司纏繞不清，却不知這正是她底出頭之日，她只望一躲了之，誰知瞞不過差役底眼，便是瞞過去，叫翠紅的再無別人，任你如何抵賴亦是無用，

永慶問明原委，仍自不得要領，便到縣衙門裏尋找楊二，恰巧楊二正在班房，當時把始末告知永慶，楊二昨日由茶館出來，跟隨兩個夥計回到關上鍋夥裏，見着表兄張三，只見一個外鄉人坐在一旁，偏七促促，十分不安的樣子，張三淡淡向那人道，這就是我們楊洛二，你先見見，那人慌忙立起，向楊二作揖道，楊二爺，你老多照應，楊二一壁和他點點頭，一壁問張三，這人是作什麼來的，你老打發人找我有麼事，張三由鼻子裏噓一口氣道，都是你惹的禍，人家找來啦，你自己跟人家辦罷，楊二見表兄神色不好，不敢再問，便和那人盤問究竟，原來這人便是小劉嫂底本夫魏進財，自從乃妻到天津衛傭工，亦曾下過一次衙，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在劉氏干埋怨萬詛咒之下，擲給他幾串錢回家，進財原不

是有作爲的人，被劉氏申斥一頓，攙錢回家，再不敢下衛討罵。因而許久和她不通問，去年春天找過一次，蔡宅門房只回他一句，不在這兒啦，進財再問爲甚麼下的事，如今何處去了，都稱不知道，進財始終不得要領，在左近問了幾個人，皆以不知道三字答之，他雖問不出究竟來，他揣測着一定沒有甚麼好結果，必是偷了主人家底什麼，被辭走了，作夢亦想不到，被他底尊夫人把一頂綠頭巾，暗暗罩在他底頭上，他無精打采的回去了，鄉下春夏兩季沒有賭局，賣絹花的回到家鄉，除去作活，沒有閒工夫湊賭，下地的人更無暇及此了，進財如今賭得精光。耗得罄盡，只得給人家作短工糊口，却不時納悶，她如今那裏去了，有時衛裏回來人。問他們都說不曾看見過她一次，不知道她在何處。跟主兒的同鄉如此說，賣絹花的同鄉如此說，便是賣糕乾的，賣線的都問遍了，終不能問出她底下落來，由春而夏，而秋而冬，少年夫婦，怎能不想，到地淨場光，農事已畢，他已失去賭的資格，不能再賭，只得下衛尋妻，誰知依然是石沉大海，全無消息，又到蔡宅去找，仍是無人知曉，盤費耗盡，依然空手回來，

轉過年來，有人從衛裏回來，據說見過她一次，但是又說不出是什麼地方來，他已屈忍無可忍，不能再忍的時候，復到天津尋訪，他這一次抱定決心，不得着她底下落絕不回

鄉，他到在蔡正紳底門首，哭着不走，只求蔡宅家人們告訴他底女人怎麼走的，現在往那裏去了，蔡宅家人誰能可憐他，任他哭訴，無人理會，亦是合當事發，楊二底嫖友胡鬧兒，正由門口經過，見他哭得可憐，立住脚問他爲甚麼在這裏哭，他就把丟了老婆的話說了一遍，胡鬧兒忽然靈機一動，暗道，這別是那個忘八小子來了，便問他底名姓，和他女人由下衝到失踪的始末，進財一一說明，和胡鬧所知道的無不默合，從來天津人好事，見義勇爲，不問利害，當下便許他幫這個忙，有甚麼信息到前邊鞋作坊找他去，說時引他到作坊裏認清了地處，進財去後，胡鬧告知衆人這個便是楊洛二去年認識那暗娼底本夫，這怯貨兒找了一年多，始終找不着下落，咱們給他找着豈不是件德行事，那癩子却老大不然的駭他，認爲他太多事，不該往自己身上攪事，找着了定有一場官司打，少不得拉你作個干證，跟着跪堂台子，找不着時那怯貨兒一定天天來磨，豈不是自找麻煩，胡鬧被他說得進退無主，深悔自己多口，但是已說出不能說出不算來，果然由這日起，那怯貨每天必來討信，胡鬧被他磨得無法，幾次找楊二又不曾遇見，這日想出一計，何不把這事推到楊二底身上，教他自己辦理，便告訴魏進財到關上找楊二，他說楊二如道她底准下落，又告訴了楊二底住址，

魏進財開到鍋夥裏，沒頭沒腦的只說有位姓胡的教他來的，找楊二爺，大家見他不尷不尬的樣子，你一言我一語的盤問他，他半吞半吐的說出自己底女人失踪，姓胡的說楊二爺知道細底故此前來問問，這事被張三知道了，早測出是什麼事來，一壁向進財盤問根底，一壁命人把楊二叫來，當下替他給引見了，便問楊二這事應該如何辦理，楊二被問，一時不得主意，少不得求表兄替他分憂，張三當着進財不便細談，便把楊二叫到僻處道，這事有點兒麻煩，你沒聽見麼，這怯貨兒一定是那個爪子啦，你呢——不能說不是由這個娘兒們身上生出的事來，論理說，你是逛道兒的，不論多麼熟亦打不上望誤官司，可有一節，你要是出頭，難免那一頭兒往你頭上扣屎盆子，咱這麼辦，既是姓胡的說你知情，你亦說不算來，爽來作個人情，替他暗中幫個忙兒……我教給他一套供詞兒，作為這爪子自己訪出娘們兒底下落來，縣裏遞一張呈子硬告王德發逼良為唱，我到裏邊兒替他打點，當堂標簽帶着爪子到窩子裏指點兒，到在堂上教姓王的自己分辯，去到那個時候咱站在高崗兒上看熱鬧，一個亦跑不了，教他們自己咬去，你看好不好

楊二聽他這條計策，焉能有駁的餘地，但求脫自己底干係，不跟他們打花案兒免得玷了好名兒，別的便顧不得許多了，張三與楊二計較已妥，重新回來和進財說明，他底女人

被人奸拐，如今落在娼窰的情由，並道，你把話聽透囉，你底女人是姓劉的由蔡二老爺家裏拐走的，在先暗吃，後來明混，現在有一個姓王的霸住她，我們這個兄弟，倒是認識她，你要打官司可不能把他露出來，不瞞你說，……說時挑出拇指道，我就在縣衙裏上班兒，只要你聽我底話，堂上堂下不教你花一個制錢兒，准保打贏了官司，你自己拿主意罷，進財聽得老婆有了下落，半喜半愁，正自摸不着頭腦，聽見張三幫着他打官司，立時爬在地下磕個頭道，大爺，你老多積德罷，只要教吾們兩口子大得團圓了，一輩子亦忘不了你老底好處，張三忙道，你先起來，這不是磕頭的事，亦不能由我作主，堂上自有公斷，你先說清姓名籍貫，你女人麼門麼氏，……如今她可叫……說時問楊二道，她叫甚麼，楊二道，她叫翠紅，張三說。狀子上得敘明了，老爺一過堂，你就說在天津住了兩個月，訪出你女人被拐爲娼，起名翠紅，只要把他們抓了來……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件事，出一回神道，今日個晚了，明天一起早兒，你到縣裏找我去，正趕上我底班兒，連呈子你都不用寫，給他個怔喊冤，比甚麼都快當，你聽明白了麼，進財連聲答應，千恩萬謝而去，

次日進財到縣衙見着張三，張三又教給他一套話，教他搗鼓鳴冤，張三早派好一個心

腹影計單候着這一案兒，進財搗鼓之後，堂上知道這是情急的案子，立時傳上去問話，幸喜進財此時心地清楚，照着張三教給的話回說一遍，又道，小的找了一年多，纔找出下落來，求大老爺給小的伸冤作主，堂上問他姓王的窩子在什麼地方，進財道，小的記不清叫什麼地名兒，就認的那個門兒，求大老爺派人跟小的指點兒……及至把德發同小劉嫂鎖來在未過堂以先，早跟楊二見了面，楊二告述她，這就是妳底出頭之日，我這些日子，老想不出法子來，自己不露面兒，前兩天妳掛的那位姓劉的客是我底盟兄弟，他打算替我把妳接出來，不知道怎麼教王洛二看破啦，我正沒法子，妳底爺兒們來了，這是張三爺出的主意，只要妳向着忘八，沒有妳底虧兒吃，別看教他告王洛二，王洛二一定把劉洛二買洛三拉出來，妳不用多說話，教他們三人咬去，反正都得倒楣，這時班兒上都知道是張三頭兒令表弟底不錯的，自然是好照應，便是魏進財亦叨光不少，過了一堂，王德發不認竊佔之罪，小劉嫂受過他多日壓制之毒，這日在堂上盡情發揮，亦是水土的關係，生得伶牙利口，說得德發無法推辭，旁的休論，便是改借約，開花帳兩款，足使他領受相當的罪名，少不得一番刑訊，德發這次雖不會和上次一般當堂丟醜，無奈自己打的是花案兒，終歸難討便宜，德發不甘領受全部罪辜，便把劉二並買三拉出來，說是劉姓姦拐出來，從前在買三籠

子裏爲娼，小的不過由賈三手裏接過來的，打死亦不敢認奸拐罪，當下把王德發寄監，魏劉氏卽翠紅交官媒看押，下一堂添傳劉賈二人再爲質對，

過了幾堂，劉二不能抵賴，判了奸拐之罪，賈三薄責交保釋放，王德發幸脫霸佔之罪，却亦重責一番，枷號三月，借約批廢，魏劉氏交由本夫魏進財領回，嚴加管束，爭奈劉氏不肯隨乃夫返鄉，托故無顏再返鄉里，堅欲留津，另謀生路，進財幾番勸慰，只是不肯，後來有人替他畫策，說她既經爲娼，領回家去亦不能安生度日，不如將錯就錯，仍送她到鑿子裏混去，當時能得些錢，後來亦不致再失迷了，進財聽得有理，知道楊二可以作個護符，便求那人轉託楊二替她找地方，彰明昭著的爲娼，楊二自然替她維力，找着永慶將她接進店去，使了幾十吊錢的押帳，一半替她做幾件衣裳，一半交由進財帶回家中，準備秋後收完莊稼，盡情狂賭，楊二便做了當然的姘夫，每日到永慶底鑿子替小劉嫂冲帳，從這時起，相安無事過了許多日美滿的太平歲月，後來又不得安生咧，

第三回 千日養兵到急時打手逃散 一朝廢命充苦主親家鬧喪

王德發三番兩次丟人傷財，雖然是自作之孽，却不能不遷怒到楊二底身上，他總覺着這場官司是楊二把魏進財找出來的，和他作對，劉二罪有應得，甘心領罪，與己無干，自

已挨打抗枷，未免冤枉，他却不承認設計牢籠劉洛二和小劉嫂的一番過惡，他時時想報這番仇恨。怎樣把她仍舊接到自己院中，出出這口氣，但是他同時承認楊二有他底表兄張三，有勢有力，自己又是他手下的敗將，不敢輕易撩撥，百計思維，被他想出一條路來，這事必須由劉永慶身上下手，劉永慶在鬧事的前兩天，會到自己的院裏招呼過小劉嫂兩次，必是他和小劉嫂傳的話，不是他從中作祟，怎麼能夠小劉嫂到在堂上那樣利害，口口聲聲把罪辜往自己身上扣呢，想到這一層上，反把仇視楊二的心淡了，一味的想由永慶身上找過這個場來，他手下有的是狐朋狗友，當下暗中知會了五七個人，說明自己的意思，這般人巴不得德發吐出口風，想要鬧事，立時腆胸凸肚，人人力長，個個氣揚，恨不得立時到永慶那裏打個落花流水，那怕自己身受重傷，腿折筋斷，樂得立這番大功，從此算有了准飯，天天磨集在這裏攪撥着鬧事，德發少不得照前例共應飲食，可惜那小劉嫂已去，不但一切食用耗費，再不能寫在她底帳上，並他所欠的押帳，亦要德發賠償，過了幾天，德發見這般人都不是什麼有能為的，因而想起自己底表叔鄭元昌來，鄭元昌亦是鍋夥裏有名的人物，當年亦曾爭過行市，打過羣架，只是為人正道，不喜愛德發所為，論年紀比德發大不許多，只因那不侵正的原故，德發見了元昌，比較見了父親還加一分小心，元昌尙嫌他

坐無坐相，立無立相，不務正業，稱不起一個耍把人兒的，德發想，連吃兩次虧，不能說不是爲正事，所失的不能說不是正業，當日因爲起禍在一個娘兒們身上，不便向表叔啓齒，自己又在堂上丟了人，更不敢教表叔知道，如今再忍下去，只怕永遠無吐氣揚眉之日，便是這點事業，不知那一天被人家奪了去，到那時，更無顏見表叔啦，連日打算主意，準備着怎樣向他啓齒，好着他動怒，替自己報仇，誰知始終下不主意，偏偏劉永慶得理不讓人，託人過來，言說當日小劉嫂被傳，事出倉卒，一切衣裳並零碎東西，無暇攜帶，如今聽說德發限滿保釋，一來替他道驚，二來請他把小劉嫂底東西找出來，——這番舉動，分明是不把德發當人，莫論德發亦是講打講鬧的人，便是個老實買賣人，聽見這話，亦要動火，當着來人痛罵一頓，言道，劉永慶這教端盡我，咱都是幹這個的，我這裏的人兒你就不該接，那天也不是沒託好朋友見過他，怎麼，他反把爪子架出來告我，這不是麼，人兒亦飛啦，借字亦飛啦，我倒落個鷄飛蛋打，不錯，東西倒有，可得教他自己拿來，三天之內他若不來，我自己親身送過去，那人去後，德發愈想愈氣，便有幾個幫襯的立時要找水慶打架，德發道，你們先別忙——聽我底招呼兒，咱不找他，他還找咱呢，這事可得慢慢地來，我不是說教他三天之內來取東西麼，看他有麼樣兒，三天不來算他小子完啦，咱再找他

去，衆人齊稱有理，背地裏却默許德發莽張飛變成人材駙馬張天龍一場不如一場了，早晚把脖子縮在脖子裏，再不敢出頭了，

德發默察衆人情形，心中未免有氣，幾日以來留心衆人的態度，體察出來這羣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遇事未必向前，他自己想，上一次藉重他們擺個陣式，兀自喫得我皮肉不和，這一次亦是自己沒記性，又向他們露了口風，偏巧那一頭兒知道了，保不定這裏頭還有透風的奸細呢，如今騎虎之勢已成，教他們打架是不成功的，把他們打發走了，不但結了一地冤家，遇巧還須投降那一頭兒，把我的底洩了，方得合眼，被這陣人聲驚醒，一禱碌爬起，穿好褲褂，走到院裏，只見打更的正由門縫裏向外張望，德發想，定是劉永慶帶着人來了，既然被人堵在院裏，不能閃躲，急忙回到屋裏，由簾底下拿出一把斤（音觀）刀，藏在袖子裏，叫一聲，打更的，把門開開，看看是誰，大清早起來鬧甚麼，打更的知道這兩天必有禍事，戰兢兢地拿鑰匙，開鎖，落栓，拔門管，兩張大門開放，四隻眼睛留神，兩人不言而喻的各自暗笑自己過於大驚小怪，天天來的幾個潑皮，幾雙襍着都被他們喫細了，今天不過早來一個時辰，便值得這樣驚慌失措，幾個人看德發這樣神色，又覺喫驚，忙問，二爺有事麼，德發把提起的一口氣，由鼻孔中慢慢放出來，廢然道，我當是誰

呢，敢情是你們，你們這麼早幹甚麼來了，其中一個叫做快嘴鮑四的——又叫報事靈童，一首先發話道，不是那個，我們有個同院兒的，天天上西頭花廠子擔晚香玉，買茉莉花兒，回到家裏，上枝上水，拾奪好嘞，晚晌去串窰街，今天擔花兒回來，正走到西關大街，遇見一個同行，問他怎麼來晚嘞，他說看熱鬧去嘞，今天趙家窰一帶，齊人打羣架，由五更天就去了不少的人，可不知跟誰打，今天准有大熱鬧兒，我們同院的回來告訴我，我一想別是那一個碼能，連點心都沒敢喫，把他們……說時指着衆人，……找出來，先給你老報個信兒，咱們好預備，德發聽完他這套話，比方纔更覺驚惶，料得必然有一場大禍臨頭，少不得急時抱佛脚，把衆人讓到院裏，買些燒餅油炸脰，着衆人喫早點，自己回到自己屋裏，穿襪子把斤刀插在襪脚裏用腿帶繫好，重新出去故作鎮定之態，看着衆人風捲殘雲一般，把一筴子早點搶到嘴裏，一個個不等臨敵，先累得汗流浹背，溼透短衫，正在這工夫上聽見兩三個屋中一遞一聲發出矯作的嬌音來喊打更的，原來各屋住客被這羣人吵醒，被他們聽出來，不久便有人來打羣架，這一驚非小，寧甘辜負香衾，不願在此受驚，不謀而合的揉眼起來，急忙穿好衣裳，托故要走，妓女們亦知道沒有虛留的必要，樂得放他們逃走，自己還可以睡點安生覺，便不客氣的說一聲晚晌來，叫打更的開門放他們走去

，德發知道這幾個住客在五七天內，未必回頭，自己無形中受了相當的損失，便是這幾個妓女，少時羣毆的時候保不定有乘亂逃走的，但事已臨頭亦顧不許多，衆人用完點心，又向打更的要茶，吃喝完畢，請示德發怎樣預備，德發看看天，日頭已經多高，料想趙家總來的人這時早過北門，自己眼前幾個人中甚用處，不如硬着頭皮迎向前去，一來看看這幾個膽量如何，二來免得被人打到門前，想罷向衆人道，你們看見了麼，天到這晚兒他們還不來，一定是虛張聲勢，我想姓劉的未必能搬動的到那應些人，他不是不知道咱這邊兒有預備兒，咱這麼辦，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他到這時候不來，咱不會迎他去麼，老等着亦不是事……幾個人聽了齊稱有理，各尋器械，藏在袖裏准備出發，德發身爲領袖，不能失了體統，便拿了一件夏布大衫穿好，袖裏藏一根斧把，手拿一把摺扇，當下察點衆人，除去報事靈童快嘴鮑四不計外，尙有冷國賓，並林三，甄二，錢五，陶六，一行六人跟隨王德發出來，

七個人走在大街上，一個個擺擺搖搖，擲着扇子洋洋得意，兩旁舖面裏的人少不得竊竊私議道，王德發又出世啦，這不是又跟誰找碇兒去，有的道，這小子許是跟頭沒栽夠，又想現眼去啦，你沒看見跟着的這羣人麼，那個是能事的，不半路兒下就是好的

，德發一路上心中籌思，無心向兩旁舖裏而察言觀色，但有熟人遇見問他便答一句到前邊兒辦點事，一行人探險般的走到北門外，兀自不見一些動靜，德發心中喫疑，難道是鮑四造謠，忽聽鮑四問道，二爺，打那兒走，德發用手往前一指道，進城，過古樓出西門走西城根……冷國賓道，這麼走對，沒個遇上……鮑四駁他道，人家那麼些個人必不走明道，一定走西城根轉北城根，說時往西望着，却不見一些影響，德發向國賓道，他知道麼，還是進城對，樂得的火火暴暴兒的走熱鬧地方，咱又不是偷着去的，那兒遇見那兒算，頂不濟煞，還找到他家門口子呢，鮑四知道德發底用意，忙改口道，對，對，對，我想差啦，他們決不能走背道，還是二爺見的高……德發哼了一聲，着大家同進北門，恰巧許多水車大車把門洞擠住，好半晌不能進城，依着旁人仍要走北城根，當不住德發堅持原議，虛糜了半個時辰方得進城，不一時走到西門裏二府衙門街，便聽見有人談論今天這兒架可得看看去，趙家場的混混兒跟梁嘴子的混混打羣架，這一場架不定打壞多少人呢，大家只顧往前闖，全不注意街巷閒談，只有鮑四心中有些忐忑，走出西門，德發昂然往南走去，走出百十步，忽聽國賓道，先別走，我得出大恭，……鮑四不耐煩道，你真沒出息，懶驢上磨屎溺多，偏在這工夫出大恭呢，國賓道，那有甚麼法子，這工夫不拉回頭好往

褲子裏裝呵，說得衆人無不大笑，德發道：「鮑四別攔他，教他蹲在護河裏拉去，咱們慢慢
地走，前站等着他，岡賓毫不客氣，自去方便，德發一行人走到城角，回頭望望不見岡賓
趕來，鮑四嘴快，不覺失口道，不好，冷爺別溜了罷，德發道：「不能，養兵千日，用在一
時，這工夫溜還對麼，一定是乾燥，大恭不痛快，等一等罷，抬頭見遠遠一家板廠旁邊，
一個小小地西瓜攤，德發道，我們走出這麼遠，亦沒遇見一個人影兒，咱們亦走走啦，不
如在這兒歇一歇兒，一人闖塊西瓜，喫着等着，衆人一齊稱善，便向小西瓜攤走來，德發
怕沾了夏布大衫，半路上早脫下來，盪好搭在胳膊上，看着衆人一齊蹲下，每人拿一塊西
瓜喫，自己亦蹲下向賣西瓜道，擇一塊好的，賣西瓜的一壁用手中破芭蕉葉搨着西瓜，一
壁喊道，瓜大瓢子高哇……：六當賣了罷……：聽他這般說，便把破芭蕉葉放下，
重新切幾塊三白西瓜道，大爺吃罷，全賽冰糖似的，

衆人中林三喫完兩三塊西瓜，忽然想起來道，冷爺怎麼還不來呢，別是冷鍋貼餅子！
溜啦罷——說時立起來道，我迎迎他去，鮑四叫道，林洛三，迎可是迎，迎的着迎不着快來
回信兒，省的我們優等，別像他賽的一去不見面兒啦，林三一壁走着，一壁辯道，那還對
麼，王二爺不能買糠貨，一個這樣，還能都這個樣兒麼，說時向北循着護城河走去，大家

喫完西瓜，立起來向賣瓜的討一條湯布擦嘴，搥着扇子廝等，等得不耐煩了，仍不見他二人回來，德發負氣道，咱們走罷，不用等啦，有他們沒他們不喫緊，衆人尙覺不好意思，德發不顧，昂然向西便走，幾個人只得隨行，走出不足三十步，只見對面走來一人，那人却認得甄二，彼此打個招呼，甄二忽然靈機一動，向那人丟個眼色道，邊四哥，有事麼，那邊四會意道，好哇，打早晨就出來找你，誰知在這兒遇見啦，快回家看看去罷，你們老娘得了霍亂啦，你剛出去就上吐下瀉，聞了紅靈丹都不打嚏噴，家裏叫我找你，快回去罷，甄二故作不應道，不能夠回去，我們有要緊的事，總得跟王二爺去一趟。來，我先給你們引見引見……說時替他二人介紹了，彼此說幾句欽慕的套語，邊四又把甄二底娘得病的話說了，德發想，人家底老娘生死關頭，不能爲我落個不孝之罪，只得放了他同邊四回家探母，但是甄二走後，鮑四驀地想起，甄二底命堂是前三年死的，自己記得清清楚楚曾經出百過二錢買紙錢送去呢，

離着趙家窰不足半里，德發回頭看看自己底部下，只餘二人，內中的錢五，不知何時自動的失蹤了，失蹤的時節，只怕祇有他自己知道，旁人盡未留到這神，不知怎樣走的，德發初時尚盼着冷國賓並林三回來，這時見一些影兒也無，明知道他們皆能托故而去，更

料到鮑四陶六不久便亦溜走大吉，心中打疊主張，倒要看看這兩個人有何高招兒能托故走去，抬頭見道旁有個茶攤，支一個破布棚子，搭着一副長案子，兩三條板凳，一個老者在那裏賣茶，三五個趕車的，把車停在道旁，坐在板凳上喫茶呢，德發向二人道，咱們亦歇歇腿兒，只當等等他們……二人依言，坐在板凳上，那老者斟三盞茶放在三人底面前，三人一壁吹着茶，一壁聽幾個趕車的議論道，今日個趙家場的混混兒跟梁嘴子的混混兒套事，兩邊都約了二三百號人，由一亮就去啦，兩頭兒隔着河不能動手，全在河邊兒上罵，擺擺渡的駭得把船撐到上游去了，才剛有打那邊來的說還沒散呢，那老者道，可不是麼，這兒趙家窰新創出名姓兒的劉永慶亦教人家邀了去啦，可不知道是那頭兒的，等他回來就知道下回分解啦，德發聽了，心中一動，暗道一聲慚愧，幸面是鮑四聽錯一個字，把趙家場訛作趙家窰，更兼劉永慶被人約去，今天沒在家，倘若不是這樣，少時到在他家，准保栽個大的，好在這次出來，原爲試試他們膽量，果然不出我所料，一個有用的沒有，倘若真動起手來，只有我一個人兒挨打，他們不知逃到那兒去了，同時想起，今天叨天之幸，不致出事，果然劉永慶找到自己底窰子裏去，這時怕不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總怪自己作事魯莽，不該冒昧出來，

德發喫着茶，心中打疊主張，今天提心弔膽，展轉騰挪，硬着頭皮走到這裏，幸而不會遇見他們，總算露個虛臉，在衆人眼裏，只是怎樣回去，回去如何說法，以壯門面，正在不得要領，忽見一個夥計張二趕來叫道，二爺快回去罷……德發不等他畢詞忙立起來道，怎麼樣，他們去了麼，說時一顆心禿禿價跳個不休，鮑四陶六亦都立起來問，那夥計望着三兩個殘餘的打手道，不是，鄭三爺請二爺有要緊的事，教你老趕快回去，德發聽了，暗念一聲彌陀，張二來的湊巧；不是他來豎梯，着我如何下場，急忙丟還茶資，帶領三個人原道而回，說亦奇怪，來時兀自三步走不到七尺，去時兩步足有一丈，想是方才在茶攤歇足的原故罷，四個人走到西門迤南，鮑四想起，一個出恭的，一個找出恭的，怎麼都不見了呢，王二爺空把茶飯養着我們這些日子，他們這樣臨陣潛逃，往後還有什麼臉面再來矇喫，心中思想不由得向護城河裏斷望，德發沒好氣子道，別看啦，都不上門兒啦，你當是冷國賓真出恭麼，喫棉花拉線兒亦用不了這麼大工夫，往後這個樣的少上我那兒領，喫大餅一頓飯得二斤，四百八十錢的元香末嫌沒味兒，總得喝六百四一斤的，……亦行，我們得看兩手兒，這麼着……好麼，咱們騎驢看書本兒——走着瞧……一席話說得鮑四陶六不敢答對，只得暗地吐吐舌頭，那張二不知就裏，問道，他們幾位呢，怎

麼半路兒上下啦，鮑四生怕這句惹起德發底言語來，忙道，老二，別問啦，反正不能半路兒下，一定是遇見什麼岔頭兒啦，德發哼了一聲，着實瞪了他兩眼，再無說話，

一行人進了西門，走到鎮署左近，只見冷國賓林三二人，風吹似的跑了來，鮑四見了，自作一解道，怎麼樣，我算着他們不能溜走，這不是趕來了麼，少時二人走到跟前，故意問道，二爺怎麼又回來了，這小子別不敢出頭罷，鮑四這小子，有多點說多大——白叫二爺跑一趟，往後說話別這麼沒招沒對的……鮑四一肚皮氣不覺一齊湧出，向空啐一口道，別不要臉啦，我報事不實，人家可得在家呀，你們倆人一個出大恭，一個找人全都溜啦，這工夫作甚麼來啦，冷林二人且不還言，自動轉了方向，隨着王德發一千人向回下裏走，林三笑道，四哥，這是麼話，咱們是一個人，我們現世，你亦不露臉，這裏頭有個層次，我找到護城河的時候……說時指着國賓……這小子正蹲在那裏把褲子脫下來往小樹兒上蹭呢，見了我好像見了親人一樣，連叫三哥快來，我弄了一褲子屎，我不是說麼，昨天人家一頓螃蟹打滷兒的麵，亦不致於撐的你順着屁眼子冒哇，這工夫教我有麼法兒呢，幸虧我有主意，把大褂借給他穿上，捲着單褲領他到古樓北塘子裏洗個澡等着，我找人借條褲子給他穿上纔來的，早知你們幾位回來，我們就不迎來了，鮑四明知他是謊言

，只圖瞞過德發，不便駁他，德發却止眼不看的昂然在前頭走着，冷國賓，紅着臉向鮑四作嘴臉，

幾個人回到簾子裏，鄭元昌早在櫃房裏等得不耐煩了，見他領着幾個不尷不尬的人進來，心中老大不悅，當下沉着臉着。快跟我走罷，德發生平最怕這位表叔，但是爲明真象，不得不問作什麼去，元昌便把有人約他到梁嘴子充光棍的話說了，並道，這是百年不遇，難得的機會，河東水西，城裏關外凡是有點名氣的，都教上下兩角約了去，有觀陣的，有幫打的，由前三天各處請人，約定今天早飯動手，德發吁口氣道，表叔，咱們作甚麼去，元昌瞪着眼道，別問，我特意帶你見見勢面，准比跟着一羣鷄毛蒜皮惹是非去強的多，……說時不等德發表示可否，立起道，走罷別耽誤工夫啦，德發袖裏藏着斧把，覺着帶走不好不帶走也不好，心中未免徧促，鮑四心裏明白，忙道，二爺，小褂都溼透啦，快換一件兒罷，德發藉此機會道一聲對，元昌已走到院中回頭到，這還露了臉莫怪栽根頭啦，鮑四道，不換不換罷，……說時伸出手來，在元昌背後將斧把接過來，藏在自己袖裏，德發硬着頭皮隨他走出門外，鮑四尙欲討好，問道，不用我們跟去麼，元昌把長袖子向後一甩道，不用，頭亦不回，帶領德發去了，

二人走後，鮑四回到院中，看着衆人把傢伙藏在屋裏，蔭涼地裏放兩張凳子教大家坐下，叫道，張二，快沏壺茶來罷，我們可走啦，張二問，四頭兒，你們作甚麼去啦，怎麼去的急來的快呢，鮑四嘆口氣苦笑道，不用提啦，這還算快，來去一早晨的工夫，早晨怨我，人家是趙家場要打架，我聽了個趙家密，咱不是關心麼，趕快齊人，總得到這兒了着點兒，誰知咱們熱氣二大爺，一死兒的要找了去，又不走背道，進北門出西門，道上這個要屙屎，那個要探母，到了西南城角兒六七個人打對折啦，誰知到了那裏，人家上趙家場去啦，冷國賓道，四哥，別看你足智多謀，這回失了一着兒！他既不在家，咱們就該圍着那兒罵一得通（去聲）兒，亦教他們知道咱哥兒們到啦，這麼烏積碼黑的，來無踪去無影，不是白費一回麼，鮑四道，今天沒有你底話，你不算人，要不是等你，還能夠誤到這工夫。我說林三兒，你說實話，他真是鬧一褲麼，耍猴兒的別瞞破籬的，我亦是一眼兒睜一眼兒閉，胳膊折在袖兒裏頭，張二他亦不是外人，反正給二爺個氣兒順，別教他栽了就先啦，他正自東拉西扯的胡云，當不住院中一個妓女嬈出來道，鮑爺，你這就不對，只顧你早晨那麼一句，我們院裏唱了空，計，住客全駭跑啦，今日個要是不同頭，你可得把盤子錢包出來，……：……她這話說完，旁的妓女一齊隨聲附和，都埋怨他把事辦錯，鬧得人

人提心吊膽，

鮑四正自無法應付，抬頭見太陽已到中天，不覺撲撲肚子道，天到這時候了，我們還沒吃麼兒呢，張二你先把茶給我們沏着，咱們琢磨點兒甚麼吃，二爺不在家亦不能空着肚子，……陶六道，對，二爺一走，說不定幾時來，咱們走了可不對，好歹等二爺回來再說，二頭兒，你給我們想點麼兒吃……鮑四道，不用想……說時察點着人數道，別喫費事的，來二十單勾滷就夠啦……張二知道這羣人不喫飽了再不會走的，但是二十單勾滷爲數亦頗可觀，生怕德發回來不悅，只得涎着臉道，衆位包涵着點兒，鬧頓清滷罷，大熱的天單勾滷怪膩的，說時不待鮑四回言自到外邊叫去，櫃房先生見他等鬧得煩人，見張二走去，叫一聲回來，給我捎東西，張二回到櫃房先生低聲問道，二十清滷可花不了多少錢，沒有二爺底話兒你就主意麼，回頭看他認，我可就不了，張二道，先生，你還看不出來麼，平常找來空坐着還喫個皮肉不和呢，今日跑了一趟趙家窰，不喫飽了行麼，不要緊，二爺沒個不應，要是單勾滷我可主意不了，……那先生道，我到有個法子，說時向張二耳邊說了幾句，張二恍然大悟含笑去了，張二去後足有半個時辰不見回來，鮑四一千人不是靜默寡言的，只顧信口胡云，不覺把壺釀茶飲完，那茶到在肚裏，先把早晨吃的

燒餅油炸膾沖跑，然後把西南城角的西瓜並南大道的大碗茶一齊攙起，把幾位底尊胃約洗得一無所有，少不得自動的呼救起來，一個個耐不得飢腹饑餓，不住的向門口張望着，只見張二回來，鮑四納悶，二十個清油麵不過一個開兒就煮出來，就讓是冷水現煮亦早得了，難道切麵賣完了，現和麵，麻醬賣淨了現買去，後來再難斷忍，自己出來想到小飯館裏察看動靜，誰知方才走出巷口早見遠遠地捲來一簇人，人叢中晃悠悠地背着一個，裏將過來，鮑四心中一動，暗道這一定是河北打羣架帶傷回來的，說時這羣人已到自己跟前，張二眼看時正是自己底飯東王德發，

梁嘴子與趙家場只隔一河，兩岸住戶，各有百十戶人家，因為河水冲刷，北岸一段日削月割，把幾十間土房子，都斷送到河裏去了，當地居民深恐長此以河道北遷，便由當地殷實之家，集資修了一段河隄防範，誰知南岸有位多事的認為這事與南岸風水不利，到處傳說認為有意與南岸為難，使有些好事的要藉題發揮和對岸尋釁，偏巧這一年上流水湧，河裏水漲，其勢岌岌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南岸比較北岸稍低，有人生出以鄰為壑之計說何不把北岸修的隄扒開，好歹報了這個仇，當時約出幾個游手好閒的人來，準備夜裏偷渡過去扒隄灌了北岸，不想事機不密，風聲洩漏，被北岸的人看出形迹來，亦約出本村的耍把

人兒的、設法保護，大家議妥，有人的出人，有錢的出錢，由幾個混混兒率領，每夜伏在岸邊守護，這日夜裏南岸幾個地痞，泗將過去，方得爬上岸去，苦於不知怎樣執法，王在踟躕，恰被幾個守隄的看見，一聲號令擁將出來，把幾個人捉住，打得死去活來，打完細將起來準備明天到縣裏打官司，這是南岸已得了信息，派出幾十個人趕過來搶人，一壁斷打，一壁把被細的人解開黑夜裏落荒逃走，這事鬧的雖凶，其實只是南岸幾個潑皮所爲，真正紳商富戶全然不曉，次日全村知道了，有幾個有身分的人出來，一壁壓服本村的人，一壁到北岸道歉，把這是非含混了結，誰知惱了一位講打講鬧的人物，此人乃是劉永慶本家弟兄，單名一個勇字，生得身材高大，相貌魁梧，平日在趙家場設立着鍋夥，手下亦有三五十人幫着，仗着在北營門裏開着一個賭局，每日有不少的進益，那人酷喜交友，官私兩面皆有交誼，亦會打個多少次羣架，挨過不少的官刑，稱得起棍棒裏科出來的好漢，這日有人說本村鄉紳爲扒隄未成到對河賠禮謝罪，他聽了老大不悅，認爲這幾位紳士給本村丟了大臉，他底意思以爲扒隄固然錯在自己，當天夜裏一場混戰，被捉的人全都逃得無影無踪，從此他不找咱，咱何必找他，如今彰明昭著的過河賠禮，反倒說明扒隄是實，豈不是千年話柄落在人家手裏，不把這個場找回來，自己一生再不能揚眉吐氣，因而放出言語

到對岸找場，

梁嘴子不是沒有同類的好漢們，聽得這般風聲，便請出他們底主要人物高文元來，高文元平日和劉勇原自不睦，如今有人請他與劉勇對敵，正合了他底脾胃，況是假公濟私不覺小題大作，派出手下的各處約請親友，凡是和劉勇不睦的人都被他請了去准備羣毆，劉勇手下亦自耳目靈通，得了這個信息，誰不到他面前獻殷勤，劉勇知道這場事少煞亦有三十人受傷，再不幸便有幾個喪命的，亦派人各處約請親友，凡是和高文元不睦的人都被他請了來，這正應了鄭元昌底話，城裏關外，河東水西凡是露頭露臉的人物全都出來了，這事醞釀多日，除却在官應役的不算，自知無能的不敢，但要露臉的人物，認爲參加這場鏖戰是成名的好機會，便有些不待請而去投效的，這日由早起各處人等動身，有的投趙家場，有的奔梁嘴子，兩岸的人愈聚愈多，只爭不會得到兩邊爲首的號令，一時不能交手，便有些新出馬的人物隔岸罵起來，河裏渡夫一看不是頭，早把船撐到上游多遠藏了，寧甘犧牲這一天的買賣，亦不願替他們作義務擺渡，其實兩岸居民，無論有何要事，亦不敢出頭，誰敢在此渡河，倘若被對岸的人錯認作前來挑釁的，真個被他們打死，情實無法捉兇手伸冤去，

兩岸的紳士們，知道出了這種不幸的事，便合在一處，不及天明先到劉勇底賭局上頂門拜會，作揖打恭請劉勇收回成命，免了這場血戰，劉勇礙着衆人底面皮，一時說不出可否來，只推不知這事，任憑衆人如何解說，咬定牙關，不認這事，正在不可開交，有人報稱高文元來了，兩村紳士聽了，出其不意，駭得魂飛千里，料着他二人是一對禍首，怎的那一個反找了來，他兩個見面焉有好事，當下互相觀望，默默無言，一個個臉上漸漸地泛出黃色來，誰底心不跳到咽喉，但見劉勇從容不迫的迎出去，見了高文元，搶前兩步叫道，三哥，兄弟失迎，說時滿面堆下笑來，高文元亦自笑着道，今天兄弟本不常來打攪，聽說哥哥你要跟兄弟套個近乎，找個地方會會，論起來我們都不是外人，雖說隔着一道河，全是吃這條河水長大的，人不親土還親呢，這場事兄弟亦是被人所約，出於無奈，怎麼，天到這個時候，不見哥哥你露頭，難道是他們造謠麼，一席話分明是譏諷劉勇臨時退縮，劉勇不便分辯，拉他到院裏道，三哥，你看見麼，不是兄弟虎頭蛇尾，實在礙着他們幾位底面子，不能動身……這時二人已到屋中，高文元一眼看見本村幾位紳董和不認識的幾個，心中方得明白劉勇至今不會露面之故，忙改口道，二哥，算我錯會意啦，今天既是他們老幾位出頭，不能不閃個面兒，這不是我來了麼，我們哥兒倆既會了面，你們幾

位先回去，准保再不教你們幾位就驚受怕就是啦，兩村紳商聽見這話，料得二人既然見面，定能化干戈爲玉帛，少不得向雙方重新作揖打躬，再三丁寧，務要釋怨言和，他二人亦都滿口應允，幾個人千恩萬謝的，被他二人送出賭局，一路載笑載言的回去，到在本村，果然不見了一羣打架的人，紳商們互相作揖稱謝而散，你道這場是非真個被幾個人作幾個揖罷休了麼，絕不，絕不，他二人經過一番商談，認爲在那裏比試不便，誰又都不肯容對方到隔岸來，在一盞茶時，約定在北營門裏一片空場上決鬥，同時各派幾個能事的飛也似的跑去通知衆人，

鄭元昌領德發方到梁嘴子便得了這個信息，少不得隨衆到北營門裏空場面來，這時的情形比方纔嚴重的多，持花槍蠟桿子的當前，拿單刀斧把的在後，手裏不帶傢伙的，一路把地上的碎磚破瓦拾起，兜在衣衿裏，吆七喝喝如臨大敵一般，半路上早見高文元帶領幾個持槍拖棒的跑來，文元對着衆人抱拳拱手，連稱幾位多辛苦，客氣幾句，大家合在一處，文元一人在前，大將般的頭前引路，不一時到在約定的地點，見對面之人一股水般湧來，一個個花槍上紅纓亂晃，單刀斧把紛紛搖動，這時不同方纔，兩下裏一片叫罵聲音、震天動地，劉高二各叫一聲上，兩下裏湊到一起，這類人原是烏合之衆，不明紀律，不知

戰法，平日除却抖擻桿子的能抖幾個輪子，其餘的人空自手裏拿着單刀斧把，平口不潮會過，更談不到什麼叫做解數着式，便有幾個會的亦當不住一羣人不顧性命的混戰，兩下裏不會帶得兵刃的，便在陣後吶喊叫罵以張聲勢，那磚頭瓦塊便無紀律的飛擲起來，少時最前線已有幾個被砍倒的倒在地下流血，口裏兀自罵呢，膽小的早往斜刺裏溜去，王德發來時不知元昌帶他出來有何公幹，不敢帶傢伙，到此方才後悔，及至元昌，問他帶甚麼來的，德發哭喪着臉子道，你老亦沒說打架，只說是出來充光棍，我又不敢問，故此沒帶甚麼……元昌亦知自己莽撞，但是不肯認錯，只哼了一聲，自語道：「幹麼行，出來還不帶傢伙，問我幹麼，話雖如此，深悔早不問一聲，亦好臨時抓一件應用，如今是來不及了，他自己承認是上上地人物，少不得拿出斧把來當先，只好着德發一路拾磚頭，屆時助陣罷了，這時已打到血肉相搏的分際上，德發拾的磚頭業已擲完，在拚命狂擲的時候頭部早被對方打中一瓦，這時兩手空空，料得凶多吉少，暗道表叔陷在陣裏，不死亦去層皮，我何苦在這裏等死呢，不如趁亂逃走，落個整的，想能由人叢中竄出，方要乘亂逃走，不隄防高文元帶領幾個人早轉到陣前督陣，見有意逃走的，不問交情遠近，趕向前去，背後敬他一刀，一脚踢倒在地，爲得是少時地面上來人作個成續，

德發受傷之後，伏在地上不能動轉，昏昏沉沉地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方得甦醒，睜眼看時，自己倒在自己櫃房裏，許多人圍隨着，見他將眼睜開，齊道，好啦，緩過氣兒來了，德發被砍踢倒之後，不久便有幾位鬚髮如霜，鬚長盈尺的前輩英雄聞信趕來，由幾位黑髯的前輩相陪，向雙方勸解，這時打架的正打得不可開交，聽得幾位老前輩出頭，怎能不識好歹，首由高劉二人止住了雙方的戰爭，齊向幾位老前輩道乏，其中爲首的便是楊二那日在茶舖子裏遇見的那位耿三爺耿槐，先向兩下裏誥了一陣話白，然後勸他們何苦血肉相搏，雖說全是爲公，不該驚動閩郡的高親貴友跟着出來，大熱的天，受這番辛苦，同時尙有那畫眉張七逞着伶牙利齒，說了一套似有用又而無用的場面話，該管的保甲局，當地地方見戰事終了，亦都紛紛擁來，耿槐見了，按住衆人向那馬上的一位把總請個安道，副爺請回，我們回頭就到，那把總聽這般說，亦在馬上拱手道，就是罷，你們幾位多辛苦，我們先回去。有麼事回頭見，說罷撥轉馬頭，看着四個身穿號坎的手下老甲，在前邊大踏步向回下裏走，那位副騎馬款段在後，一陣風般的去了，那地方涎着臉道，我還在這兒待候着麼，耿槐道，你亦聽信兒，地方帶笑說一聲是，亦自走去，耿槐幾個向劉高二人道，這個事怎麼辦，劉勇搶着道，這可得問高三哥，他願意打官司我陪着，願意了呢，亦行，

高文元亦是這般說，張七道，這話不是那麼說法，這回事跟往日不得一樣，你們哥兒倆沒有甚麼說的，全都是爲公，事由兒鬧到這個樣子，亦說不上不算來，打官司可以不必。依我說，兩下受傷的各自搭回，有家的歸家，有廟的歸廟，請先生養傷……說着揸幾個老者道，全是我們幾位的事，不用你們操心，行不行，你們二位賞個話兒罷，這一席話分明是不讓兩造裏經官動府之意，劉高二人皆是成名的人物，不願把這場驚天動地的事這樣瓦解冰消的了，但是大面上又不好違了幾位老前輩的美意，一再躊躇，無法答應，幾個老者亦知他二人爲難，多少人爲他二人身受重傷，血流滿地，決不能三言五語的使罷休了，

耿槐在想，這些受傷的倒在地上，工夫大了，怕擎不住，不問他二人是否點頭。喝令自己認識的幾個後輩，受傷的人扶起來，能走的着他們走，不能走的着人背回去，兩造的人皆立在劉高二人背後聽信，覺着這場事今天不易完結，必須聽個水落石出，準備着改日再演二場，當不住張七一張嘴，想是他那七十八代令遠祖張饑附體，說得兩下裏閉口無言，不能不答對，耿槐見時機已至，忙把了事人分作兩起，先把劉高二人分頭陪走，擇日再約地點同坐言和，二人見幾位前輩一番至誠，不能執拗，只得應允，隨着了事人你東我西

分投而去，耿張諸人依然不走，向兩造約來的人紛紛作揖道乏，叫道，幾位請回，改日聽請再聚，一羣人見這般光景，恰似送殯的到了留靈處，在致謝聲中紛紛四散，個中的王德發，已自不省人事，所幸元昌亦自己受傷，無暇顧及這位令表姪，不然時，看見傷在脊背怕不踹他幾腳，以洩給他丟人之憤，德發甦醒後，略述戰場的情狀，深恨臨出去時，鮑四多事，把斧把接過去，着自己手無寸兵，白挨了一刀，却不說自己臨陣潛逃，被人剝倒的話，鮑四一千人，見德發被傷，更覺不便捨之而去，少不得忙着尋刀傷藥，求七釐散，買鮮貨，請先生，一陣紛忙，到申初時分，兀自水米未進，張二臨出去時，先生替他劃策，着他在街上轉幾周遭，候德發回來再定行止，誰知德發背受刀傷，那有閒工夫顧及鮑四一般人的飢渴，不一時醫生請來，診完了了脈，連稱不礙，方才昏迷乃是受些暑熱，與傷勢無關，開個方劑，傷口洗淨，敷敷些藥膏，紮縛停當而去，醫生去後，幾個人方得一頓飽飯，

劉勇回到賭局，把同來的了事人送走，將自己手下幾個有身分的幫手，並族弟永慶聚在一起商議善後，凡是受傷的人，都分頭前去慰問，各留下些錢米養傷，未受傷的亦去道乏，如是紛忙了幾日方罷，該管地方自有耿槐一般人前去彌縫，自古任是天大案情，只要

不入公門；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作官的誰肯多事——這正應了那吏不舉官不究的古諺，因而這場大械鬥，被幾個和事老，消滅得無影無形，

這日劉勇文元都接到耿槐諸人底請帖，約定在侯家後一個大館子裏，同座吃飯，行話名爲坐坐兒，席間少不得仍由幾位和事老並兩村的紳董作陪，他二人見面少不得互相道歉，各稱得罪，雙方言歸於好，永釋前嫌，亦是他們英雄惜英雄，好漢愛好漢，當下三言五語，結爲口盟金蘭之好，却不知這時受傷的人們兀的傷口未合，纏綿床榻呢，歷來這種席面，不能和家常便飯似的，真個的狼吞虎嚥的大嚼，略坐片刻，離席告辭，

高文元掛別衆人，被幾位和事老陪着，一路往趙家場走去，方纔走到北大關，只見迎頭幾個人滿頭大汗，氣急敗壞的跑來，見了文元叫道，三爺，回來好，咱們的人死了一個，這幾句話不亞如破壞和平的暗令——文元聽了，立時把眼一瞪，向幾個人道，衆位請回罷，我們這事又算起來啦，說時間來人死的是誰，來人道是關下的鄭三爺鄭元昌，原來元昌那日在人叢中，欲顯自己本領，到在戰場，袖內取出斧把，奮不顧身，當先便闖，這時兩下裏各挺着花槍互相刺着，磚塊雨點般的由陣後飛來，好在一個個都是手輕力壯的人，磚塊落在身上，渾不知覺，兀自奮勇前進，元昌掄着斧把，越衆出班，已纂在持槍的前面，

正自躍武揚威的叫罵，不隄防斜刺裏一塊半頭磚擲在眼眶上，頓時眼前一陣發黑，進退失據了。不知那裏伸過一枝槍來，那槍尖恰中在元昌底肚子上，這邊一個拿蠟桿子的見槍到自己人的身上，少不得將手中蠟桿子一挑，只望將槍替他撥開，誰知槍尖刺到肚裏，對面那持槍的見了，急忙向回下裏抽，却來不及了，一轉眼的工夫，槍尖被挑，斜刺裏一划，元昌底肚皮上，頓時生開一張嘴來，那血便由這張嘴裏冒出來，元昌受傷當時並不覺痛，低頭見自己兩腿上被血浴滿，反將斧把一拋，兩手撫着肚度大笑起來，兩陣裏見此情形，無不駭然，便有人將他扶出圈外，走了三二步，肚皮裏早撐出許多帶血的東西來——想是腸子流出，那人急忙把自己底褂子脫下來給他紮縛上。架到後邊告知文元，文元見傷勢過重，便着吶喊助威的人們將他搭回趕快找人醫治，文元次日看了一次，外科醫生只說不礙，嗣後連日被和事老圈住，無暇審視元昌底傷勢，不想正在這個時候因傷身死，把已經完成的和平破壞了，

幾個和事老人見這般情況，亦知不易措手，一壁勸解，一壁請一個比較年紀小些的跑回去仍把耿張諸人找來，重新說合，信息傳到劉勇耳裏，當着衆人不能下氣，亦自翻轉面皮。口口聲聲、準備二次大戰，任他刀山油鍋亦要闖一闖，鄭元昌無家無業，更無親族，

只有這個表姪王德發，又是個不長成的，這時倒在家裏養傷呢，劉勇的人訪問出來德發是元昌底表姪，除去他再無旁人和元昌有瓜葛，勸劉勇，怎樣把他找來好言安慰，許些好處着他出頭，情願領屍喪埋，只要把人命了結，什麼都不怕了，南岸的鄉紳。亦知道這事是本村人挑的釁，果然打了人命官司，免不掉拉扯到抗隄的問題上，闔村的人都擔不起這干係，當下一壁派人向對方說項，一面幫着劉勇底人設法尋找苦主，德發得了這個信息，憂喜各半，自己平生只怕這位表叔，却遇事仰仗這位表叔，如今死掉，將來更覺孤立無援，但是想起那日被他強扯出去，害得自己脊背上受了一刀，至今傷口未合，便想將計就計，應了這事，多少得些好處，劉勇派人來時，掙扎起來接待，表面上不能忒以的見錢眼開，初時尙自不允，後來漸漸說得入港，幾個人只把冠冕話兒籠罩德發，要他允諾，了却未來的禍患，德發只得允了，少不得由南岸紳商出資購買衣衾棺木，裝殮鄭元昌底屍首，德發因傷未痊，不能親視盛殮，只派鮑四前往代表自己隨着來人去照料，

鮑四到在元昌底鍋夥裏，但見門外堆着許多看熱鬧的，一具攏好的棺材擺在大門以外，鍋夥裏好漢們，有的蹲在門外陰涼地裏，有的撥條板凳坐在院中，這院裏只有兩間北房，元昌底屍首，停在裏邊一間屋裏，仍穿着一身褲褂，腰間裹着一塊布，把傷口紮住，用

一條被單蓋着，上邊鋪滿了蓼菜，許多蠅子知道此間沒有哭主，生怕不成個死喪在地的樣子，便在那裏成陣的圍隨着，不住作出哀聲來點綴這沒有苦主的喪事，同來的人替鮑四與衆人引見了，彼此客氣幾句，開始談判裝殮，這時早有人把壽衣拿來，由鍋夥的人出來打開包裹一件件取出來給鮑四看，鮑四更是個不關痛癢的人，那顧得壽衣好不好，只把客氣話敷衍衆人，鍋夥裏的人見鮑四沒甚話說，誰肯多事，亦都百依百隨，不一時土作們來了，先把死人小殮了，一面討七家灰捲灰包，油作來了，買血料糊材裹子，這時人來人往，比鮑四未來時情勢有些緊張，了事的人生怕夜長夢多，一味攛掇愈速愈妙，早早打點起來了却這樁心事，少時吹手扛房執事小空都到，只等油作把材裹子打好，急速成大殮，正在這一刻千金之際，聽得外邊一聲吶喊道，這是誰的主意，把死人成殮起來，你們問好了誰啦，這幾句話驚得油作放下料盆，土作放下灰包，吹手扛房盡皆閉在一旁，人叢中幌進一個大漢，後邊隨着五七個人來，那大漢把一件藍夏布大褂搭在肩頭，手裏拿把一尺四五寸長九根材大扇骨，瓦青色紙扇子，溜的山響，走進院中，把一隻眼加力暴睜一睜，把所有的人用眼瞪了一下，然後歪着腦袋道，誰是鄭三哥底屍親，了事人們少不得把鮑四推出來道，這位是王二爺打發來的，你老問他罷，

鮑四本沒見過陣式，經衆人推舉出來，眼見得來人這般情狀，知道沒有好，心中早打了幾個轉，預備如何答覆，那人把鮑四上下翻了兩眼道，你是誰打發來的，人可是死啦，你主意的了入殮麼……鮑四被他這兩句話問得無法答對，半晌方才囁囁着道，高爺的話，我可不是屍親……那人道，你不是屍親來作麼，我亦不管你是誰打發來的，沒有我底話誰亦主意不了，鮑四不敢駁辯，只得苦笑道，他是這麼回事……王三爺……呵……王德發是鄭三爺底表姪，聽說三爺故去喇，打發我來照料照料，王二爺……呵……王德發有病不能到場，既是你老出頭料理三爺底後事，亦用不着我，那麼我先回去候信罷……說時告辭要走，那人喝道，別走，我告訴你，我叫高文元……說時拍着胸膛道，這場事都是爲我而起的，他既死了，我不能乾看着，別說是個表姪，就是親姪子亦主意不了我的事，我不點頭別人是白費……說時將一雙大眼瞪着衆人道，要打算打模糊眼，亦不打聽打聽姓高的吃那一套不吃，這時了事人見高文元提出異議，料得這場事不能含混了結，一壁鮑四閃在旁邊，一壁由一位首事的出頭道，高爺，咱這麼說，大熱的天，死者入土爲安，這亦不算私和人命，誰教我們知道了呢，再說耿三爺這場事亦不容易，墜人墜踐，那麼大的年紀，真教他老人家受急歪嘴麼，文元本想停屍不殮，當不住幾個

人說好說歹，一時不好駁斥，正在爲難忽聽一陣嚶嚶號泣之聲由外面哭進門來，

這時院裏院外的人，一個個鴉雀無聲，只望着高文元，看他作何收科，陡的聽見這個婦人哭聲，無不詫異，都道鄭三爺沒有家小，這是那裏來的，難道認錯了門兒，不能——這左近沒有死人的，大家看時，這婦人已走進大門，但見她穿一件粉紅夏布褂子，沿着毛藍縑子，下邊穿一件亞青單褲，躡一雙月白色小蠻靴，却比她底尊足小着一二寸，把一雙腳跟撇在外邊，不是平日躡工練得純熟，只怕寸步難挪呢，她頭上梳得一個大大地平三套，插着一串晚香玉，額前一行流海蓋到眼眉前，把兩貼小綠膏藥粘在兩邊太陽穴上，她哭進院中，祇問停在那屋裏了，便有人指給她裏邊屋裏，見她娘搭着走到房門外緊起狠心來，高文元見了，不覺心中一動，暗道這個娘們不像坐家兒，亦不像混的，多半是鄭三底靠家兒，她這一來倒替我卸了肩兒，回頭問道，誰認的這位婦道，便有鄭元昌一個至近好友由人叢中鑽出來揚聲道，這是鄭三嫂子，先別教她哭，讓到外邊屋裏先涼快涼快，有甚話慢慢地說……文元聽這般說，便道，兄弟，你勸勸罷，……隨向衆人道，這就好辦啦，人家鄭三嫂子可來啦，咱們是幫腔的上不了台……隨即向鮑四道，這位勸勸你們表孀兒罷，鮑四聽了面紅耳熱道，你老記錯啦，這位是王德發王爺底表孀兒，我是玉爺的

朋友，幾句話說得衆人無不暗笑，文元忍不住笑道，鄭三嫂子，那屋裏坐，有甚麼事慢慢地商量，這時那人已把那婦人底哭聲勸住，那婦人用條手帕撫着臉，被那人扶住，搵到外邊屋裏坐下，文元少不得跟過來勸慰、聽聽發話道，我怎麼亦不誠望他死了，前兩天聽說他受了傷，急得我像壓兒養的，我又沒來過，說時向那人道，陳二兄弟，這話瞞不了你，你三哥甚麼事不背你，我上這兒來過麼，那陳二道，沒有，沒有，三嫂子真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不是這個事八抬大轎亦請不來，那婦人帶笑唾一口這，少說頻話，你三哥怎麼死的，別看我是個婦道人家，我可不能教他作屈死鬼，冤有頭，債有主，講不起我得替他喊冤，誰教我跟他過了這幾年呢，高文元聽了，義不容辭的道，三嫂子，你先沉住氣，咱們寧有事在，這場事呢，可是由我而起，大家都是爲公，這可跟私打鬥毆不同，這不是麼，現在有幾位出頭了，我因爲沒尊敬嫂子你一聲兒，不能入殮……：……：那婦人聽到這裏，立時把雙眉一抬道，甚麼，入殮，我還留着當擺設呢，誰願意入殮誰入殮，說着放聲哭起來，

鮑四明知道自己白來一趟，一點事沒辦，反被高文元駁難得無言答對，幸而來了這麼個婦人，把衆人底眼光轉移過來，不是她這番哭號，自己便成了衆矢之的，當下和同來的

了事人私下計議道，你們幾位看出來了麼，道麼一鬧不但我算白來，就讓王二爺親到亦作不了主，頂好回覆耿三爺衆位，趕快想法子，這不定是那裏來的邪活，我們就沒聽見說過，王二爺有這麼一位表姨兒，大家見這般說，知道這事不易下手，只得撥兩個人馳往約定的地點回覆耿槐張七一干老前輩去，不一時畫眉張七到來，先叫一聲高爺，然後走進屋來，那婦人見了，問陳二道，這位是誰，陳二道，這就是兩造裏了事的張七爺……那婦人倒還知禮，向張七磕個頭道，七爺，你老多照顧罷，我亦不知道你們怎麼論，你姪子死的委屈，全仗你老給伸冤啦，張七本打算三言五語把這婦人說得揜旗息鼓而退，如今見她把這個大題目舉出來，知道有些費手，先吁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道，三奶七，我攔你底清談，打羣架沒有不出人命的，誰叫三兄弟運氣低呢，這教情屈命不屈，常言說的好，慣騎馬慣跌脚，槍打無命鳥，病治有緣人，這亦是三兄弟造就的這一點壽命，再說這一回全是爲公，別看他把命喪了，總算是露臉的事，這不是高二兄弟在場麼，那一天亦是誤傷，如今既有人出頭，三奶七，妳亦不能看滯了，依我相勸，咱先把三兄弟成殮起來，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全有我姓張的一面承當，那怕三奶七妳氣不出，這條人命算我抵啦，別看我活了六七十歲，只要弟妹妳點頭，教我出西門都不含糊……說時拍着挺起來的胸脯子

，抖搜精神，聽她底回話，那婦人啣了一聲道，七爺，別這麼說呀，我不是說麼，冤有頭，債有主，我底人怎麼死的，教你老抵償，你老抵的着麼，你老把話聽透啦，我可不是賣死肉，說出大天來，我底人不能白死，總得教那一頭兒給抵啦算完，

張七由字裏行間聽出點頭緒來，當下教人買西瓜、擺點心，一陣恭維，那婦人如何肯吃，口裏只喊着死喪在地，沒有心腸吃東西，當不住張七懸河也似一張嘴，說得那婦人漸漸地氣平了些，這時早已小險了，料着壽衣不成問題，請她驗看壽衣是否合意，祇要她一點頭，便能藉此裝殮起來，誰知她坐在屋裏動也不動，只道她底人不能白死，張七來時原負着便宜行事的重大使命，如今見她一味撒刁，知道不是空口說白話所能了結的，當下托故出來，先着旁人陪着，然後把文元叫出來問他這婦人的來歷，文元亦稱不知，便把陳二叫出來問，陳二哼了一聲道：「這事除了我別人都不知道，這個娘兒們跟了死鬼三圖年啦，死鬼嘴嚴，從來不教外人知道，其實呢，這亦不算丟臉的事，這還是去年的話，他把話說漏啦，我跟他去過兩趟，她這亦不是聽誰說的到這兒鬧喪，楞充苦主，要不是她來，高二爺倒好辦，當下把她底根底說出，

這婦人娘家姓馮，與文元原有些瓜葛，小的時候都有些熟識，後來嫁了一個賣粉湯的

費五，費五原是個懦弱男子，自從娶得馮氏，認爲天仙化人，由愛生憐，由憐生敬，由敬生畏，不到一年的工夫，夫妻之間，一個氣焰萬丈，一個依首低心，漸漸地把個費五作踐得奴僕一般，費五軟得比他做的粉湯還軟，馮氏硬得比他賣的乾燒餅還硬，費五每日擔着挑子沿街叫賣，她却打扮整齊把左近鄰舍家都串到了，有時湊幾個人在一起耍錢，日子常了，遠近都知道有個五嫂子，本來生得有幾分人材，又會打扮，因而多少人都對她存着妄想，她時常的嫌棄費五人物褻縮，沒有本領，不會賺錢，如今見有人對她表示好感，她遂抱着及時行樂的主張，樂得廣與人交，但是她亦有一番卓見，雖然藉此消遣，却不肯輕易失身與人，她愈高自位置，那些癡心妄想的愈竭力的巴結，她不費一些事平白的得了許多好處，益發的加意修飾起來，費五對她敬如天神，明知她放蕩不羈，却不敢對她道一個不字，她爲先聲奪人計，不時的尋着費五底短處，和他打鬧，任他鞠躬盡瘁的巴結，總不得她底歡心，費五的住處，離着元昌底鍋夥不遠，這日元昌由費五底門前經過，恰巧馮氏由院裏出來，兩下裏打個照面，元昌本不認識她了，見一個妖豔的婦人由門裏出來，少不得看兩眼，馮氏認得元昌，遂嬌聲道：「這不是鄭三哥麼，發了財不認得人了，元昌立定脚看時，方認出是她來，二人寒暄幾句，元昌原想走去，却被馮氏讓到屋裏暢談，馮氏原是有

心人，她因爲近日鬧得形跡昭彰，便有些不三不四的人，每到晚晌住院裏撒磚擲瓦，費五一日辛苦，回到家裏又得替她做茶做飯，累得什麼似的，生平膽量又小，對於這般人不敢奈何，只有低頭斂忍，馮氏想，這定是不得逞的人暗中洩憤，怎樣想個法子鎮懾他們，不敢來攪，偏巧這日遇見元昌，便動了念頭，知他是此地的混混兒，若得他常來常往，怕不驚得他們退避三舍，亦是二人有緣，當下三言五語成了默契，元昌由這日起，但有閒暇便到她家裏談心，漸漸地傳到費五耳裏，看在費五眼裏，深悔當日對她不加管教，放得把綠頭巾強安在頭上，當初她在外邊廣交，總算背着自已，一眼睜，一眼閉，馬馬虎虎裝作不知亦就罷了，偏她把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引到家裏盤踞，再不能裝聾作啞，但又不敢怎樣，只是忍一口氣，早出晚歸，落個眼不見心不亂，誰知她更進一步，明告訴她如今和姓鄭的往來，你若應了，再不交旁人，費五想，這亦算不幸中之幸，雖然屋裏明放着一個，却謝絕了外邊許多人，總算戴一頂綠頭巾，比較着還輕一些，當下一言未發，不加可否的默許了，

他二人往來日密，便把費五日漸凌辱，久而久之，元昌反客爲主，有時停眠整宿，反着費五買東，買西，作菜作飯的服侍，費五處在這種無奈何的地位，只有低頭斂忍，心裏

却不時生着悶氣，差一些沒氣破了肚皮，不到一年的工夫，費五得了一個症候，肚子漸大，臉上發黃，四肢無力，作不得買賣，馮氏嫌他倒在家裏礙眼，每日價噪聒着他，道他好吃懶作，不肯養家，費五無法分辯，惟有暗中生氣，這病一天重似一天，不久便一命嗚呼了，馮氏去了個礙眼的，便和元冒商議，搬到旁處，二人公然正式往來，作了非正式的夫妻，元昌平日以豪傑自命，不肯把這不尷不尬的事落在旁人眼裏，對於這事不但守口如瓶，而且行蹤詭秘，因而鍋夥裏除却陳二，旁人都不知道他有這麼個外家，這次元昌幫助高文元打羣架，無意中被人把肚皮挑破，——費五不會出的這口氣，由他身上出了，——如今眼見得了事人賄通元昌底表姪王德發，主持着入殮，為得是把這場人命事遮蓋過去，陳二想，大家都礙着面子，不能說什麼，他便乘人不備，暗地出來把費馮氏攔掇出來，冒名元昌底老婆，來這裏撒潑，充作苦主，高文元出頭亦和陳二是一個意思，不肯這樣含混了事，一進門來便喊着誰出的主意成殮元昌，不想突然來了個婦人，一陣哭鬧，橫峯直斷，把文元一肚子話平白的截回去了，

畫眉張七着陳二陪着馮氏，自把文元調到門外道，高爺你看見了麼，鄭三這叫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可是——誰亦沒有後眼，早知道潑坑一夜不睡覺，他活着的時侯總想着露臉

，夢亦想不到冒出這麼個娘兒們來給他站卷，不錯——兄弟你要給張三爭一口氣，這一來不但爭不了氣，反給他把臉丟盡了，我亦不是偏向那一頭兒，常言說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打羣架的事，輕者帶傷，重者廢命，誰亦保不准不傷人，那怕死在陣前，雖死亦露臉，今日她露頭必有人出邪活，怎麼前兩天不見他家裏有人來看看呢，偏在這個當兒又有了屍親咧，再說這個娘兒們亦不像正經的貨兒，必是誰把她架挑出來的，果真鬧到衙門裏去，那邊亦不過出來一個人頂兇，未見得能抵償，到歸訖還得出頭了，可有一節——兄弟你想想，鄭元昌半世英雄豈不教這娘兒們給玷了，文元聽他說的句句有理，實在不能駁辯，便問有甚麼法子把這娘兒們架走，張七道，這可得看勢作事，咱亦不知道她是什麼心思，……說時付耳道，我看必是陳二把她架出來的，頂好打陳身上着手，教陳二把她勸走，回頭有什麼事都好辦咧，

文元本是露臉的人物，這場事又是因公而起，難得幾位老前輩出頭和解，業經兩造裏同席把話說穿，前嫌已釋，如今元昌因傷身死，不能不出頭，提出異議，沒想到出來這麼個娘兒們來，果然鬧大了，自己先不好看，便應了張七底主張，把陳二叫出來，着他先把馮氏勸走，那怕越要念經，出大臉、好裝裹，好材都成，只要不出意外，沒有不能應的事

，安不是有人拿錢，陳二見這般說當着張七文元，翻過頭來去反勸馮氏，怎樣把這場事重過去，馮氏本無成見，方才被陳二幾句話激起來，想出頭替元昌伸冤，如今見陳二又這般說，心中未免懷疑，只道他受了對方的賄賂，不由得真個動起無名火來，口口聲聲只道衆人欺侮她寡婦兒們，私和人命，豈打算了結亦行，好裝裏，好棺材，按七作齋，出大殯，臨完還得衆人給她立張字據，倘若有本家或親戚出來不依不饒，有衆人一面承管，她便應下，再說自己往後怎麼過日子，亦得大家打算，大家聽她這般說，亦不能算十分額外要求，只得先着她察看裝裏棺材是否合式，她道，我一個婦道人家知道甚麼好不好，你們都跟死鬼過命的交情，只要你們幾位看的下眼兒去就行，不用問我，其實她真正一竅不通，生怕挑剔的不得當，反被旁人齒笑，更兼元昌和自己並無什麼名分，落得作個爽人情，將來多少得些好處亦未可知。

張七一千人見她應了，便忙着叫各行一齊動手，不一時諸事齊備，只等文元發話，開手入殮，張七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叫道，別忙，我還有句話……：……：隨把文元叫到旁邊，問這場事報了官沒有，文元方纔想起，忙問旁人，都說不知道，一個道，還要用問，咱們不報，地方還不報麼，叫人把地方叫來就知道啦，文元正要派人找地方，恰巧地方趙吉升

劉慶，張七一壁走開，一壁攔着道，對就那麼辦罷，

屋裏馮氏聽得要入殮了，一時心中未免亦有些不得勁，後來聽得要驗的話，心中一跳，只見張七領着文元進來道，三奶七，這可得妳辦，回頭衙門來人，弟妹你得上一場……：……馮氏叻了一聲道，這可不行，人又不是我害死的，怎麼教我上一場呢，文元道，弟妹妳別多心，咱們這邊兒不是不打算跟他們鬧事麼，呆一會兒縣裏來人驗屍，別教三兄弟翻屍倒骨的，弟妹妳出頭一攔驗就得，妥不過問幾句，麼門麼氏，多大歲數，妳是他什麼人，問完了情願具結就算完咧，弟妹妳上一場罷，馮氏叻了一聲道，這個可不敢應，文元問，誰敢是怕見官，見官說不出話來，馮氏道，不在那個，我不瞞你們幾位說，我跟他這幾年還不知道他在家有甚麼人呢，攔驗具結全不算甚麼，將來他底本家同族有人出頭一問，教我用什麼答對呀，說時流下淚來，向窗戶外邊喊道，鄭洛三，你活着不作好事，死了還不留遺念兒——給我留下的孽，我跟你一點福兒沒享，誰承想今日之下倒替你頂靈駕喪，給你作起苦主來，早知道這個，我怎麼亦不出來現這個世呀，說着真個大哭起來，

文元肚裏尋思，這娘兒們本來是多事，聽這情形又不是結髮夫妻，被人慫恿出頭，只爲攪了這個局，多少說點什麼，落個陪哭賺吃，不想平空出了這個難題，果真擔着千斤擔

子，將來真要出來個姓鄭的質問，教她如何答對，想了多時，不得主意，正在爲難，聽外邊一陣聲音，齊道老爺來啦。文元忽然得計道，弟妹，妳看見了沒有，只要妳替哥哥圍下這場來，往後有麼事全朝着我高文元說，那怕是六十二斤半，我姓高的要有個抽氣兒呵。兒：我是……話猶未了，外邊縣委帶着一應吏役忤作人等已經走進院來，聽一個人道，鄭三奶七呢，老爺傳啦，文元趁勢向陳二一啾嘴，陳二會意道，三嫂子，上罷，真個的數三哥現二回世麼，馮氏至此進退失據，身不由己被人由屋中領了出去，但見院中放一張桌子，坐着一個穿公服的，旁邊立着幾個人。馮氏少不得跪在桌前，聽座上那人問你姓麼，娘家姓麼，馮氏道，姓夏……那人便是一怔，方要動問，張七用脚一踢地方，地方會意，忙用話領她道，娘家姓夏，婆家姓甚麼，馮氏一語道錯，臉上通紅，正愁無法改正，被他一句提醒，便道，小媳婦婆家姓……姓鄭，問死的是妳甚麼人，答道丈夫，馮氏方才把姓說錯，衆人無不替她捏一把汗，如今聽她回的入了軌道，方得放心，後來聽那委員草草問了幾句，着她具攔驗甘結，並具結領屍掩埋，便有同來的書辦替她寫好，着她按了箕斗，這場官樣文章。方得告竣，委員上轎去後，一應吏役隨着走去。趙吉升原認得馮氏，送完委員，跟進屋來問道，這不是他五婦兒麼，今天這場不易呀，要不是我……

馮氏一肚皮悶氣，聽他語帶含譏諷，立時柳眉倒立，杏眼含噴，罵道：「趙狗兒，你不用煩，容易不容易的有你麼事，你要嫌沒驗成屍落不了多少錢，奶奶死在這兒，你再報一回，管保有你的樂子，說時便要扎掙，文元一見不好，忙道：「趙頭兒，你這是圖麼兒呢，人家三弟妹容易麼，這都是面兒，這場事要不這麼圓過去，連你亦得討煩氣，我請問你，怎麼報的，吉升道：「因病身死呀，文元向空啐一口道：「呸，因病身死，肚子上那道傷往那兒交代，要不是人家鄭三奶奶……說時擠眼道：「替料理下來，准保得打你個妄報不實，我們可不是跟你通同作弊，誰教你不先問一聲兒呢，吉升只道方纔提醒有功，不該走嘴稱她一句他五婦兒，自知理短，少不得諾諾連聲而退，

馮氏見文元替她這樣遮蓋，不便發作，只得重新坐下，這時張七一千人都進來，誇講馮氏真不易，初次見官不怯的有多少，別說是婦道，就是耍人兒的爺們頭一回見官還有走嘴的呢，誰亦保不定崩瓜粘牙，文元吩咐各行開始辦理大殮的事，不一時大殮已畢，鄭元昌本身的事已了，繼續辦理善後，第一先着陳二把馮氏送走，以後有甚麼再商量，誰知馮氏足智多謀，生怕這麼一走，以後沒有什麼表示，反落得人財兩空，便道：「不必，我先不能走，我亦不管你們幾位願意不願意，我總得在這兒守孝，誰教我應了名兒呢，跟他一天

亦算是他底人，你們幾位委屈點兒，把這間屋子讓給我，出完了殯我再走亦不算晚，這席話說得盡情盡理，倒把張七一千人難住，實在不能硬派着教她走，更不能教她空手回去，只得倉猝商酌，怎樣打發她回家，大家在方才停屍的屋裏籌劃，這場事多虧了這個娘兒們，自投羅網的給圓下來，誰亦沒想到有驗屍的這一層，倘或真個檢驗，這處槍傷實在沒法遮蓋，她既有場功勞，更兼文元亦會再三許她的好處，當下由張七作主備墊出一百吊錢的帖子給她作爲養廉，大家議妥，當面對馮氏說些好話，將一百吊錢帖遞過去，然後勸她先回去候信，這裏忒不方便，大熱的天，不如家裏涼快，馮氏見一百吊錢到手，便不能同前堅持原議，順情順理的向衆人道謝，並道，以後發喪死鬼，亦不必問我，只要你們幾位看的下眼兒去就行，窮人不可富葬，咱亦不能賣死肉——指着死鬼訛人，大家聽她轉過口風，齊稱還是三奶奶看的透，可惜三爺沒福，早早地死了，這纔是賢德人呢，

這裏的始末，都被報事靈童飽四看在眼裏，回到王德發底下處，少不得合盤托出，並道自己被人家問短，險些出不來，不是這個娘兒們出來鬧喪，真沒法兒下台階，後來接連的出岔兒，方把他給忘了，德發聽罷，眼見得自己一點好處沒有，平白的教個落道娘兒們訛了一百吊錢去，這口氣實在難受，不如出頭攪和一陣，或者亦能得些好處，想罷便命飽

四不時的訪問幾時出殯，準備前去鬧喪，這日挨得傷已略平，聽得元昌尙未出殯，便帶着鮑四並錢五陶六，一行四個搖搖擺擺到元昌底鍋夥來，到時正值念經，院裏搭着蓆棚，門外一張破琴桌，上邊供着孤魂亭子，一個板斗裝着多半斗高糧，插着五色紙剪的小幡，旁邊尚有幾對扎彩金銀山用一根蔴繩攏在牆上，這時已未末申初，院中幾個和尚方下了一壇，下壇後，擺出四碟綠豆糕給他們吃着，他們雖然時常吃這類東西，看來尙不見得煩厭，一個個圍着兩張桌子坐了，在那裏狂吞，有時乾得不可開交，便把眼前放着小豆綠盃裏的茶喝下去往肚裏沖刷，幾百個蠅子，想是聞見綠豆糕裏的糖味，一齊趕來，圍着幾個和尚磨轉，想要由他們嘴裏奪食，誰知在不大的工夫，四盤綠豆糕都被捲入肚裏，只留些渣兒在桌上任它們搶撈，有幾個衣衫不整的小孩子們來看熱鬧，初時把牆上掛的水陸賞鑑，後來見和尚吃點心，一齊移轉眼光射到和尚們底嘴上來，慕地德發一行人闖入被院裏一個幫忙的看見只當是來吊孝，便跑到屋裏告知陳二等人，陳二聽了急忙跑出來，一眼看見德發，便道一聲二爺，少見，德發臉上寒下水來，似理不理的走進屋裏，鮑四一千人亦圍隨着進來，德發與衆人見了，有認識都問好了麼，德發略爲點頭，便整頓威嚴發話道，我這兩天出不來，……方要往下再說，誰知外邊一陣法器亂敲，把德發的話柄打斷，德發正

沒好氣，頓時藉題發揮，驀地闖出喝道，別敲啦，誰教你們敲的，和尚們被他一喊，立時停止法器，怔怔地齊看着，不知道因甚麼得罪他，聽德發喊起道，我姓王，叫王德發，家住侯家後，死的是我底表叔，我這些日子有點病出不來，我先問問，誰的主意給成殮起來，那裏來的糟娘兒們冒名攔的驗，說時霍地由褲腳裏掣出一把斤刀，扎在方才和尚吃點心加今放法器的桌子上道，有答碇兒的嚼就紅刀子進去，白刀子出來，呵……不對，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他這幾句話，不是一時走嘴說錯，自己改正，真個有人吓得臉白，這時除却幾個和尚並着熱鬧的小孩子們駭得逃走，鍋夥裏人無不暗笑，飽四一千人尙自狐假虎威，一齊跟出來攢拳露臂在旁邊作勢，

鍋夥裏的人聽了，無不有氣，便有人要出來和他廝拚，却被陳二攔住，暗中出主意，邁步走到德發面前道，二爺，你老先別急，有話好說，論來這些位，就是我跟三爺好厚，可有一節，這場不是兄弟我無能，實在是大家底面子太重，一來是兩村紳董不願鬧事；二來有耿三爺張七爺衆位壓迫着，我們這裏只有三爺爲首，三爺在世有事都是他出頭，如今他老去世，我們沒有拄心骨兒咧，只好是百依百隨，你老既來了，就是我們底拄心骨兒，鬧的對，是這麼着……德發聽他這樣說，更覺自己佔十成理，益發的變本加厲的罵起來，

幾個和尚知道少時便有是非，暗中吩咐擔經箱的，千萬別動桌上的東西，摔了砸了自有人賠，他們溜到門外瞧看究竟，那擔經箱的生怕鬧大發了，把偏袒僧衣僧帽毀了，忙着歸攏好了，聯經幅幻門，一律收起來，打軟包背出存在左近安全地方去了，佛牌香爐臘阡，不便捷挪，只得由他，却一張張地把水陸捲起以防撕扯，鍋夥的人趁着陳二同德發說話，早溜出一個去給文元送信，那人走在半路上恰與文元相遇，忙叫高三爺快看去罷，又有屍親出來拚命，現在亮出刀子來，要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呢，文元無暇細聽，加緊脚步，搶到元昌底鍋夥來，進得門來，早見一個大個子站在院裏罵街，不由氣往上一撞，走到跟前用手一搬肩頭道，不用鬧，這事都是我……德發罵得正歡，猛可的被文元一搬，身子便扭過來，這時文元正說我字，二人分明打個照面，四隻眼光射在一起，文元不由苦笑道，是你呀，這就好辦啦，

德發口裏罵着亦會隄防着有人來接腔，如今被文元搬轉，方要拔出刀子來亮個架式，及至留心看時，記得自己臨陣脫逃的時候，背上被他過剎一刀，想到這裏，把萬丈氣焰縮到不足二三寸，聽那人道，你認得我麼，……說時拍着胸脯子道，我就是高文元，這場事全由我而起，鄭三哥是我約出來的，不錯——人是死啦，可不是誰害殺的，你既出來不

答應……亦行——我得看個樣兒，不是我不講理，這場事有好爺們出頭了，我既應下口兒來，往後有不管應的，都有姓高的一面承管，說罷忙將刀子拔起來道，你打算怎麼樣罷，德發本想鬧陣子，有人出來了事，多少訛點好處，那怕由馮氏手裏擠出幾個來，好歹順了那天鮑四被罵回來的氣，如今被文元一陣叫派，早已不得主張，忙改口道，三爺，有話好說，他是這麼回事……文元瞪着眼道，你不用說，我全都不問，你要是有種……說時把刀子遞過去，用手指着胸口道，望爺們這兒來，那才夠朋友，不必跟我拉皮子……德發見刀子遞過來忙閃開道，三爺，咱不過這個，他是這麼回事，鄭三爺是我底表叔，聽說有個……說時嚥了一口吐沫道……他是有一個破娘兒們出頭冒認屍親，我不是說麼，我是真正親戚，不能叫她臊了去……文元不等他說完，一口吐沫啐到臉上道，別不要臉啦，鄭元昌要沒你這麼個表姪臉都露足啦……說時一眼看見德發身旁立着鮑四一千人，便問，你們都是作麼的，滾，鮑四望望德發，見德發揚着胳膊往後一揮，幾個人便知此時用他們不着，一個個溜將出去，遠遠地聽信息去了，文元見幾個人走後，便道，你既是鄭三哥底表姪，我給你留面子，同着你帶來的人，不能教你栽給他們眼裏，說時把刀子向外丟在地下道，拾起來快滾罷，德發討了場沒趣，只得忍氣走了幾步，俯

与拾起刀子，却被文元將屁股踢了一脚，跟七踉七跑出門去，外邊幾個和尚見了，不敢大聲騰笑，互相看了一眼，含笑走進院裏，着擔經箱的依然照舊陳列起來，繼續料理佛事，文元被陳二一千人捧到屋裏，沏茶，打扇，一陣恭維，文元仍自罵道，便宜他，他比人家老費家，亦配，別看人家是婦道，板眼過節兒，在這一份上……說時挑着大拇指，表示着滿意，……這小子，他要是吃人飯的，早就該找個沒蒼蠅的地方忍着去，那一天人家都向前奔，他偏臨陣脫逃，教我一眼看見，一刀擗在那裏，要不是他咱們這場把臉露足啦，大家方知德發見了文元立時氣餒之故，德發出了胡同，找着鮑四一千人，掩旗息鼓的回去，從此一切斂跡，閉門思過，多年不敢出頭，

第四回 攔關要佣土棍私開青菜行 設計栽賊兇刀預鑄仇家姓

楊二自從架着魏進財，把小劉嫂由王德發底窩子裏一場官司打出來，接到劉永慶底窩子裏重新落水爲娼，他便作了當然的護花使者，沒早沒晚的在這裏盤踞着，轉瞬光陰又是幾年，這日聽得人說，劉二坐監期滿已經出來，楊二聽了，買了一把尖刀，背地裏磨得雪亮，每日藏在袖中，城裏城外各處走了五七天，不見劉二底踪影，這日到縣裏找表兄張三，想問劉二底究竟，到在班房裏，只見外間屋裏坐着許多人，見了楊二，欠身讓坐，裏間

內布簾低垂，靜悄悄，聲息全無，楊二只當表兄歇晌，不便驚動，只和旁人閒談，一個道，楊二爺不知道三爺底事麼，楊二驚問道，他出了什麼事啦，那人道，你老來的正巧，三爺剛教人搭到家裏去，我們一會兒就到……楊二聽見他底言語，便知道是受了重傷，當下辭別衆人，趕奔張三家中，到時只見院裏許多人正在紛紛議論這事，自己底姑母哭得鼻歪嘴斜，見了楊二，叫道，小子，你早不來，表哥可不行啦，說時抽咽的不能成聲，楊二嘴裏安慰着，心中料得這傷一定非輕，三脚兩步，走到張三底房中，外間屋裏有幾個近人立着向裏間張望，楊二不及向衆人招呼，忙到裏間看時，但見表兄倒在炕上，遍身血染的一般，表嫂立在炕邊張羅，含淚問長問短，張三臉上蠟渣也似的黃，聽得婦人叫一聲二表弟，便把眼皮撩起，見是楊二，有氣無力的道，老二，哥哥底事你千萬別管，別看傷重，可不礙命兒，楊二問道，表哥跟誰鬧的事，怎麼不早知會我一聲兒呢，張三未及答言，外邊道先生來啦，便見一個五十多歲的先生，一張瘦臉兒，幾莖乾黃鬚髮，掩映在口邊，手裏拿着個包兒走進來，便着楊二替她照顧着，自己閃出去了，那先生把張三打量一陣，着楊二幫着解開貼身的褲褂，察點傷痕，計有前胸剝傷兩三處，肩頭刺傷一處，其餘木器傷痕排遍下身，血肉模糊，不可辨識，那先生哼了一聲，打開包兒，取出兩丸藥來，這時外

間屋立着的人都未進來，便有人取一盃涼水將藥化了灌下去，那先生隨用藥敷傷，不一時收拾完畢，先生道，吃下藥去，不要驚動，着他先睡一睡，藥力行動開了就不疼咧，如有甚麼行動，給我送信，晚晌再來，先生去後，大家退出來，仍由張三底母親帶同兒媳看守，

楊二一般人到在外邊一間屋裏議論這事，原來張三底官名叫作金聲，乃是縣裏快班頭役，這人作事頗有分寸，只是過於精明，遇事不肯退讓半分，他有個妻舅左老煥，在南鄉種着幾十畝地，十幾畝園子，養着兩三個牲口，兄弟三人，一家十口，亦足溫飽，冬天地淨場光，沒有事作，老煥見牲口閒着沒事，兄弟幾個分班拉些柴草到城裏賣，不想南關外有個混混兒，名叫高二柱，因他生得身材高大，都稱他做高照，他在南鄉一帶頗有聲名，凡是南鄉賣菜的進城，路過南營門時，都要給他送用雖然不會奉着明文，領得諭帖，大家懼他三分，只圖來往便當，誰肯和他執拗，使出幾個錢圖心靜，每天亦有三五吊錢進益，他見南鄉裏每日來的柴禾車，不絕於途，如今又是冬令，沒有青菜進城，他例要收柴禾用，一擔柴禾收制錢三文，一車柴禾不問多寡收錢三十文，賣柴的都知道這裏有一個高照，膽小的忍氣吞聲由他剝削，膽大的和他爭論，幾次被他打回去，不令進城，這日左

老煥趕着一車柴禾，進南營門因爲不肯納用，被高二柱打了個落花流水，人倒在地上不能動轉，一車柴禾被扣，高二一千人，一路吆喝而去，

賣柴禾的都認識洛煥，不能不管，大家商議公推一個人出來，將洛煥背回家去，洛煥到家，和兄弟洛歪商議，不如到縣裏告他一狀，所幸他妹丈張三在縣裏當差，諸事有他照管，不愁這官司打不過他，便用一個大錢羅，着洛煥臥在裏邊，找兩個人抬着，由洛歪護送，不敢走南營門，繞道由西營門進城，抬到縣裏恰巧這日張三值班，問明原委，便向洛歪道，三弟，你先回去，不錯！大哥教人家打啦，無奈一節，這個高照不過是個地賴，稱不起英雄好漢，要把人兒的沒有他這一號，咱要跟他打官司，算丟了人咧，常言說，新鞋不端臭狗屎，咱跟他犯不上，你在這兒等着，我有法子打發個人去懲治他，看他有甚麼樣兒，洛歪見他這樣說，心中未免不悅，只是磨着不走，又不好意思駁回，只道哥哥受傷過重，自己不放心，既是不教打官司，或者原個兒搭回候信，或者自己在此看守，張三道，都不必，大哥先在這兒養着，我這裏有的是人，這個事亦不能算完，日子長着了啦，你還是回去好……洛歪再三固執不從，只得把洛煥搭到班房裏，暫爲休息，問張三將來在那裏養傷，張三道，你全不用管，我自有個安排，洛煥亦道，老三，既是你姐夫這麼說

，你們先回去罷，我在這兒總比在家裏強的多，你回去好教家裏人們放心，我幾時好了幾時回去。洛歪只得帶着同來的兩個人走出班房，方走到東轅門，只見迎面搭來了一個籐籠，後邊跟着二人，走路坎坷不平，亦像受了傷的，洛歪看時，不是別個，正是南營門外攔路拿用錢的高二柱，心中不覺一動，忙把兩個人拉扯，別走啦，人家告來啦，你看——這一定有人出了高招兒，做了傷來的，說時只見高二柱一癩一拐走到儀門左側，冷不防搗起鼓來，

張三正在班裏察看洛煥底傷痕，聽得有人搗鼓鳴冤，不覺一怔，忙派人出去查看，同時堂上已經聽見，傳出話來將搗鼓的帶上堂去，張三只當是旁的案情，尙未注意，誰知反被人走了前步，原來高二柱打完曹洛煥，將柴禾車子拉進營門，恰巧遇見一個熟人，這人亦會讀過幾天書，只是不專務正，幾次考試，榜上無名，年已三十望外，不能博得一個秀才，後來不知怎的走了偏鋒，不想在詩云子曰上鑽研，八股制藝上着意，偏把律條記得通熟，一枝筆上加了一把刀，作起刀筆來，這人姓蔡，名喚國璋，亦是膏香門第，自從作了這行生意，便和當地的紳董地痞聯絡起來，遇事與波作浪，無事生有，小事弄大，每日價調詞架訟，從中牟利由南營門往北直到城裏沒有不知這位蔡六先生的，這日見了高二柱一

千人由營門外遙擁而至，後面趕着一輛柴禾車，一路吆七喝七，恰似強盜打劫飽載回寨似的十分高興，心中早猜出他們又惹禍了，二柱見了國璋，少不得叫一聲蔡六先生道，今日起得這麼早，這是作甚麼去，國璋舉起手裏一籠畫眉道，我亦跟你們學，起早兒踹畫眉去，二柱笑道，你老是文墨的人兒，不怕外人笑話，亦弄一架畫眉兒玩……國璋道，我還算文墨人兒，別給文墨人兒丟人打嘴啦，我這叫作從下流而忘返，捨正路而不由，不過是斯文掃地罷咧，你們這是作麼去，二柱便把方纔的事述說一過，國璋聽完，眼睛一轉，跌足道，糟啦，我底鳥兒亦不蹩啦，咱們一塊回去，商量商量罷，說時轉回頭來，同着二柱一千人回到砌底下處，替他畫策，

國璋到在二柱底下處，先着衆人在外邊等候，將二柱拉進屋中，低聲道，你這事作錯啦！打傷了人不算甚麼，不該把柴禾車扣下，倘若打了官司，你底罪名可不小，再說你在這裏拿用亦不奉官，他告你個私抽行用，不過是個枷打的案子，他若告你路劫，誰說是個假盜案，到堂上先夠你受的，明明地人家底柴禾車趕到你的家裏，柴禾不值甚麼，一輛車子，一匹牲口，在你家裏總算是真賊實犯，你打的出手去麼，二柱道，不瞞你老說，現有他們的人把他背回去啦，看那樣子未必打官司，倒得防着點再來找場，國璋搖着腦袋道，

不能，不能，他們決不再來打架，這裏頭有個曲折，你是看不透，前些日子有個姓曹的，教你打回一啦，今天又是一個姓曹的，這明明是家子，今天這是報仇來的，雖然怪他力量力不知這裏人多，又教你把他打啦，他必不跟你講打了，保不定有人在背後出主意，他上次不是說跟你沒完麼，他這一回必定到縣裏告你去——這是十二分佔理的事，一告一個誰兒……二柱道，我在營門口留下人看着，他幾時來幾時打回去不行麼，國璋把鼻子縮在一起，指着他笑道，你這個人真是繞住扣兒啦，他們不會進西營門麼，二柱一句被他別醒，忙道，對，對，六先生你老快出主意罷，國璋道，我要沒有主意還不跟你談呢，主意倒有，就是費點兒事，第一，咱這裏先出幾個人豁出疼去，做幾個帶傷的，搭到縣裏去，你現在亦有點兒傷，不必再做，你領着他們搗鼓鳴冤，他們這時先到不了，你先佔個原告兒，到了堂上只說上次因為買柴禾打過一場架，今天他們帶來三十多人，都擔着柴禾來的，到了營門外，恰巧遇見你們，抽出扁擔就打，打完了一閃而散，把柴禾丟下，拿着扁担跑了，可有一句要緊的話，無論那一頭兒怎麼咬你，千萬別認拿用，只認兩下裏打羣架，私打鬪毆不算犯法，兩下裏都有傷，不過一打一散兒，只是這輛車有點麻煩，眼睜睜衆目共觀，他要說你搶車，把今天賣柴禾的都拉出作證見，你可百口難訴，二柱着忙道，六先生，

你是主意作坊，得給我想個法子，不論怎麼樣，得把我這場事兜圓了，我小子必有重謝。國璋故作沉吟道，我給你出一個主意還不夠受的，你還想出兩個主意，你自己設法罷，方才扣車亦不是我底主意，這會子給我難為呀，二柱見他有意刁難，連連作揖打恭的道，六先生，只要你老給我出個主意，我不是沒心，必有個補報，誰教我一時粗魯作錯了呢，你老只當積德罷，國璋道，我在你身上作德，在那一頭兒可缺德啦，二柱道，不是這麼說，這叫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亦是為兩頭兒好，只要把官司完了，我先給你老置件皮襖還不行麼……國璋見嘔得他夠了，便道，你們先作傷，找箴羅到縣裏告狀去，這輛車子交給我，你們走後，我派一個人把車仍舊趕出營門外，在鬧事的地方把柴禾抖擻下去，着幾個人拆兩網亂踮一陣，這輛車子往南鄉趕去，信馬由韉，任憑牠走，牲口沒有不認得家的，再說他們不是有個曹洛歪麼，路上訪問姓曹的就行，找到那裏，作為了事的把車送回，不管收不收硬交給他們，豈不是滅了扣車的痕跡，二柱拍手道，你老這個主意真高，咱就這麼辦，當時和衆人說了，便有幾個告奮勇的情願聽受蔡國璋的指撥，做好傷痕，用箴三個箴羅把受傷的抬起往縣裏搗鼓鳴冤，臨行之際二柱想起一事道，不行，我到了縣衙門告誰去，六先生你這叫丈八高台照遠難照近，摔脚的忘了拿法啦，到那兒指不出點兒來，

豈不是白抹一鼻子灰麼，國璋道，全都怨我多事，早知你是個廢物，我溜我的畫眉不完了麼，你打輸了官司有我麼相干，得啦，官事不用打啦，可惜我不能替你，要能替你還不如我自己去呢，便有一個受傷的道，先生，你老這是跟誰呀，你老攛掇着上了房撤梯兒不管啦，我們白挨疼了麼，國璋道，你先別急，我還沒說出下回分解呢，按說不管他這個事，既是你們哥兒幾個受了傷，不能半塗而廢，其實這是明擺着的事，到在那兒就告曹洛大，別管他叫甚麼，再說人家這時候亦早進了西營門咧，到了那兒自然知道，二柱跌脚道，不怪六先生着急，這是明擺着的事，怎麼咱們都想不起來呢，還得讓人家念書的，

高二柱到在堂上，照着蔡國璋串的供回了一遍，當時堂上標籤派人拘傳曹氏兄弟問他二人底住址，二柱一時不會預備反被問住，正在此時，恰巧堂下一聲冤枉，正是曹洛煥到了，張三在班房得了這個信，深悔自己一時見差，不該着人家佔了前步，同時洛歪已經轉回，張三教他暫且隱起，只命原來的兩個人將洛煥搭在堂上喊冤，兩造在堂上一番對質，一個不認拿用，一個不認尋釁，驗過傷痕，兩邊都是重傷，便照互毆的案子立了卷，着兩下裏取保聽傳候查，受傷的各自調理。後來過了幾堂，漸漸地鬆懈下來，皆因堂上派人審勘，南營門外的人皆由國璋串通好的，一口同音都稱是兩下的因為買柴禾講價反目，上次

打過一回，這次兩下裏又打起來，大道上現有丟下的柴禾，却不知是賣柴禾來尋釁，抑或高二柱一千人截住賣柴禾的打架，這幾句模稜兩可的話，分明是耳聽不會眼見，雖然對於任何方面不加偏袒，其實早把拿用的事遮蓋得一些痕迹亦無，又把該管地方傳去，所回亦正相同，張三明知自己失着，這案不能翻不過來，惟有官斷民服，把一場事含混完案，張三表面作爲無事，心中不時的盤算，如何替曹氏弟兄報仇。光陰迅速，不覺轉春，又當青菜進城的時候，張三想這年必須親自察看，才得要領，這日起個大早，隻身走到南營門，恰巧斜刺裏走來一個大個子，挑菜人見了都叫他一聲高二爺，那人只把頭點一點，並不還言，張三看的眼裏，便知是二柱，驀地向前叫了一聲高照，二柱聽了，一怔，暗道真有人敢叫我底綽號，抬頭看時，見這人三十上下年紀，穿一件青洋縐袴，不會繫着扣絆，只用一條雪青洋縐襠包揣着，底襟下露出茶青摹本緞袷褲來，穿一雙線皮梁，滿天星青緞鞋，漂白絲布襪子，敞着襪口，生得黃色臉膛，粗眉大眼，闊口方腮，剃得青許許地頭皮，一條髮辮盤在脖頸之上，頭頂上斜着一道疤痕，約有六七寸長，料得必是一位講打講鬧的朋友，二柱不覺一怔，暗道這人來意不善，倒要小心一二，張三見他無言，便把左手岔在腰間，右手拍着胸前，挺胸脯子道，告訴你，我要不說，你亦不知道我是誰，我姓張，

行三，叫張萬順，家住河北關上，特來會會你，就手兒領教點兒事……二柱聞聽，便知不好，知道他是縣裏頭快班的頭兒，頗有聲名，自己所作之事又不奉官，折騰出去，沒有自己底便宜，當時笑容滿面道，張三爺，失迎失迎，我就是高得成，你老多照應罷，……張三把眼一翻，將手往斜下裏一揮，扭着頭道，少套拉攏，咱到前邊兒說句話，……這時替高二柱歛錢的夥計們，聽得有人叫一聲高照，都吃一驚，大家同時停止工作，恰似上操聽見喊叫的向右看齊似的，齊把眼光循聲射到張三底身上，見他這樣人品，戳個，衣裳，打扮，便知是個耍把人兒的，初時尙要過來幫着高二柱支應，及至張三道出姓名，一個個不覺把已經架起來的胳膊慢慢地垂將下去，各提一口氣，閉息多時，愕然靜聽下回分解。

高二柱道，三爺，有話慢慢說，這裏不方便，到我們底下處說去……張三甩手道，不用，我先問問你，在這裏拿用，牽着那裏的明文，有縣裏的諭帖，府裏公事，部裏龍票，說時伸出手來道，拿出來我看看，……二柱被問，真個無言答對，當着許多賣菜的，不好一味便軟，只是讓張三到他底下處細談，張三元自不肯，二柱想，這事鬧僵，馬上便是一場禍事，光棍不吃眼前虧，不能使力，便當有智，忍下肚皮氣，仍自笑臉相陪道，

二爺，別這麼着呀，提起來都有交情，我不算個麼兒，這裏頭亦有好朋友在內，提起來當初原是我底錯兒，後來聽說是你老底親戚，……：張三聽他提起曹家底事，忙擺手道，姓高的，別提那個，你們事有事在，我管不着，再說我亦干與不上，咱們說新鮮的……：說時挺着胸脯子道，就憑你敢在這兒平地搥餅，亦行，你問好了誰啦，今日個就是今日個，有不服的咱就比畫比畫……：說時仰面朝天，把二柱睬也不睬，高二柱平日在這南營門裏外，亦稱得起獨霸一方的光棍，不知今天怎的不同往日！想是被張三素日的盛名鎮住——一些不敢逞強，張三見二柱無言答對，回身向一羣不會交完過路稅的菜販們揮手道，全給我進城，看看誰敢攔擋，由打今日起，看看誰敢在這兒拿用，衆菜販莫敢奈何，只用眼望着高二柱，並幾個夥計們使眼色，打個暗號——意思說明日再補罷——挑起菜擔陸續進城去了，張三尚怕不能貫徹到底，丁字步立在道心，向南望着，只是不走，這時二柱忽然心中一動，驀想起一條計策，便向菜販們道，衆位聽真，我高得成在這兒拿用，不是養家肥己，原爲的是湊錢修這條道，今天既是這位張三爺出來，由今日起，我姓高的算下，明天誰愛來拿誰拿：從此沒有我的事啦，說時向張三涎着臉道，張三爺，這麼說的對麼，張三

哼了一聲，撥頭向北大搖大擺走進營門去了，二柱望着他底後影兒點點頭，

張三那日早晨幾句話將高照鎮嚇下去，自己回到關上，打發人到曹洛煥的家中，告知他已經找回場來，把今天的事說給他，命他由明天起，有青菜拉青菜，沒有菜拉柴禾，看他還拿用不拿，次日洛煥果然收拾一車子青菜，仍教洛歪趕着車早早地往城裏來，到在南營門，高照底夥計認得洛歪，互相使個眼色，任他把車趕進營門，並不攔阻。洛歪想，只要自己把場找過來，誰還管他收旁人底不收，將一車青菜售脫，來到關上告知姐夫，並未收用，張三聽了便把這事丟在一旁，過了些日亦自忘却不提。

張三除去衙門當差之外，下值的時候鍋夥裏又沒甚麼事，不是澡塘，便是茶館，只因他不好嫖賭，便把洗澡喝茶當作每日的功課，這日早飯已畢，到在河北大街一家常去的茶舖子裏喝茶，茶館裏，鳥語唧喳，人聲鼎沸，正在高朋滿座，勝友如雲之際，忽然由外邊走進個人來，問茶博士那一位是縣裏上班兒張三爺，茶博士指給他道，東北角兒上，那位黃臉膛，大眼睛，穿着茶青小衫襖的就是，那人聽了，走到張三底面前點點頭道，你老是張萬順張三爺麼，張三見是個不相識的人，便挺胸道，不錯，是我，找我有事麼，那人道，三爺，外邊兒說句話，這兒不便當……張三立起道，好，你頭裏走，那人前邊走着，張三在後打量，見他穿一身紫花布褲褂，上身套一件青布拾背心，下邊穿一雙半舊月白

洋布套褲，青布鞋，缸褲，一條辮子編得蠟子勾兒似的，在脊背上反捲着，走路歪斜，上身亂恍，張三見他行動，便有幾分懷疑，少不得步步隄防，那人走出茶館，到在大街上，回頭向張三道，胡同裏有兩個朋友求你老點事兒……說時往路東一個胡同裏鑽去，張三方進巷口，那人回身道，姓張的，今天把你叫出來沒有別的……說時一低頭由套褲裏取出一把尖刀道，這就是你的對頭兒，張三心中早已明白，從來耍人兒的，都有不膚撓不目逃的工夫，見他亮出尖刀，不由得苦笑道，好，兄弟，往這兒來，說時挺起胸脯子用手指着，那人毫不客氣，一刀往肩頭刺去，張三急忙向前一迎，那把刀子便扎進二三寸深，及至拔出刀來，又是一刀，那血便湧將出來。張三叫罵道，好雜種，要扎照着制命處上扎，這叫幹麼，撩貓遛狗兒的，姓張的不愛看這個兒……說時背後走過兩個人來，叫道，別話話白兒啦，打罷，說時冷不防在張三腿肚子上便是兩斧把，任是何等骨立的漢子，亦得倒下，張三摔倒之後，兩三根斧把，兩點般的打來，只聽一陣拍拍地聲音，和張三的罵聲，互相倡和，早驚動街上走路的人圍在巷口觀看，幾個人打得夠了，那拿刀的喝一聲打住，隨向張三道，姓張的，我們打完你啦，有甚麼樣兒你使換去罷……說時往東去了，張三叫罵道，你走你們的，三爺還跟你們一羣私孩子一般見識，慢慢兒的

走，別跑掉了鞋，幾個人頭亦不問，鼠竄而去，

在張三挨打的次日晌午，曹洛歪氣急敗壞的來了，一邁門便問姐夫在家麼，張三底母親楊氏正沒好氣子，見他到來，問他有甚麼事，洛歪哭喪着臉子道，我哥哥又教人家打囉，楊氏聽了，不愧是耍人兒底母親，立時明白過來，張三受的這場災，由於洛煥而起，立時沉下臉去，哼了一聲道，你哥哥教人打啦，看看你姐夫罷，他教人家撓囉，洛歪尙要細問，楊氏一甩袖子，到自己屋裏數着黃瓜茄子兒呀肉的哭起來，這時張三底親友尙在這裏圍隨着，聽見楊氏大哭，只當是張三出甚危險，一齊跑出院子來問，聽得楊氏一壁哭着，一壁叫罵道，家有賢妻，不給男人惹橫事，都是爲妳個小娘兒們，把我們兒子給害囉，妳們老曹家躺着房子種着地，又是糧食，又是青菜，誰見過你們一個棒子粒兒，誰見過你們一顆白菜疙疸，有了事想起姐夫來，姐夫爲你們把命都下上囉，這回又他娘的哥哥教人家打囉，姐夫這回兒要死，你們誰來看看，要不是你們有事還不來呢，你姐夫指身爲業，這場傷不知死活，倘若有個好歹兒，教我苦老婆子依靠誰去，……說着又復大哭不止，大家只得到屋裏勸解，洛歪自知無趣，搭訕着走到姐夫屋裏看時，姐夫倒在炕上，回身向裏睡着，只見姐姐哭得淚人一般，見了他只有啜泣，一句話說不出來，半晌方纔哽咽道，

你們打今日個起斷了這兒罷，我亦沒有你們這個娘家，你們亦沒有我這麼個姑奶七，人家娘年年供柴月供米的是前世修來的，我底娘家儘給我癩禍，自從過了門，那一天我不提心吊膽，好容易這二年混整了，你們又給他惹出這場禍來，你快走吧，再不走我就一頭撞死，洛歪道：「姐姐，你先別着急，姐夫爲甚麼教人家打的，曹氏道，你別明知故問啦，沒聽見親家娘說麼，一定是這瑪棋，沒有那麼巧的，夜裏個他教人家撓啦，今日個大哥亦教人家打啦……這時張三已醒，睜眼看看洛歪，有氣無力的道，兄弟，你先沉住了氣，只要姐夫不死，早晚給你們出了這口氣……洛歪尙未還言，曹氏流着淚道，你別說話啦，剛纔咱娘數落一頓啦，只當我沒有娘家，你先養你底傷，任甚麼別管啦，說時向洛歪道，你們亦太不爭氣，常言說指親不富，看嘴不飽，自個兒又沒有那個能耐，偏會惹是非，誰有功夫天天跟着你們，再說人家都花，偏是你們不花，惹出事來又不能搪，你看，你姐夫這個樣兒，是懂麼兒，吃多大的虧亦不能說出來，不是給他們幾個錢麼，又不是人家花的起咱花不起，何必撓蜚蜂窩呢。張三道，你別說這個，誰不管誰的事麼，曹氏只是埋怨洛歪不已，洛歪兩下裏受埋怨，正自無法答對，恰巧外邊楊二到來，聽見這事，隔着窗戶叫一聲，曹三哥，咱哥兒倆說句話，洛歪借此機會退將出來，到前邊屋裏和衆人見了

，便將早晨的事說了一遍。

高二柱經蔡國璋畫策，這幾日對於賣青菜的果然放任着——給錢便收，不給便罷，他却暗中物色出一個人來，這人姓宋叫宋起明，却是個新開逛的人物，與二高有點瓜葛，只是出世未久，歷練不多，膽子倒算不小，這日聽見二柱被人叫罵一頓，不敢還言，他便有些不平，自動的找到下處來告奮勇要替他出這口氣，二柱見他投來，正中下懷，當下把國璋請來，仍求他畫策，國璋道，這件事不可明目張膽的辦，不是想出氣麼，你約出幾個人來，暗中探出他常在那裏，冷不防把他收拾一頓，給他個一打一散兒，張三是露過臉的人物，吃了這場啞吧虧，決不敢聲張出來，他那一頭兒按下去，咱這裏再變個面兒重新整頓，不是我不教老弟你露個全臉兒，你要知道他在關上總算個壓顛了街的人物，明着找他去，咱們不是他的對手，再說他那一回到這兒來，亦是個猛勁兒，猛孤丁的把高二頭兒底眼罩兒摘下去就算完啦，決不能再來第二回，歷來人物字號都有幾個對頭兒，平白的不能各處亂闖，各保汎地賽的，各人都有一定的尺寸，咱這回把他料理完嘍，教他始終不知道是誰想報仇亦報不了，二頭兒底氣亦出啦，他亦算栽啦，這叫一舉兩得，事半功倍，宋起明聽了連稱有理，諾七受命而去，由這天起，有人暗中指給他張三底模樣，被他訪問得張三底

行蹤底細，知道下班兒無事，便到河北大街一家茶舖子裏喝茶，他便暗中追隨，這日見事機已熟，帶着高二柱手下幾個夥計，袖藏斧把，隱在道東一個胡同裏，自己袖着尖刀把張三誘出，冷不防把張三懲治一頓，向東跑去，繞道由落馬湖逃走，見了高二柱少不得繪形繪聲的述說這場功勞，自然高二柱約他在這裏作個高等助手，

事有湊巧，次日早晨，曹洛煥趕着一車菲菜進城，這日正趕上宋起明頭一天的任事，自然是振作精神，透着豪橫，一般賣青菜的，雖然知道經過張三一場叫罵，把高二柱底氣嚇得矮下去一半，但是誰亦不肯惹這位寸地王，次日走到這裏，綿羊似的，仍舊照常出用，只有曹洛煥聽得妹丈在這裏叫了一陣字號，把高照叫派餒了，他便高興起來，次日特意拉車青菜進城，走到南營門口，吆七喝七把高照底計睬也不睬，有人便要向前阻止，被一個識事的攔住，低聲道，放他過去，蔡六先生有話，這兩天一眼睜一眼閉，教他先美幾天再說，過後兒再懲治他，由那天起，曹洛煥仗着妹夫底這點威名，得以臨時免費，無人攔擋，這天是宋起明上任的第一日，——亦是張三被人暗算的第二日，洛煥底青菜車子走到這裏，只望依舊昂然直人，一眼被宋起明看見，急忙向前，一把將馬嚼環抓住，那馬揚揚脖子立住了，洛煥跳下身來，問道，你是幹甚麼的，不教我走，宋起明且不還言，左

手捉住馬嚼環，左手向空中一伸，揚着臉兒道，拿來罷，別發糊塗囉，你當是他們呢，今日個不給錢你走不了，洛煥夾着鞭子道，拿甚麼，別不要臉啦！全是大家夥兒的把你們寵起來的，你亦不問問曹大爺拿過這行錢兒沒有，說時舉起鞭子要打，這時二柱底夥計們看見，方要過來相勸，不知怎的洛煥底鞭稍被起明抄在手裏，往懷裏一帶，洛煥出其不意險些被他帶個趑趄。趕上一步便要抓住起明的衣領，起明忙將身子往後一閃，回手一掌打在洛煥底臉上，立時的覺得一陣金星在眼頭裏飛舞起來，洛煥如何肯吃這個虧，猛可的將鞭子掣出，便向起明沒臉沒腦的亂打，起明被打益發的怒不可當，喝叫一聲道，打，打出錯兒來有我啦，一羣夥計那有個省事的，聽見起明喝出聲兒來，樂得的打趁拳兒。頓時一擁齊上，拳脚齊下，把洛煥打得鼻破臉腫，任是他多大本領，如何是十幾個的對手，不到一盞茶時，依然又是去年的樣子，便有人將他底青菜車子圈回，將他送回本莊。

這時洛歪趕進城來，到在縣署問時，班房裏領了張三底言語，任是何人絕口不准提起受傷的話，只還他個不會出來，洛歪無法只得家中來問，却被這位親家娘大罵一頓，鬧得閉口無言，不敢答腔，其實張三心中明白，知道這場事必因曹氏兄弟而起，只是表面上不認有這事，却不料洛煥的事發生得如是之快，當時洛歪把始末告知楊二一千人，並道這斷

是高照新弄出來的打手，姓甚名甚，怎樣長像，大家聽了正和昨天找張三尋釁的那人若合符節，更信是高照主使無疑，大家便要齊人，立時到南營門外與高二柱決一死戰，楊二道，這事不必與師動衆，這時候去，他們必有預備，不如先把這事啞下去，咱這裏不動聲色，他們就冷淡下來啦，過幾天把傷養好，咱們陪着他老人家一塊兒去，這回跟上回不同，他們既下毒手，咱們總得鬧出個樣兒來，打了人還不算，必得教他們離開那裏，管保他們再不敢乍翅兒，

宋起明打完了洛煥，問衆人認識這個人不，便有人道，這小子就是禍頭，去年因爲拉一車柴禾進城，跟三爺打起來，末後兒還歸了一場官司，他就是張三底大舅子，沒有他，咱跟張三還套不了事呢，起明聽了，連稱便宜他，早知道是他，教他腿折胳膊爛，當下一同到在下處，恰巧國璋在座，聽得起明打了洛煥，心下老大不然，他明知道張三不是好惹的，故此明着不敢關他，如今起明打了洛煥，和明告訴他一般，看着起明這般耀武揚威，目無餘子的神色，更信他不是能給高二柱頂立門戶，必須另請高明纔好，無奈這時的高二柱正在信任他，自己說出來，總還好，不聽信時，豈不是白得罪一個人，想到這一層上，望着房頂子出神兒，一言不發，斜睨着他底臉兒，高二柱見國璋不語，便道，六先生，你

是位主意作坊，今日個怎麼徐庶邁曹營，一語不發了呢，難道有麼說的麼，國璋把頭幌着道，不在那個，自古大人物作事，沒有後悔的，一對，也是對，不對，也是對，人已經打完啦，還有甚麼說的麼，常言說，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咱們既是把姓曹的打了，這跟打姓張的一樣，防備着罷，不出三天，必有動作，別看張三受傷，他還有許多人呢，說時目視起明，聽他底下文，起明挑着大拇指道，先生，不是我說，沒有荷葉，不敢攪粽子，是不是，既然張三亦撓啦，姓曹的亦打啦，他有麼樣兒，我一個人擎着，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大料着他亦撓不出一丈二的尿來，你老不必多慮，……國璋聽了，更爲不悅，拉着長聲兒道，對……儘看兄弟你的罷……少時裝作解手，溜將出去，一去三天不會露面，同時大家證明出來，蔡六先生這次失算了——所謂張三底人不出三天必有動作的話，至今完全不驗，他如今不來，必是自覺失着，沒臉見人，於是大家把平日信仰蔡六先生的心，盡情移在宋起明底身上，把他恭維得不可開交，都道，還是老兄弟有根，兩天的工夫，扎了一個，打了一個，居然把他們鎮住，只是高二柱有些懷疑，始終不敢信這場事從此罷休了，再不會發作，只不過對於起明信任過深，料得便有人來，宋起明足能對付，

楊二自從表兄受傷，每日旁處都不去，只在張三底家裏看着，他每日想着，我當初不

過是個鞋作坊裏圈底的，爲一口氣，甩手不幹，仗着表兄提拔，在鍋夥吃麵開逛，不到一年工夫，不止把王德發底事業奪過來，小劉嫂謀到手，一切夙願都償，交了不少露頭露臉的朋友，這二年雖不敢說家成業就，已經衣食不缺，出入有人圍隨，居然在城裏關外，有點聲名，如今表兄受了高照底暗算，我若不替他報仇，於心何安，當日把衆人攔住，他心中早盤算出一條道路來，這日約了鍋夥裏幾個人，在侯家後一家二董館裏吃了一頓便飯，席間向衆人道，這些日子，三爺在家裏養傷，雖說傷是一天比一天見好，可是三爺臉上一天比一天難看，你們幾位知道是甚麼意思麼，衆人齊稱不知道，楊二微笑道，我倒知道，他這日暗氣暗鬱，吃了這場啞叭虧，聲說不出來，憑他老人家大里兒巴一個人物字號，教個無名小輩給擻躺下，雖說是赤手空拳受人家暗算，無奈說不出口去，有心找他去，自己的傷沒好，不能下炕，不去罷，眼睜睜至親至近的親戚，教人家欺侮的，再說久慣在外邊兒跑的人，悶在家裏受的了麼，我幾次要討他老底口氣到南營門外去一趟，他老總說你們別管，我一想，我要不出頭，誰替他老出這口氣，聽說他們那裏有一位狗頭軍師，背地裏給他出主意，姓宋的倒算屁泥，咱們要找他去，誰把誰傷了倒不算個麼兒，怕他背地裏給他出高招兒，前些日子他們那裏一定有預備兒，這幾天見咱們沒有舉動兒，他們

一定鬆懈下來，我今天把你們幾位約請出來，一來商量商量，怎麼找他去，二來咱總得分派好了，有打裏的，有打外的，給他個文武一齊來，儘打羣架有麼用，安不是狗咬狗一嘴毛，不能把他底場子踢了，打一百回架亦沒用，衆人聽了齊道，還是二兄弟智謀高，我們全聽你的，教我怎麼辦就怎麼辦，這回事要教張三爺操心我們就不夠人味兒啦，

這日清晨尙在微明，南營門外賣青菜的陸續到來，宋起明早早地到了，如今他底身份一天大似一天，便氣餒一天高似一天，率領着幾個夥計，挨個斂錢，誰知今日與往日不同，衆人中出了幾個發橫的，挨到他們的跟前，竟敢違抗不交，宋起明大叫道，不知道宋二爺在這兒麼，怎麼，不拿錢，你們亦不掃聽掃聽，誰在二爺底手裏討的出好兒去，趁早兒順條順理的拿出錢來完，誰敢出六個腳趾頭，教他知道二爺底厲害，這幾句話說完只望着鎮嚇住衆人，誰知不但不生效力，反惹得這羣菜販大罵起來，宋起明夢想不到有人罵街，回頭向夥計們道一聲打，這打字方得出口，只見一羣菜販，趁着這個打字，一齊將扁担抽出，橫排着擁將過來，將宋起明裹在中間，不容分說一齊打下，旁的菜販見這情形，料得今日這場禍事比較上幾次嚴重多多，生怕受了牽連，不謀而和的紛紛跑回去了，宋起明原無什麼本領，平日在這裏只是虛張聲勢，嚇唬無知鄉民，如何當的住這十幾個人一齊打來

，不到半盞茶時，早將他打倒在地，十幾條扁担，雨點般的落在地底身上，幾個夥計初時尙自狐假虎威，意欲向前相助，不隄防又跳出十幾個菜販來，兩個攔住一個，打將起來，其中有機靈的意欲到營門裏下處送信，誰知早有十幾輛車子，將營門堵得水洩不通，漫道是外邊的人不能走進營門，便是營門裏的城守營士兵，雖然聽得外邊出了事。苦於不得出來，只在營門裏隔着青菜車子廝望，更有幾人走到土圍子上瞭看，但見營門外大道上，影綽綽青菜飛舞，恰似一陣綠雨在半空中起落，料得今日城裏青菜牀子必然高抬市價，城內居民定有一日菜荒呢，

營門裏高二柱底下處裏，由五更天去了許多人，初時只在門外盤桓，後來營門外鬧出事來，這幾個人呼叫一聲，盡皆擁將進去，屋裏高二柱因爲一切都仗宋起明支應，自己便不出來，這時方纔起身，衣裳不及穿整，幾個夥計有的坐在鋪板上打瞌睡，有的坐在院裏乘涼，被這尋人驀地闖入，出其不意，打得落花流水，二柱尙要教人到營門外給宋起明送信，却不知道時的宋起明，早已肢體傷殘，轉動不得了，營門外衆菜販已將宋起明打得偏身是血，便有一人嗚叫一聲打住，衆人一齊停手，只見兩個人由青菜挑子裏抽出幾把刀來，一牢拋在地上，各留一把在手，向菜販中的兩三個人，出其不意的迎頭砍了幾刀，被砍

的流血倒在地，那兩個人又復互剗幾刀，立時成了一對血人，你道這兩個是誰，一個正是張三底表弟楊登山楊二，那一個便是楊二底好友劉永慶，他二人由前幾天商議妥定，約得人齊，這日楊二到南鄉找着曹洛煥兄弟說明原委，要他預備十幾輛青菜車子，二三十付扁擔繩子，頭天夜裏收買些不值錢的青菜，夜裏裝好，半夜裏由劉永慶率領約好的三四十人，一般都穿些破舊衣裳，陸續到在洛煥家中住下，次日四更時分結隊出來，洛煥傷勢未愈，只着洛歪推着一輛二把獨輪小車子當先，衆人跟隨在後，一路往南營門外進發，半路上遇見別村賣菜的，這羣人便雜在衆人叢中，到時天尙未明，只因不認識宋起明，故意不肯交錢，挑逗他出來叫字號，乘勢一擁齊上將他打倒，幾個夥計同時繞在裏頭，及至打完，却把預先打好的幾口刀由青菜底下抽出，那刀原是楊二定打的，上邊打就青菜行高記字樣，打完人之後，用這刀將自己底人剗傷了幾個，將來到在堂上，任你有一百張嘴難推乾淨，

楊二劉永慶兩個人，見一切都了，天已大亮，先將堵在大道的青菜車子推開，打人的時節有人將青菜扔得凌亂，扁擔拋在路旁，這時營門裏官人見這番舉動，已有經官勸府的必要，由守城的一位小武官兒出來，帶領手下幾個士兵，協同當地地方，將兩造受傷的帶

到汛上略問了幾句立時解往縣衙門歸案，一千人到在縣署，衙門裏各班房不少認識楊二的，明知道是替張三頭兒報仇，便將楊二領到班房，只有值日頭目出來問他這場官司怎麼個打法兒，楊二道，衆位老的少的，都在這兒啦，今天這場官司不同尋常，你們幾位沒看見麼，我們這是由南鄉販來青菜，頭一天就惹出事來，不知那位老爺立下行規，南營門外立了青菜行硬拿起行用來，我們初次作買賣，豪頭轉向，擡在他們手裏，我們鄉下人錢就是命，一天像牛賽的，在地裏拽苦，四更天起賣這點青菜，來回二三十里地奔這兩頓飯，他們坐在那兒恁要吃太平糧，請問世上有這個事麼，跟他支吾兩句，他們便亮出刀來，不容分說，硬要殺人，這一來動了衆怒，跟他們打起來，你們老幾位，堂上堂下多關照罷，我姓陳，叫陳洛起，給回的好着點兒罷，衆人見他如此說，便知他有所顧忌，不肯說出真姓來，問他同來的人都叫甚麼，楊二一個個都替他們說了名姓，少不得照樣往裏邊回去，自有該管的書辦寫了點單案由，立卷呈堂，過堂時楊二不認有意尋釁，咬定高二柱巧立名目恃勢訛索，現有幾把兇刀爲證，上有青菜行高記字樣，高二柱如何能抵賴，幾經嚴審，只得供認私抽行用，率衆行兇，楊二這邊只抄得二三十條扁擔，並無有意尋釁的痕迹，更有幾個身受刀傷的，高二柱這邊，除去宋起明受傷較重，其餘的都是輕微之傷，便是宋起

明亦受的是木器傷，更談不到高二柱咧，這一案的結果，高二柱重責一番，枷號三月，以後不准滋事，宋起明被打免究，其餘打手各責一二百戒尺，枷號一月限滿釋放，楊二一千人取保釋放回家，南營門牆上，早掛了一塊木牌，上邊糊着一張天津縣的告示，略述原委，並高二柱所處罪名，以後不論何人不准在此勒索，如敢故違，一經查出定行嚴懲不貸，——這張告示硬將高二柱底飯鍋砸掉，蔡國璋雖然足智多謀，怎敢和官府抵抗，只在背地裏埋怨高照，不該信任宋起明，招災惹禍，自找砸鍋，若依我底主意，八而玲瓏，一輩子亦惹不出這場事來，其實此事已成鐵案，任他天大本領亦難翻案，只好推過旁人，聊以解嘲罷了，

南鄉各村開菜園子的，挑青菜的，見楊二一千人替他們除了這害，大家舉出幾個有頭腦的，齊到曹洛煥家中商議怎麼報答，洛煥不得主意，便着洛歪到銅夥裏找楊二請他作主，楊二想這事原是表兄身上所起，不如把這個好看安在他身上，教他露個整臉，當下教他轉達衆人，把所有的功勞都推在張三底身上，大家聽說張三是露臉的人物，送錢自然不妥，送禮尤覺不恭，便由幾村出名，刻一方除暴安良的匾額，上款是萬順張三爺德政，下款是南鄉各村幾十幾村同叩，四個大字之下刻着各村名各人名，候得張三傷勢痊愈，擇個吉

日良辰，由幾位老者送到張三家懸掛，張三事前並不知曉，後來聽說楊二假藉菜販名義與高照打官司，不由得暗中服他有謀，只是當日說過不教他管這場事爲得是自己傷好，先把衙門差事辭掉，用私人資格和他拚個高低，不想被他走了前步，當下不便加以可否，只裝聾故作不知，這日聽得門外鼓樂喧天，有人進來叫道，送匾的來啦，張三便是一怔，暗道，我有麼好處值得教人家送匾，披件大褂出來，到門前看時，只見曹洛煥並楊二引着幾個老者進來，方要動問，楊二帶笑道，表哥，南營門外青菜行這場事……說時回頭指着衆老者道，他們老幾位因爲前前後後都是你老維力，堂上堂下全是你老底朋友照管，他們幾位特意的給你老道乏，這幾個老者聽楊二這般說，便知此人却是張三，不容分說，一齊作起揖來，反把張三鬧得無話可說，只得還禮不迭，將衆人讓到前邊一間小屋裏待茶，南營帶來的木匠，將匾懸掛在過道裏，自有一番典禮，及至衆人走後，張三引着洛煥洛歪並楊二回來，問他們這算何意，楊二方才委婉着說了始末，將自己意思說出，當着大哥三哥在座，兄弟不能不說，上一回他們二位跟他套事，鬧的烏積瑪黑，表哥教人家擁統啦，白吃一場虧，他們還是照樣兒拿橫錢兒，故此我跟着大哥三哥背地裏商量的，出了這個主意，不爲打架，只想着纏他底飯鍋，托你老底福，總算辦好嘍，只有個性謙的這小子，算白更

宜他啦，有機會再遇罷……張三把拇指一揀道，罷了，總算哥哥底眼不瞎，兄弟你給我轉個臉來囉，

過了幾天楊二見着張三，問他劉二底消息，聽說現在出來了，咱們不能不預備，張三尋思半天道，別不對罷，怎麼我沒聽見這回事呢，……呆了許久，忽然拍手道，不錯——有這麼個劉二——可不是那個抬轎的，提起這人亦算有個聰頭兒，這個人在五年前鬧了一場事，險一點兒沒把天翻過來，身上背着好幾條人命，真是古樓底下蹀脚，四門亂顛，這人跟我亦有個認識，幾時遇見亦給你引見引見……楊二知道不是誘拐小劉嫂的那個劉二，便放下一半心，依舊度他底游蕩生活，

第五回 七亂八糟賄買混星充闊少 一刀三命活穿裝裹討恤金

原來這個劉二，亦是關上有名人物，名叫劉福山，自幼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後來專和耍人兒的拉攏，便在鍋夥裏開了逛，這人生得面白似玉，高大身材，大家替他起個外號，叫做白劉二，由二十幾歲上創出名姓來，專在各窰娼下處裏拿橫錢，並有許多像姑下處，都請他作個護花使者，行話稱作，頂門的，有了什麼事都由他出頭料理，文來文對，武來武擋他手下養着幾個講打講鬧的碎催，替他張揚聲勢，他却在侯家後大王廟胡同賃了一

所房子，掛起牌子，開了一個印字房，專放審眼，每到夕陽西下，手下幾個抱印盒子的，分頭到娼窰裏去，該拿花費的拿花費，該取印子的取印子，直到半夜各處落燈以後，方纔陸續歸來，向他交賬，他每日清晨起來，先提着幾籠子鳥到河沿上躡着，飯後便到落子館清茶舖裏消遣，晚飯吃罷，到各班子下處走一遭，這樣清閒安樂溫飽的歲月，被他等閉度過若干年，有時遇見有人在他卵翼下的班子下處騷擾，他亦能翻轉面皮，和這人拚個死活，但是左近一般潑皮，都知道這白劉二不是好惹的，等閒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這一年，便是楊二初出茅廬和王德發鬧事的前二年，劉福山已經三十向外了，這時在一家班子裏和一個搭住的妓女拉攏上了，這妓女名叫玉花，唱得一口好時調，如今在永順落子館稱得起一個台柱子，却有許多紳商巨宦捧她，自從和白劉二有了首尾，初時尚不覺怎樣，後來把許多闊客冷淡得裹足不前，其中有的訪出來，知道她和白劉二姘靠，豈敢和他爭豔，有的對於她底行爲，認爲污卑不堪，只得棄之如遺，因而生意漸漸地衰落下來，然而台上的人緣是依然存在，不致於一蹶不振，她只願把全副精神貫注在劉福山底身上，生意好歹，全不放在她底心上，反倒把調門子抬得高高地，更有些凡人不理起來，近日掛了一撥闊客，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幫助楊二開逛的那位財主蔡二老爺蔡正紳，這正紳在鹽道衙門有一份

差事，每年有幾萬兩的進項，衙門裏又不用他每日到差，閒暇無事，便在候家後各班子下處混混，和一般有身份的財主酒色徵逐，每日在紙醉金迷之場爭強奪勝，稱雄一時，這日和一位朋友高春江在永順聽落子，見玉花唱的不錯，正紳頓生愛慕之心，便和春江商議，今大飯後，招呼這個人兒去，春江擺手道，二爺，勸你及早死了這股子心，這個娘兒們着實難攪，尋常仗着唱的不錯，就有些酸文假醋兒的，如今不知受了什麼病，更有點兒不大理人嘍，上月我跟一位朋友去過兩趟，嚇，比冰桶還冷，我不是說麼，紅姑娘我亦見過多少，沒見過她這個樣兒的，我們這位朋友亦不是捨不的花錢，不知怎麼個勁兒，她始終是眼皮兒不撩，我們這位朋友還想在她身上花出個樣兒來，是我好說歹勸，纔把他勸的死了心，要不是我勸着，如今還不定倒多大霉的呢，我勸你老亦可以不必，何必花錢找攪呢，

蔡正紳本來是財主脾氣，愈是難攪的人兒愈要在她身上花個起落，他常說，世界上沒有攪不了的薄涼人兒，石頭冷不冷，還有濕熱的時候呢，何況是一個人，我就不信會熱不了，那是錢沒花到，花到了沒個不行的，這日聽完春江底話，他便把這套言語回答，他認爲春江底朋友不是這裏頭的精品，任憑春江如何阻撓，只是不能打掉他的高興，玉花既是

台柱，自然唱的時候，落在末場，越唱完之後，不大的工夫便打鑼了，正紳約着春江在座。近一家飯館子裏吃過晚飯，便請他一同到玉花搭住的班子裏來，春江和玉花原是朋友，到在班子裏夥計們都認識，便是正紳亦是久涉花叢的，誰不知道這位蔡二老爺，跑廳的把他二人讓到一間寬大的屋子裏，因為春江不同尋常生客，忙着張羅茶水，打手巾，這時女掌班的已得着信息，跟進屋來，見了春江，問一聲好，便問陳四爺怎麼不來了呢，春江微吁一口氣道，別提陳四爺啦，四爺在別處熱上人兒啦，我不是說麼，玉姑娘這麼好的人兒，來了不到十趟又上別處去了，真是各戴一副眼鏡兒……那女掌班嘔了一聲道，莫怪呢，敢則四爺又在別處攪人咧，這亦難怪，她底秉性亦冷一點兒，四爺底脾氣亦急一點兒，三爺你老亦不會打圓盤，兩下裏老撮弄不到一塊兒，等着罷，多早晚那一頭兒玩膩了，你老再給陪來，春江一壁應着，一壁笑道，我亦是這麼想着，論起玉姑娘跟我可有面子，教陳四爺鬧的倒顯着怪對不起她似的，這一回就行啦，說時眼望着正紳道……今天把這位蔡二老爺陪了來，准保不像陳四爺似的，掌班的，妳把玉姑娘叫來罷，今天還是我作媒，重新成全這檔子好事……女掌班的聽到這裏，方知道這位回來的是蔡二老爺，——有名背花錢的主顧，當時故作省悟道，真個的，高三爺來了這半天，怎麼還不把玉姑

娘叫過來呢，這時向外邊喊一聲叫玉姑娘，便有個跑廳的在窗外應聲道：「玉姑娘上買賣去了，女掌班故作了解的道，這就是啦，我說的呢，她要不是不在家，怎麼會不進來呢，命人把烟盤子拿來放在炕上，隨即喚來櫃上兩個繡妓，張羅着替二人脫了大褂，解了腰帶子，疊熨貼了放在一個大杌子上，跑廳的便由外面端進一冰盤水果來，放在炕邊上，女掌班請他二人倒在炕上燒烟，她却坐在對面一張椅子上有的無的說着，意思恨不得這位蔡二老爺打銷原議，把櫃上的人兒招呼一個，說了一陣子，出去把所有的人兒一一搭住的除外——陸續的命她們進來照料，後來見正紳只和她們虛應酬着，全不屬意，便知道自己底政策失敗，只得命人替玉花告假，着她回來掛這幫生客，

夥計去了四五次，天已亥初了，方聽得人說玉花姑娘回來啦，玉花回到班子裏，先到這屋裏，到在自己本屋裏呆了半晌，聽得夥計喊了兩三遍，玉姑娘到西屋，方見她慢慢地扭出來，問一盤那屋裏，方見簾子一起，走將進來，這屋乃是兩間屋子打通的，門在北首，坑在南房山，蔡高二人正倒在炕上吸烟，聽得一陣木頭磨音聲，春江先坐起來，向他笑道，玉姑娘你好哇，玉花見是春江，懶洋洋地道，原來是三爺呀，我當是誰呢，你老怎麼着想上這兒來了呢，別是走錯門兒了罷，女掌班不待春江答話，便搶着道，可別這麼說

，人家三爺今天誠心敬意找妳來的，這不是麼，道位蔡二老爺要招呼妳，巴巴兒的老早的就來啦，妳又上賣買去啦，……春江插嘴道，咱們前勾後抹，陳四爺這些日子出門兒啦，一時半時的亦先回不來，我到想來，來了算個甚麼人兒呢，今天陪一位朋友來，這麼一來，我亦能來啦……玉花聽說不由把正紳飄了一眼道，三爺，這個事兒不對，別管人家陳四爺來不來，我侍候週到不週到，四爺這幾天不來，你給吾另陪一撥客，倒顯我們下作似的，你老儘管來，櫃上有的是人兒，不論教誰侍候都行，……說時望着女掌班道，娘，我說的對麼，女掌班念句佛道，玉姑娘，妳別這麼說呀，人家蔡二老爺可是專爲妳來的，高三爺特意的陪了來，千萬別辜負人家底心，……春江道，玉姑娘別多心，這位蔡二老爺跟四爺亦不認識，有甚麼包涵都在我身上啦，玉花見這般說，方纔首肯承認了這撥客，但是始終認爲有些冒失，因爲當年女班子姑娘，一般都有高位置，譬如後來的南方頭等班子，與近來的二等不同，不是一個陌生人進來便能招呼的，必須同着朋友來過幾次，方得代爲介紹，經過雙方同意方得成功，正紳吸完一筒烟，把槍放下，借着房頂子上吊着的大保險燈輝光之下，打量這位玉姑娘，這時與白天在落子館台上打扮不同，但見她穿一件妃色吊面西裝，邊大鑲大沿灰鼠出鋒皮襖，穿一條玄青緞子鑲邊散腳棉褲，一件白布縐腰巾子，迎

門衝垂在當中離地不足半尺，那褲脚却離地不足二寸，把一雙金蓮隱映在褲脚裏邊，臉上淡淡地敷一層粉，眉却描得挺真，四鬢剃得刀裁一般，真是眉目如畫，說不盡玉精神花模樣，見她梳得一個時興的盤龍頭，周圍插戴着許多像生花，在盤頭當中却戴一排北京來的鮮茉莉，覺得一股寒香透將過來，隱隱地射入鼻孔，蔡正紳久涉花叢，見她舉止安詳，言語的當，認爲她不愧花國上選，只是她那種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着實使人不敢親近，遠遠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只望牆上掛的字畫出神，春江搭訕着道，玉姑娘，你只顧看那張挑山作麼，難道畫上的大美人兒還有妳好看麼，快過來跟我們二爺說幾句話兒，二爺惦記着妳不是一天半天啦，那玉花只是冷冷地道，三爺，這是麼話，我還敢跟畫兒上的人比，……：……：依舊在那裏不動身，那女掌班明知她近來對於一切客人多不屬意，只因平日鎮懾着蔡二老爺底名頭，知道他是位有錢有勢的大嫖家，更兼碍着高春江底面皮，便打疊精神，竭力周旋，不時添火添水，問茶問烟，玉花不時的出去，春江默查，從她由外面回來，直到走時候，前後進來不過三次，合計起來統共沒有半點鐘的工夫，

蔡正紳見她這般落落寡合，亦自覺得侍人過於冷淡，初時只覺，身爲名妓，自然有一種名妓底常態，維持自己底身價，只要錢花到了，便不能永遠這樣了，有時春江埋怨這人

過於無情，正紳反勸他不要性急，愈是自高位置的，後來愈能和繡打得火熱，春江知道正紳是位大嫖客，當然歷練宏富，決不能看錯了，誰知半月以後，那玉花終是冷冷地，更有一番堪異處，每逢來時都是不在，必須派夥計出去三四次方得回來，却不知她正和那白劉二鬧得形影難離，幾曾把正紳放在眼裏，那白劉二初次認識她的時候，亦是在落子館見着的，他原和這樣兩三個執袴子弟相熟，便約了他們，同到這裏來嫖，女掌班的知道劉二爲人，本想不令玉花掛這個客，爭奈和這幾位世家公子同來，一時無法阻撓，更因玉花在此原是搭住的性質，掌班的只能遇事規勸，不能管束，亦是他二人生有宿緣，彼此一見傾心。過了些日，便由幾位浪蕩公子給他作些場面，她便授意跟媽，留他住宿，女掌班見他二人接近的程序過速，認爲有礙自己底營業，在前幾天，擇個人靜的時候，把玉花叫到跟前，告知她，新掛的這位劉二爺不是好人，——是本地一個混混兒——近日許多堂名兒下處用他頂門，他又開着個印字房，專放窩帳，這類客本不願掛，無奈有這幾位少爺在場，一時說本出不算來，勸她對於此人，多多留神，遠不得，近不得，怕的是將來由他身上生出是非來，到那時便後悔無及了，女掌班本想一席話說得她和白劉二疏遠，誰知反替他們當了撮合山，——玉花原自喜愛劉二生得人物英俊，舉動豪爽，只因他與幾個執袴子弟在一起同走

，只當他亦是世家子弟，如今聽說是個耍人兒的，她反加了一層愛惜他底心，每逢白劉二來時，有說有笑，倍覺親熱，同來同幾個見她對於白劉二垂青，都認爲可以早日成全他們底好事，果然一拍即合，一連住了幾天，二人便打得火熱，劉福山亦不瞞她，說出自己底身世，玉花便告知他自己正因爲他是混混兒纔喜愛他，只是掌班的從中作梗，每次勸她不要單在姓劉個一個人身上注意，把旁的客冷淡了，怕與自己底生意有礙，這時玉花如何肯聽她底規勸，她底心目中只有一個白劉二，旁的客人任你如何肯花錢，她只認爲可厭，但不能假以詞色，每逢來打茶圍，但求在屋裏多坐一霎都不能夠，更談不到進一步的利益了，衆人見她改了常態，誰肯花錢找氣，許多客人漸漸地形迹日疏了，掌班的見她生意日落，不客氣的向她諷刺，勸她快快醒了這場迷夢，她却負氣和白劉二商議，挪開這裏，落個耳根清淨，劉福山有的是這類朋友，便託人替她找了班子挪將過來，便是正紳春江來的這裏，

當她挪班的時候，居間人早和掌班的說明，有個劉二爺是豁免一切的熱客——這亦是常有的事，算什麼稀奇，只有一件、凡是這類熱客，在當年的高級班子下處裏，却喪失了打茶圍的權益，因爲不名一文，當然不能白佔一間屋子給他們作無限制的調情之所，必須落

燈以後，沒有住客的時候，由班子裏夥計到一定地點去找，請他作入幕之賓，劉二當然不能例外，守定這個成規——只許停眠整宿，不能終日廝守；玉花總覺不能滿意，不時的和他在落子館相會，有時號稱到落子館去，却暗暗地到福山底印子房裏相見，他二人這樣形影不離的不到半年，玉花底舊客被她冷淡得寥若晨星，所存無幾了，便是這幾個殘餘的舊客亦不能每日必到，因為她底生意好，喜愛唱底仍自捧她，不致於沒有一撥客，女掌班原客看不慣她這種行爲，爭奈幾個居間人面皮太重，又得罪不得白劉二，只得忍一肚皮氣，看她鬧到幾時方休，雖然被她佔着兩間屋子，仗着有幾個舊客走動着，外邊不時的有徵歌的，合計起來比一個黑唱手，尙自差強人意的。

蔡正紳招呼玉花一月之後，前後花了五七百吊錢，依舊得不着她底笑容，春江因爲正紳有話，勸他少安勿躁，自己處在幫嫖的地位，不好再多口參言，且看作何收場，正紳亦因自己誇口在先，這時不便說出自己底手腕不高，政策失敗，硬着頭皮仍自承認工夫未到，一時不能着急，但是心中未免自訟道，怎的一個月的光陰，五七百吊的錢，花不出她個笑容來，難道她真是個石頭人兒，再沒有渥熱的時候，他不時的在落子館裏點曲兒，有時約幾位朋友在班子裏翻十和（俗稱十胡），支起小窩來便是飯局，只望着如此排場，她縱

看了看，這時屋裏一個班子裏的人沒有，望望正紳，見他倒在炕上，守着烟盤子，手裏拿着烟槍，閉目合睛，故作暈燈之狀，他認爲是說話的時機，開始揭穿玉花底秘密，

莫十先向四下裏望望，然後發話道，俗語說，從小兒沒娘，提起來話兒長，你們聽我打頭裏說，當初不論，去年這時候的玉姑娘，還不這個樣兒呢，咱們這裏頭誰亦不是新上會道的，當初亦不是不認識她，我先問問你們幾位，她從先是這個樣子麼，大家想想，果然當初不是這個樣子，雖然架子大一點，見人有說有笑，從來不會見過她這般冰霜似的面孔，不由得都點頭稱是，莫十見大家信了他底話，繼續說出玉花怎樣由半年前認識了一個白劉二，怎樣爲靠他挪的班子，怎樣爲他把所有的客都得罪了，如今怎樣和這惆白劉二打得火熱，形影不離，每日失魂般的跟去到落子館裏早晚打兩晃，連班子裏都坐不住，其實亦是礙着落子館兒掌櫃的面子，不得不如此，那姓劉的還得坐在那裏等着她，隨又引出一個證據道，高三爺，你老跟蔡二爺來的時候多，請問你有一回到過她底本屋子麼，春江尋思道，不錯，是這麼說，上月倒進去過一回，近來二爺花錢愈多，愈摸不着到本屋子了，莫十用眼把衆人掃了一過道，如何，我說的不假罷，其實她是多想，蔡二爺又不是那路人，讓到本屋賴着不走啦，她是怕二爺住下，我不是說麼，那兒不是花，單在這兒嘔氣，當

初我亦有位朋友招呼過她，這位朋友比蔡二爺比不了，亦來過幾趟，錢亦花過幾十吊，連手兒都沒拉過，那怕坐在一塊兒說兩句話兒呢，都辦不到，我們這位朋友一氣不來啦，誰有蔡二爺這樣長性呵，

衆人聽他說完這事，不由得批評一陣，都道玉花近來大改常態果然不似從前，便是到在落子館台上亦是草草了事，絕不像從前按部就班的好生唱，正紳在炕上。何會睡着，不過當着衆人。不好參加論斷，任一般人說長道短，伴作不會聽見，心中却老大的不自在，春江亦怕正紳睡醒聽見不便，忙用旁的言語岔開，大家亦覺正紳面上不好看，不便多說，就此收科，另談別的，正紳閉目尋思，這娘兒們忒不像話了，妳熱人兒我不惱，靠人兒我不怪，好歹我算個正經花錢兒的，不論好歹，大而兒總得教人過得去，今天大家來給妳捧場，妳總該周旋着，免得我底面子上掛不住，怎麼，妳反倒不着場兒啦，好，咱是騎驢看書本兒走着瞧，我若不給妳兩手兒看看，妳亦不知道蔡二老爺多大的道行，少時各桌上的牌陸續鬪完，打下來的頭錢攢在一起，聽候正紳開發，外面館子裏由兩個時辰以前早把小竈生好，一應葷素乾鮮預備整齊，墩兒上的都改了刀，按照開來的菜單兒，配置齊楚，一碗碗的都發到竈上，掌竈的將該煮的煮熟，該炸的炸焦，少時聽得裏邊傳出信來，先把涼

碟發進去，擺好了座，然後陸續的炒菜，正紳到這時候再不能裝睡了，只得睜眼把烟槍放下，翻身爬起來，兩三個班子夥計忙着打手巾，重新沏茶，歸置牌桌上的東西，館子跑堂的把圓桌面叩上，擦抹乾淨，放好盅碟匙碟整桌碟子排列整齊，送來三兩壺不同的酒，請二老爺安座，正紳無精打采的向衆人謝了乏，按照年紀老幼，身分大小都讓好座，少不得猜拳行令，銷耗這桌酒席，女掌班的知道玉花不在，便打發本班妓女們前來代她周旋，直到酒過三巡菜添數道，仍不見玉花到來，女掌班爲顧全本班名譽，三四次派人去找玉花，她只說不忙，却跟劉福山有的無的陪扯，福山亦覺着理上下不去，幾次催她回去，她只坐着不動，催急了，反怪福山不要管她的事，這撥客來不來不吃緊，

眼看着菜上了一半咧，班子裏夥計一趟趟地跑得心煩，只是不得要領，却知會掌櫃的把菜壓着點，自與女掌班商量，無論怎樣把這場圓下來，女掌班知道這事必須要親身自到，毅然找到劉福山底放錢局裏，見着玉花，少不得一陣排宣，玉花尙自逞強，女掌班早已忍耐不住了，搖着頭道：「玉姑娘，咱們娘兒們在一塊兒亦不是一天半天，妳幹這個亦不是一年半年，當着二爺的話，我可不能不講明白了，誰沒打年輕的時候過過，可有一節，咱們是幹麼兒的說麼兒，妳又不是十幾歲的小孩子看不透事，這兩月的生意，實在的一天不

貞節的仇敵，女掌班知道她不久便在花界落伍了，但是礙着劉福山底面皮，一時無法着她挪班。納一口氣，一壁勸她把這場事圓下來，一壁給劉福山個暗示，何不替她下了外債，領她從良，福山心如明鏡，什麼看不透，只是不肯接受這種暗示，其實他是捨不得破這注財，找樂不費分文白得便宜，如今見女掌班十分迫切，亦知玉花不去不對，便幫着她說好說歹，把玉花勸得心動，隨着女掌班回去，所幸到時尚有幾個菜不會上完，總算替蔡正紳把面子遮蓋下去，

這場事敷衍下去，一應朋友，似滿意而實不滿意的散去，只剩下正紳和春江未走，正紳把一切開發都給了，館子是三節算帳的，留個條兒自去，這時天已不早，落子館催場的都來了，正紳正倒在炕上吸煙，借題發揮抬起頭來道，玉姑娘還不快走麼，催場的都來囉，人亦散了，這兒沒有你的事啦……玉花來時原是一肚皮不快，如今聽他這樣半臟半諷的話，心中益發的不快，一時又不好分辯，一陣心酸，哇的一聲，哭咧，春江出其不意，正要解勸，猛聽得嘩啦一聲，回頭看時，正紳把烟盤子一推，霍地坐起，春江只當他要發作，却見他立將起來，穿上馬褂道，三爺，咱走，只說了四個字，再無下文，冷冷地面孔向外走去，春江不便再勸，跟着走出來，女掌班的得了信息，早搶着出來，迎着正紳，

只道，天還早着的呢，忙麼呢，這時候就走麼，意思想把正紳讓到旁的屋裏，正紳一聲不響走出門外，女掌班兒攔阻不住，只得罷了，二人去後，女掌班到在屋裏把玉花勸一陣子，料得這撥客一定被她得罪走咧，誰知過了幾日，正紳依然到來，恰似忘了前天的事，只和平日一樣，那天的事一字不提，只是由這一天起，除却春江之外，再不同別的朋友到來，一切場面再不作了，只是每日必到，不問玉花在與不在，坐到一定的時刻自去，女掌班初時只道這位蔡二老爺負氣而去，必然有甚是非，這些日子察看正紳的舉動，仍和平日一般，不由得暗中佩服這位蔡二老爺實在是寬宏大量，這纔叫大人不見小人怪，宰相肚子撐海船呢，

正紳去而復返的五七天後，玉花又掛了一個生客，是個少年子弟，這人，生得人材出衆，氣概不俗，衣裳闊綽，舉止豪邁，玉花平日視容如仇，今日見了這人兀自有些心折，這人姓李名喚仲元，年紀二十四五歲，據稱是鹽商子弟，但是細查他的舉動，却與酸文假醋的鹽商作個反比例，若說是拉弓考武的武秀才，却有幾分像，和他同來的朋友，只有兩三個，却是幫嫖賭的様子，對於仲元處處恭維，時時巴結，自稱是鹽店裏同事，陪着少東出來散悶，依旁人看，把天津衛所有鹽務中人都找來，沒有一個像他兩二個人的，便是

弄不遇下等角色，粗獷凌便，敢怕是小走兒一流人物，因為天津衛是各地鹽商的總匯，各家總商裏無不講究排場言談舉止容貌，便是一個茶房走到街上，比外行家的掌櫃文雅的多，玉花自從有了這個生客，不知怎的漸漸地改變了性格——平日神不守舍，有客無客全不在她底心上，由那日起，但聽李二爺到，在班子時便不出去了，若在福山底放錢局順條順理的回來，正紳有時和他前後脚到來，亦叨他的光，多見玉花幾面，仲元每日必到，到時必有一定時刻，玉花亦守定了一定時刻不出門，他二人不到一個月的工夫，不知不覺的十分投契，同時對於劉福山無形的疏遠一些，不似平日頃刻難離的光景，女掌班暗中默察，不覺念佛道，正該這個樣子，早要這麼着，何致於把多少好客都得罪走了呢，其實她對於旁人仍是凜然不可侵犯的樣子，只不過對於仲元不作常態，

玉花和仲元的形跡日親，這日居然破例留髡了，自這日起，仲元的足跡日勤，玉花的腿脚日懶，對於福山不如從前了，福山初時尙不注意，後來留心體察，覺得玉花和自己有些貌合神離起來，福山納悶，思前想後覺得自己對她沒有不盡力的地方，沒有得罪她的言語，怎麼冷淡了呢，留心細察，方知她如今熟上的鹽商的闊少，從來男女相交許進許退，更不許憑空裏加入第三者，女子的心譬如一件器皿，正應了物理學的原理了，二物不能同

時並容於一處，她底心只能容納一個人，有了這個不能容納那個，已經別個侵入她底心裏，這個便排擠出去了，福山想，那掌班的言話一些不差，自己手裏有的是錢，何不拿出一筆來，把她的外債償清領她家裏過日子，豈不能白頭偕老，只因自己認為已經和她好得難解難分，何必破這一筆財呢，不想平空來了個情敵，把他原有的資格，打銷了一半，幸而不致於晝夜盤踞，果然如此自己豈不被棄如遺麼，想到這裏不覺起了一個惡念，思量着怎麼恢復以前的愛情，她手下有的是人，暗中授意，對於玉花底熱各李仲元，加以探訪，訪實是如何人物，再設法對付，後來被他訪個清楚，這幾個人乃是冒牌的鹽商，李仲元原是個浪蕩子弟，新近在鍋夥裏開逛不到二年，乃是個出名的混混，幾個同走的朋友，都是些臺輿之類，不知那裏借了幾件好衣裳穿着到這裏搖擺，福山聽得這個回報，不覺氣沖牛斗道，好哇，欺負到我底頭上來了，你要真是鹽商少爺正經買賣人，認頭花錢麼，我怪不上你，怎麼，跑這兒謀叉來，好，咱們走着瞧罷，從此對玉花故作不知，任她與仲元親密，暗中却思索主意怎樣出這口氣，

李仲元前來和玉花相識，並非出於本志，乃是受人慫恿，這人不是別個，正是花錢受鬼的正紳，正紳爲人頗有智謀，那日約人鬥牌，聽得莫十說破玉花的病根，當面故作困燈

熟睡，却被他聽個滿耳，當晚負氣出來，和高春江連日各處訪問，被他問得真切得知，劉福山和玉花無形姘靠的經過，和劉福山的身分，正紳要出這口氣，但是自己顧全身分，不便明着和他怎樣，被他想起一個以毒攻毒的法子，留心細查，看中了鍋夥裏裏一個新開逛的混混兒李仲元來，正紳生平專喜和這類人接近。對於這類人不但十分和藹，有時手裏乏鈔，只要向他張口借貸，從來不會駁過，因而都承認他是現代的及時雨宋公明，當地的混混兒無論何時何地遇見正紳必要問一聲二老爺有事麼，用我不用，正紳必然點頭含笑的答一聲，沒事，沒事，用麼兒不用，這般彼此酬答着業已歷有年數了，但是這些年來只蔡正紳周濟衆人，不會有甚事差遣他們，自這日正紳每日只作閑暇無事，在門前站立，等了兩天，方見仲元在門前走過，見了正紳急忙立住脚，問道，二老爺，這麼閒在有事麼，用……：……：正紳笑道，來來，今天來巧啦，我有點兒事煩你，……：……：說時把他引進院中，到一間小客座裏，讓他坐下，仲元只是不肯，正紳道，咱們是自家爺兒們，沒有甚麼客氣，你只管坐下，我有好些話說呢，仲元不知有何公幹，只得在靠門口一張机子上坐下聽正紳吩咐。正紳笑道，今天這點兒事，非你不可，這些日子我在侯家後一家班子裏吃了點兒虧，必得你給我出出這口氣……：……：仲元挺起胸脯子道，二老，你老還不是賞個臉兒麼，

你老說出來，誰給咱爺兒們氣生，我跟他玩兒命，正紳擺手道，這可不是玩兒命的事，必須用軟磨的功夫，再說這個人亦不能跟她玩命——我告訴你罷，是個媳婦兒，（昔時稱呼妓女和現在不同，庚子後纔稱姑娘兒，當初都稱作媳婦兒，或薄涼人兒，正和山東人稱作嫖小老婆子一樣意思，）我去了多少日子，花了若干的錢，始終買不出個樣兒來，昨天給我個下不來台，今天把你找了來，好歹替我轉轉臉，找過場來，仲元道，我是個粗魯人兒，除去會打架，別的本事，一概沒有，怎麼替你老找場呢，正紳道，你只管沉住了氣，聽我調度，由今天晚晌起，你招呼她去，仲元聽了，由鼻子笑一聲道，二老爺你老別拿我改啦，……說時看着自己身上道，憑我這個樣子，亦上那兒擺，你老都受甩，我更白給啦，正紳板着面孔道，不對，自古嫖道裏，人材與錢財並重，我去了受甩，那是嫌我年紀大，不相配，你要去就許吃香，你亦不能這麼去，回頭我送給你幾套衣裳，再找兩個抬轎的，亦教他們穿戴好了，你們到了那兒，充充鹽商闊少爺，無論花多少錢我都接着，只要她教你進了本屋子，留你住下，便算你的頭功，可有一節，到那兒可不許把我透出來，她要知道是我冒的壞，你底戲法可變露臉，栽了跟頭我可不管，總得把架子端足了，到了節骨眼上，我再想法子找她的場，仲元聽了，暗自思量，這事容易，有便宜，沒虧吃，立時應允

，情願聽正紳底調遣。

正紳的原意，本想教仲元和兩個轎夫去招呼她。直到晃得玉花心動，留他住宿，候他二人打得火熱，擇個客人滿堂的時光，故作無心中碰見，當面把仲元呵斥一頓，講明這是我底轎夫，怎麼亦到這兒來嫖，當着衆人大罵一頓，從此甩袖子一走，爲得是傳說出去，教玉花丟個大臉。當時花界頗重階級，有了這個污點，亦算畢生大辱。永久不會洗掉的，倘若這事被白劉二知曉，一定和玉花打鬧，他二人有了李仲元參在中間，定然反目，自己再着仲元從中架挑，不怕他二人不鬧出笑話來，有了這類笑話，玉花底名譽亦能夠破壞，到那時自己反作好人大大地捧一下子，不愁她不移舟近岸，正紳有這兩個主張，時刻在胸起伏着，反作出沒有決斷的法子，春江每日陪他到此來坐，亦不知他的心理，只知道正紳近來不如從前嫖得那麼豪了，正紳每日在此窺伺，默查情形，次日必命人把仲元找來教訓一回，因而仲元在玉花面前始終不露馬脚，仲元生得儀表堂堂，面目可人，玉花認爲地和白劉二比較，覺得後來居上，又知道他是鹽商子弟，熱了這個客，又得人，又得錢，何苦和白劉二苦磨，不想劉福山用的是欲擒故縱之法，暗中把仲元底根底盡情訪出，疑惑他有◎意謀位，奪了自己底地位，當下嚇使黨羽，想和仲元爲難，有時見了玉花，不客氣的揭破◎

她底陰私，明告訴她這個姓李的沒安好心，明明是個耍人兒的，怎麼冒充鹽商少東，一半勸她留神，一半諷她改過，玉花這時神志已與前者不同，自從和仲元要好，漸漸地和福山涼了，昔日對於福山開聲喜悅，望影生憐，如今的心理却已判若兩人，把從前的心，由福山身邊移到仲元頭上，覺着福山底言語和舉動，都是卑污的，可厭的，憑什麼一文不花籍住自己，干涉一切行動，姓李的不濟煞是花錢兒的，你體面煞是白吃白喝的，自己又不是你的老婆，不能由你擺佈，福山愈是勸她，她愈和仲元親密，後來不耐煩聽福山底言語，有時終日不謀一面了，

劉福山在候家後，頗有些聲望，聲威所在，不能受玉花底冷淡，只因想不出法子來，不能和仲元尋釁，人家花錢來嫖，自己跟他套事，實在沒有理由，鬧出去反惹人笑話，如訪出他的底細，不得不和他見個高低，看看誰得最後的勝利，這日招集黨羽，暗中把仲元認清了，準備打他個落花流水，李仲元初時受了正紳委託，原是一股義奮之氣，想替他報負，不知怎的近日被玉花淘溶得有些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他初時傀儡似的被正紳挑着在這裏作機械式的嫖，如今却改了常態，認爲玉花待他實在有情有義，不是自己受着他人的銀錢支配，恨不得推心置腹把自己底行藏掏誠盡吐給她，所幸有兩個正紳近人在旁，時

不離左右，不致於把正紳露出來，但是他已入迷途，不能自拔，這日下晚同着兩個幫嫖的到侯家後來，方纔走到北門外，便見有幾個不尷不尬的人對於他們特別注意，候他三人走過去，便在背後遠遠跟隨，這兩個幫嫖的中間有一個機伶的名叫毛登新，暗中拉了仲元一把道，四兄弟，你看，這幾個人，由北門外頭就看咱，這時候跟在後頭，倒像替着咱似的，別是有人琢磨咱們罷，仲元回頭望望，果然不錯，冷冷地道，毛二哥，你先別毛，不是我說大話，有個十個八個的亦不是咱的個兒，你們別理他，他們不敢怎麼樣，說時三人到玉花底班子裏，回頭看時，那幾個人立在遠遠地觀望，仲元不覺暗笑，到在屋裏見了玉花有說有笑，全不把外邊有人窺視的事放在心上，登新心裏終覺有些不安，每當玉花出去，便把方纔的事向仲元提醒，仲元猛然想起，這事不可大意，近來亦有些耳風，聽得玉花有個不錯的，只不知是誰，如今自己在這裏起膩，難免那方面沒人吃醋燃酸，生事尋釁，當下便和他二人道，事到如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不是毛二哥這麼說麼，今天咱們臨出去的時候，多少亦得防備着點兒，說時望望屋中，只見牆角有兩個三條腿的硬木圓凳子，仲元心中一動，并着毛登新立在門口望着，他霍地立起，將一個凳子抄起，兩手拿着凳子腿兒，用脚一登，把凳子登下來，後把橫梁的顛下來，連凳子一併藏在條案

的架儿後頭，把三條硬木腿子，每人一個藏在袖裏，便和他二人如此這般定了計策，不待玉花進屋，自己先把馬褂穿好，少時玉花進來，見他三人已將馬褂穿齊，忙道，你們忙麼，今天別走啦，我還有話說呢，仲元道，今日個原不當來，方纔我們三人有應酬，偷着溜出來的，這時候不回去，大家鬧騰出來，教我們老人家知道，明天不讓出來咧，毛登新順口附和道，少東說的是，教坐轎兒的知道可不是玩兒的，玉花見他們正言厲色，一定是真，便放他三人出來，

三人走出門外。仲元故意向二人道，咱們明天見罷，說完分手，仲元自己往南向胡同外邊走出去，毛登新向前邊望望，低聲問道，皮老虎，你看見沒有，那幾個小子還沒走呢，說時指着他們底後影道，這不是又督着李洛四了麼，皮老虎，點點頭道，幸虧你提醒兒，要不然咱們就許吃了虧，說罷，二人在後邊跟隨，一行人共分三起，前後斷趕着往北門臉走去，不覺漸漸拋棄明亮去處，往黑暗地方走，猛聽前邊有人喊叫起來，毛皮二人急忙往前趕奔，到時，早見幾個人把仲元圍住，仲元丁字步站穩問道，你們是作麼的，幾個人道，你先別問我們是作麼的，你在這兒裝模作樣找便宜來就不行，這爺們眼皮子底下容不遇你去，今日個跟你打開壁子說亮話。要把你留在這兒，說時三四個人一齊伸手要和仲元

打架，不隄防仲元早有準備，不等幾個人近身，忙由袖中把板凳腿子抽出，掄起來便打，後邊毛皮一人，豈肯退後，亦自取出板凳腿子幫打，出其不意，兩下夾攻，反把這幾個人打個鼻破臉腫、肩背皆傷，這幾個人原是劉二底碎催，不是真正打鬧的漢子，只望狐假虎威，以多爲勝，冷不防將仲元暴打一頓作爲警告，誰知反中了他三個人的計，自己沒帶傢伙，反被人用板凳腿子打傷，其中有個見解高的，知道這場苦打由於自家失算，儘自挨打沒有用處，急忙跳出圈外，叫道，哥兒們，下，讓你們三個小子討了便宜去，我們哥兒幾個算失招兒啦，你們三個要是人做的，明天咱們還在這兒見，誰要含糊是養漢老婆下的，仲元忙道，別打啦，讓他們滾罷，我亦不管誰教你們來的，李四爺擎着你們，刀山油鍋，有麼樣儘管擺去，李四爺不拿你們當回事，說罷帶着毛皮，二人進城而去，次日到在蔡宅，見了正紳把昨晚的事說了，請示正紳有什麼辦法，正紳明知道是劉福山使出來的，當下不好明言，只道，這裏頭必是有人看着你在那兒跟玉花不錯，有人不憤，保不定玉花這東西，背後有耍人兒的跟她妍靠，怕你謀了他底缺，纔煩出人來暗算，我當初亦玩過，因爲她調門子太高，教你去攪她，倒是看看她怎麼樣，沒想到反連累你險些挨了打，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結，由明天起，你亦別去了，我亦趁坡兒下，給她個亮台，你看好不好，正

紳這番話，原是半推半拉的激將法，明知道李仲元不能從此罷休，却裝出怕事的樣子來，教他莫惹事，仲元聽了自然不悅道，二老爺，這是麼話，我要一下就算栽啦，這回事你老不用管，我若不跟他們鬧出的起落兒來，不但給這坊前左右丟臉，連你老亦不好看，你老看熱鬧罷，我跟他們沒完，這些日子我亦有些耳風，玉花有個不錯的，等我訪真了，我們再見真張兒，說完不等正紳加以可否，拂袖自去，

劉福山初時不會把李仲元放在心上，料得不過是個無名之輩，同黨的又有甚麼英雄好漢，因而派出幾個碎催角色空着手前去，指望大家抓住了拳打腳踢，亦夠他受的，誰知毛登新皮老虎這般人看出破綻，事先告知仲元，有了防範，當晚幾個人被打狼狽歸來，見了福山，述說自己失料，反被人家拿傢伙打了，福山聽了納悶道，這個事透着新鮮，他不是裝開少麼，怎麼帶着傢伙呢，這事不怨你們，總怪我一時大意，既是這麼着，明天晚晌堵着門摘他的眼罩兒，我要教他再到那裏裝人，我把姓倒過來……，當時約妥幾個人，預備下斧把巴達棍兒，誓必打他個骨斷筋折，方消這奪愛之恨，到落燈後，夥計照例把福山請到班子裏，繼續和玉花相會，福山滿懷心事，言語間未免露出點口風，玉花忽然想起，方纔仲元走後，有人查點出來，屋裏少了一張凳子，掃屋子又在條案架几後頭把板

凳面子找出來，當時紛紛議論，都道這撥客怎麼作這個事呢，玉花近來亦看出些形迹，料得仲元不是什麼鹽商少爺，因為真正鹽務中人決沒有他們這般舉止，如今有了這宗可疑的事，心中早明白幾分，一定是劉二有個甚麼作爲，被他們看出，臨走的時候，各帶一條板凳腿子防身，如今聽劉二的言語，更信是他的主使，當下不好明言，只用旁的話試探，亦是福山心粗，被她勾起無名烈火，不由得冷笑一聲道，相好的，妳看熱鬧兒罷，早晚有個樣兒，咱是明人別作暗事，誰有病誰知道，這時候說出來亦沒用，三天以內教他知道我是誰，玉花有心試探，聽他這般說話，更信自己所料不差，當下不好和他辯駁，只得含混答應，心中却盤算着，怎麼給李四送個信，教他多加防備，後來想起，人家已經得了信息，我操的什麼心呢，惟有坐觀成敗，但看兩下裏誰佔上風再作道理，次日早飯時節，一家館子夥計拿來一張紙片，上邊寫着請玉花去吃便飯，下面寫着，一個李字，玉花知道是李四來的，立時梳洗了，到館子裏去，到時果然是仲元，並毛皮二人，入座後不由向仲元笑道，你今天怎麼這麼閒在，大早晨你就下館兒，怎麼先不上我那兒去呢，我有好些話告訴你……仲元道，你先用告訴我，我先告妳罷，妳知道我是幹甚麼的……這

一開反把玉花問得不好回答，只是怔怔地望着他，仲元哼了一聲道：這亦是事由兒擠的，

不得不說，其實不說亦不行啦，昨兒晚上到妳們那兒去，妳們不錯的邀出人來要跟我打架，他不知道，我是打架的蟲子，……：……：玉花不待他畢詞，忙道，你別說啦，你的來歷，我雖知不真，亦看出一半兒來，亦是咱們的緣法兒，多少撥兒客都教我甩跑啦，我亦不是教你知情，自從你認識我，那一點兒亦沒待錯了你，不瞞你說，我就是有這點裏兒，你不是知道了麼，我亦不必瞞你，昨天他可說啦，教你留點兒神，今天白日你不出來，晚晌來了，我亦是告訴你，勸你先躲避躲避，強龍難壓地頭蛇，他在這兒地理熟，鬧騰起來，這兒沒有向着你的，仲元笑道，那個妳先不必憂慮，還等的了晚晌，一會兒就是事，說時向毛皮二人道，總算我姓李的眼不瞎，交出真地兒來啦，隨向玉花挑拇指道，罷了，算妳對啦，妳今天不告訴我，我早知道啦，昨天晚晌我們亦算對了敵啦，他打發幾個雞毛蒜皮贅着我們，對不起，我把妳們那兒的凳子，拆了一條，已經跟他支把上啦，今天把妳請來，亦是告訴妳個信兒，我們的戲法算變露啦，這兩天兒，我們亦不能去啦，必得跟他見個真張兒，有了起落兒，我們哥兒們再去，到那個時候講不起妳得爲點兒難，我把臉兒一拉，他怎麼樣兒我亦怎麼樣兒，不是我們花不起，妳要知道，花錢的好爺們他都容不下去，到那個時候兒，爽來挑明了，跟他對唱……：……：玉花出其不意聽得這句，心中未免躊

躊，明知道仲元處在這個地位，騎虎之勢成，只是自己亦立在左右兩難之境，將來不但這生意無法恢復，便是這兩個冤家，怎樣擺佈，想到這裏，未免心中爲難，把個活潑七地人兒，鬧得紛頸低垂，半晌無語，這時跟來的夥計得了班子的信給玉花告假，玉花欲待不去，仲元道，妳還是快回去好……說着催着上菜，少時菜齊，玉花胡亂吃了幾口，外邊又來告一次假，仲元心中早明白了一半，催着玉花快走，玉花無法，草草終席，臨行之際，玉花再三懇求仲元跟他一同回班子裏去，仲元只是不肯，玉花想，不去亦有道理，倘若福山那裏知道他來了，這時在班子門前等候，立時便是一場禍事，當時忍着一肚皮委曲，不歡而散，

這日仲元在館子裏請玉花吃飯，早有人得了信息，飛報與福山知道，福山聽了，立時約出幾個能打的慣將，都是平日替他幫打的好漢，大家暗藏斧把巴達棍兒，恰似軍隊上拉開散兵線，三步一個，五步一個，在街上列開，但等仲元由館子裏出來，一擁齊上，打死有人頂凶償命，衆人立在街上，多少對眼光遠遠地齊向這家館子裏注意，但歷來早飯不如晚飯的座客多，今天却成了反比例，散座裏比較平日多了幾位，都是三個一羣，兩個一夥，更有一件可怪，這些人象有甚忙事，進得門來，入座之後一律全不吃酒，只要飯和菜，

這一來倒把跑堂的和掌竈的忙個不了，所幸要的菜都是不甚費事的菜，不過是些醬子肉，川丸子，獨麵筋拆會鷄之類，不費火不耽誤工夫，不一時送到各桌子上，個個狼吞虎嚥，毫不客氣，跑堂的穿梭一般忙着盛乾飯，拿蒸食，少時玉花由雅座裏出來，恰巧這些人先後吃飽，有的坐在那裏喝湯，有的立起來刷牙漱口，見玉花出來，幾十對烏珠一齊向她注目，倒把玉花看得有些發毛，這羣人吃飽之後，催着算帳搶着付錢，多時方見仲元由雅座出來，帶領毛皮兩個，走到門口，但見迎面胡同裏鑽出一人，向仲元走來，這人生來大個子，白淨面皮，穿一件青洋縐吊面二毛羔皮襖，裏面一件二藍綢子小褂，漂白小褂，裏外一律不繫紐絆，只用一條月白洋縐搭包散攏着，把大襟澈裏澈外反疊出來，一層層的衣裳看個清楚，頭上一頂鑲庫金邊大毡帽，反捲着斜頂在腦門之上，脚穿一雙鑲雲子亞青心棉鞋，手掌裏托着一對大鐵球，撮得耀七放光，兀自當當的響着，見他把一條兒臂粗的辮子，搭在左肩前頭，把頭歪着向仲元斜睨，仲元料得這人必是玉花底親家兒（津俗，昔時稱呼姘靠男女謂之親家兒親讀如慶），便把毛皮二人用手往後一攔，着他們退後，自己走下了台階，迎着他走來，二人愈走愈近，少時到在一處，對面那人特意用膀子一抗，原想將仲元個剋起，誰知仲元早有防備，使足力氣和他對抗，反把那人抗得身子半面向後閃

那人大怒，把眼眉一抬，那雙眼睜得比平日大了一半，斜着腦袋，用撮鐵球的手一推仲元底路臂道，學好哇，向人上走啦，仲元手快，急忙用手往外一撥，把那人手中一雙鐵球撥出手，當當兩聲落在地上，滾出多遠，那人從來不曾遇見這般侮辱，不由得火上澆油，張手向仲元臉上打來，仲元豈肯示弱，二人在叫罵聲中，扭在一處，這時街上衆人見了，齊道，劉二爺自己跟他抓撓上啦，咱們還不上手，這一聲恰似總動員令，二三十人，各將棍棒由袖裏亮出，大叫一聲上，二三十條棍棒，齊向仲元身上打來，館子裏毛登新見了，知道時機已至，不能再忍，亦自大叫一聲，館子裏吃完饭，剔牙漱口的人們，隨着這陣喝聲，亦都亮出傢伙隨着毛登新，裹將出來，將劉福山約來的人接住，館子裏飯座有不會吃完的，駭得一齊停箸，有的立起要走却被掌櫃的看出來，緊走幾步，搶到門口，高叫道，衆位落坐，千萬別動，外邊兒可打上啦，磚頭子都飛起來啦，磚頭子可沒有眼兒，砍上沒處訴冤去，你們衆位，千萬別動，那怕今天我都惠眼全行……說時張開兩手，攔住衆人，夥計們幫着掌櫃維持秩序，便是管帳的先生，亦把筆夾在耳朵上，摘下眼鏡子，立起來一壁喊着落座衆位，一壁向櫃台外邊幾個跑堂道，今天總算萬幸，他們幾位進門兒就催菜催飯，要是吃着半截兒來這麼一手兒，今天少煞亦有百十吊錢往外賠，打完一散跟

誰算帳去，由剛才就看着各別，不是我催着你們抄賬，晚一點就糟啦，少時館子裏秩序維持得照常了，大街上却鬧得烏煙瘴氣，但聽棍棒聲，叫罵聲，吵成一片，

這日早晨，仲元由正紳家裏出來，正紳料定劉二必然不肯罷休，立時命人把鍋夥裏人找出來，告訴他，李仲元在候家後惹了一場是非，乃是因爲吾所起，遂把這事始末說明，爲頭之人名叫程四，因爲他作事魯莽，都叫他楞程，又叫二號兒程咬金，仲元便是他底嫡親內姪，聽見正紳如此說，他便併齊了脚恭七敬七地道，二老爺，你老這是成全我們爺兒們露臉，沒有這個磕兒，我怎麼找他去，不瞞你老了，大冷的天，我們正悶的慌呢，儘是着又冷又膩，聽說劉二這小子美的亦不祥，今天我就找他去……正紳道，你別忙，今天早飯，我打發人給老四定座兒去啦，你在這坊前左右有一個算一個兒，多約出幾個人來，必須如此如此，每人我給兩吊錢下館兒，出了亂子官私兩面兒，我給你辦，事不宜遲，今天早飯就去，他那裏沒有行動，晚飯照樣兒那裏擺……楞程得了正紳的言語，立時把仲元找來，鼓勵幾句，教他依計而行，劉福山今日約來二三十人，原想足以對付，誰知却被楞程約了五六十人來，只因正紳有話，只要他們鼻破臉腫，面帶傷痕，看着一個個滿面流血，却不許有一個傷筋動骨的，爲得是少時打了官司，自己反得勝利

，福山底人但知拚命打架，沒有人暗中替他們使智，雖然失勢，却把楞程的人打得沒個身受重傷，仲元只顧和福山揪扯，腿上背上被人打傷了幾處，後來館子衆人搶出方纔好些，這二人各抱必死之心，每人由腰中取出一把尖刀對刺，楞程見了，忙用手中斧把，向二人當中格開，誰知一個失神，反把仲元手裏的尖刀挑飛，福山趁勢在仲元頭上臂上刺中兩刀，及至楞程反轉斧把打在福山肩上，仲元已成血人了，楞程見內姪已受傷，忘其所以，只顧和福山拚命，仲元騰出來，四下留神，見福山手下的人多半滿面流血，少半逃走無蹤，知道自己佔了上風，便着毛皮二人暗暗送信，將約來的人，散去大半，這時楞程與福山對敵，早用斧把將福山手中的尖刀打飛，不到兩三斧把將他打倒，從來混混們打架，沒有什麼招數，只不過裹在一起亂打，兩下裏有進無退，但有倒下的多少棍棒便向這人亂打，因而每次打羣架，都有許多人帶傷，今日有正紳從中畫策，一味滑戰，只有楞程一時忘情，反把福山打倒，仲元見了，急忙喝道，打住，別打啦……福山倒在地上罵道，小子，別裝蒜啦，怕事就別打羣架，你們要不把二太爺打出個樣兒來，你們算溺做的……楞程聽了，不顧一切，俯身將斧把往福山腿上便打，仲元生怕將他打傷，急忙爬在福山身上，叫道，姑夫，要打打我，咱跟他沒有那麼大的過節兒……

這時本衙幾個露頭露臉的，出頭把兩下裏勸開，該管的鄉甲局，亦都趕到，楞程被人拉開，福山經人扶起，仲元挺身向前，望福山道，哥兒們，咱打官司罷，福山冷笑兩聲道，姓李的，你亦不掃總掃總，吾白劉二是怎麼個人兒，別看今天你們佔了上風，無奈一節，姓劉的就是不愛這路打官司，……說時回身向鄉甲局的一個小官兒道，副爺請回罷，——我們打到那兒去亦不能教你們幾位費事，說麼亦不打官司，我們這叫狗咬狗，一嘴毛，值不當的經官動府，我們後會有期，這樣就打官司，我亦太不知道好歹啦，這時兩下裏有人格開，一牽往東，一牽往西，一場械鬪，總算無結果而散，次日便有人出頭找到城裏楞程底衙裏，想給兩下裏解了這場冤孽，怪四伴不得主，只和衆人敷衍，始終不應口，仲元想，這場事雖說發端由他而開，自己這邊佔了上風，若要了結，必須着劉二把玉花讓出來，最低限度，亦要和他平分春色，常言道，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劉福山兩次失着，豈肯干休，必有再接再厲的手段，這時應了口，豈不是示弱於人，當下把條件向了事人說明，這場事因爲自己是花錢去嫖，劉福山吃醋而起，要想了結，必須劉二和玉花斷絕來往，幾個了事的覺着未免爲難，但是既已出頭，不能半途而廢，落個虎頭蛇尾，當下再三開導，齊稱，這事不能這麼了，劉福山在侯家後一帶，好歹算個人兒，這回總算栽給你們幾

位手裏啦，殺人不可頭點地，是了就是了，四兄弟，你別再擠據噠，這一來他已經去五百年道行，要那麼一辦，那裏一片的事業，他還吃不吃呢，仲元道，別看我教他誦道兒，我亦跟着下會，你們幾位出頭給我們拆了，可有一節，從前花多少錢可得教他退給，了事人見他故意刁難，知道不易着手，回到劉二那裏，情實不能和盤托出，只得用拖延法子，把這件事中間擊起來，不致繼續凶毆而已，因而往返數次，毫無結果，仲元這裏有蔡正紳在背後架挑，只有強橫到底的分兒，不肯絲毫退讓，兩下裏一面敷衍了事人，一面秣馬厲兵准備二次大戰，

福山被人勸回放錢局，所幸沒受重傷，養了兩天，便已恢復，心中愈想愈氣，雖然了事人不時的來勸，總覺這氣不能出，自己認爲在這裏栽到底了，若不把過節兒拿過來，從此只有埋頭在屋裏，再無出頭之日，所有拿掛錢兒的班子下處，都打發人去回絕了，自己走個先步兒，免得出甚意外，被人家說出甚話來，更有一件惹人注意之處，足能着一般圍隨他的人們暗中驚訝，便是由那日起，和玉花斷絕了往來，不但自己再不登門，便是玉花來找，他亦躲在旁的屋裏不見，着旁人舌吾着，自己抽冷子躲出去，因而五七日內玉花不會和他謀面，大家見這般情形，無不暗地議論，知道福山處心積慮，必要報這個仇，當下

有兩個碎催，平日專給福山聞風抄氣助浪興波，乃是他底兩個耳目，一個叫千里眼谷四，一個叫順風耳龍三，他二人默察福山的舉動，認爲實在夠光棍調，但不知對方這些日子有何舉動，他二人這日勸念去察，到晚晌便在玉花搭住的班子門前訪察，却被他訪出李仲元每日還到這裏來，仍是毛登新皮老虎兩個保駕，料得在暗中必然尚有別人。他二人氣憤不出，當晚一五一十的告訴了福山，福山聽着，把一雙大眼睛向上一翻着道：「嘔，有這個事。咱別管他，他總算花錢兒的，咱不能攔人家，大道上的驢誰愛騎誰騎，他二人一團高興，被福山幾句話說得冰冷，當下不敢細問，背地裏却和旁人議論，劉二爺這是怎麼的了，這些日子，不言不語，好像失了魂似的，諸事退後，性亦沒有啦，別是怕了人家了罷，一個道，不能，要是怕了人家，不會了事人來的時候百說百應，怎麼一味的搪托呢，你看着罷，早晚就明白啦。反正不是福就是禍，不定弊着甚麼主意呢，龍三谷四，平時只有這條門路，借勢生風，抓幾個浮錢使，如今見福山滅迹銷聲，不出大門一步，他二人便如魚失水，似虎離山，頓時失了屏障，滿想藉着這個信兒激動福山振作一下，好整理舊日威風，誰知全無效力，只得再想機會，

過了兩天了，事人仍在兩下裏說項，只是沒有什麼成效，這一天福山仍是坐在屋裏發呆

，多少人淡趣，在他面前說長道短，替他開心，晚飯時福山忽然高興起來，命人到大街上一家相熟的館子裏叫個跑堂的來，親自吩咐他配幾個菜送來，命人打了二斤酒，便在櫃房裏約衆人一同聚飲，今天的福山，與往日不同，酒量大增，盃不離手，手到盃乾，二斤酒被他吃得一少半，谷四見福山今日特別的有興致，便搭趁着道，難得今日個二爺高興，就是短一個人兒……：……福山問，短誰，龍三用眼飄着谷四道，短誰呢，一定他說的是玉姑娘，爲甚麼不把她找來呢……：……福山聽了，猛然把盃子往桌子上一頓，哼了一聲道，找她作麼，谷四見他的神色不對，忙改口道，龍三這小子不問青紅皂白，信口胡說，我還沒說完呢，他先接過去啦，你閉上嘴多飽一會兒不渣，你要不說話誰還拿你當啞吧賣了，我說今兒個二爺這麼愛喝酒，爲甚麼不把醉貓馮大砲邀來，他酒量大，跟二爺比着喝一陣子，總比咱個能喝，龍三知道他是把自己的話揜飾過去，便道，馮大砲還算能喝麼，他不過是常喝能咧，一天喝不了一錢兒的酒，醉的舌頭整天是短的，其實要真比着喝還不定行不行呢，就是一樣兒好，沒有不知他愛喝的，一天沒早沒晚瞎串，那兒都去，誰他都認識，這兩天咱這兒亦鬧心，他亦不來咧……：……衆人有的無的亂談，二斤酒已經吃光，館子裏送來飯菜，湯菜，衆人見了，方纔止住談錄，各盡生平之力，和這菜飯有仇似的

往嘴裏搶，不多時堆了滿桌的空碟空碗，汁水淋漓的狼籍着，便是桌上點的一枝紅燭亦燃得剩了半枝，福山吃完全立起，拿着水盂漱口，漱完之後，手裏拿着水盂推開風門，到院裏去噴，聽得噴的一聲吐在地上，隨又吸了一口漱着，屋裏的衆人尙有未吃的，酌一碗飯把桌上剩的飯湯澆上，用筷子往嘴裏送，吃完飯的站起來想漱口，見水盂被福山拿到院中去了，只好等他回來互漱，誰知候了許久，不見福山漱完，少不得推開風門子往外看，借着窗上透出去的燈光看時，院中何曾有人，忙出來看時，早已不見福山的踪影，不由得呵了一聲道，二爺那兒去啦，屋裏的人聽見一齊闖出來察看，果然不見了福山，少不得到旁的屋裏去找，依然不見，猛聽谷四叫道：在這兒哪，……：……：……大家出去看時，只見他手裏拿着點東西呢，問他在那裏呢，谷四舉起手裏的水盂道，這不是漱口盂兒麼，擱在窗台上，一定是到外邊解大手兒去啦，等一會兒就來啦，

大家等了好久，不見福山回來，內有機伶的道，這事有點邪行，二爺去了這麼半天不回來，一定有了事啦，咱們快出去看看去罷……：……留下兩個人看屋子，龍三谷四一千人，蜂擁出門，分頭尋找，龍三谷四二人方纔走出胡同，只見對面走來一人，步履踉蹌，蹣跚而至，少時走個對面，那人像似不曾看見這邊兒的人，怔忡忡地往谷四身上便撞，谷四

不限防被他撞個趔趄，幸有龍三在背後扶住不會跌倒，二人一齊叱道，走道兒不好生着，望人上創，眼睛啦，那人道，我的眼倒沒瞎，你們許是瞎罷，我有要緊的事，誰知道你們打胡同兒鑽出來，龍三聽他說話時舌頭都是短的，想是個醉漢，便道，那兒灌了貓溺，跑這兒來找驚撈來，——那人聽了大怒，搶上一步抓住龍三道，你說麼，你爸爸纔喝貓溺呢，這門口兒上沒你說話的地方兒，別找着不要臉，……：……：……：龍三尙未還言，谷四忍不住道，別跟他對付，打他，說時搶過來要打，……：……：……：忽然想起，到那人面前細看，惜天上星光辨時，不是別個，正是方纔說的醉貓馮大砲，不覺哼了一聲道，是你呀，……：……：大砲亦聽出是谷四來，回他一聲道，四兄弟麼，你們這時候作什麼去，說時抓住龍三的那隻手便放下了，龍三亦道，馮爺麼，你這是作甚麼去，馮大砲這時想是酒已醒了，被龍三一問，想起方纔的事來，向他二人道，我正要找你們去，快去罷，可不的嘍，你們劉爺可惹了禍啦，快看看去罷，谷四道，馮爺，你先別嚷七，有話慢慢兒地說，到底兒是怎麼回事，……：……：……：馮大砲道，你聽我告訴你，你們劉爺不是跟四合堂（昔時班子都去堂字，不似如今稱下等妓館方稱堂，當時有逛堂名兒之稱）玉花兒有拉攏麼，谷四道，不錯，你快說罷，……：……：……：大砲道，剛纔我在四合堂斜對過兒，陶歪毛兒的酒舖兒裏坐

……福山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聽他說了半天，一句正經話沒有，不由得把一雙大眼睛瞪着他道，你打算怎麼樣，趙吉升被他這一問，駭得往後退了一步道，劉爺，你老別着急，他不是我……說時回頭向看熱鬧的問道，我怎麼着，有人答道，你愛怎麼着就怎麼着，問我們幹麼……福山被他嘔的一聲苦笑，把方纔的凶氣收斂了一半，吉升趁勢道，劉爺，沒有你老不聖明的，誰教小子我當着這點小差事呢，你老還不明白麼，福山叱道，沒有你的事，我們事有事在，要跑早跑啦，還等着你來，你快把副爺找來，我自有個交代兒——吉升聽了，高聲喊了一聲瞧，就這麼辦，隨又問道，我可走啦，福山用手一揮道，你走你的，我在這兒等着你……吉升方要走去，聽得一陣人聲，齊叫副爺來啦，只見迎頭一對氣死風燈籠，晃悠地打來，照得後邊四個打頭布穿軍禮的所謂老架兒，後面一匹青色馬，馬上一個小武官，吆喝七走着僧步兒到來，看熱鬧的不待驅逐，便閃出一條肉胡同兒，讓幾個官人兒走來，那小武官兒騎馬走到四合堂門口，燈光下見是福山，將馬一勒，把嘴一咧道，敢情是你呀……福山丁字步站着，紋絲不動，向那小武官兒苦笑道，不是我是誰，我跟你老走罷，隨向看熱鬧的道，衆位朋友，改日再見，我可走啦……說時大踏步走下台階，向那小武官兒道，咱就這麼走罷

，那小武官兒道，不這麼走怎麼走呢，白劉二，你亦夠瞧的啦，福山道，不在那個，我怕空着手兒走，你老擔不了，那小武官兒道，走罷，沒有說的，你既夠板眼還能夠不講面子麼，咱們打頭碰臉的那天不見幾回面兒，難道這點兒事情我還主意不了，按說我得先回去候着你去。這就算對不住你啦，福山要隨着副爺到鄉甲局投案，那小武官兒，已經攔回馬頭，猛聽有兩個人一齊叫道。劉二爺先別走，怎麼把我們兩人落下呢，福山回頭看時，見是龍三谷四，不覺嘆口氣道，你們兩人幹麼來，我一個人兒就夠啦，拉上你們幹麼，二人道，不在那個，我們倆人總得跟你老隨喜一趟，見見勢面，福山再三不肯，二人只是要去，福山無法只得依他，

一行人往鄉甲局去後，地方趙吉升叫來幾個人。把四合堂門前三個受傷的，不問死活，一律用箴繻搭往鄉甲局來，三個受傷的，不問可知是李仲元和毛登新皮老虎，他三個由鬧事的第二天便到玉花這裏來，依着楞程教仲元暫躲幾日，以避其鋒，聽候了事人說停當了再定行止，仲元全不把劉福山放在心上，背着楞程，仍約毛皮二人保着，照樣到玉花這裏來，玉花見福山負氣不來，幾次去找不見，只道是福山無顏見人，便把全副精神盡情用在仲元一人身上，仲元此時已陷情網，恰似忘却和福山兩次鬪毆一般，每日搖七擺七，

在這裏起膩，這天手中錢已花完，找到正紳面前問道，二老爺，我小子怎麼樣，不含糊罷，正紳挑着拇指道，真不含糊，你再把劉二底又謀過來，我纔服你呢，仲元道，二老爺，你老別忙，這亦快，劉二這小子算不敢出頭咧，再過兩天兒，我跟她張口，他還是偷偷摸摸地，我這回是明唱，約出幾位朋友，還許吃麵呢，正紳聽他這般說，益發的慫恿道，你要這真有一舉，白天四碟兒麵，晚晌八大碗席，吃多少桌都是我的事，說時問他道，用錢麼，仲元被問，反覺有些膈膈，倒不好張口了，正紳慨然由靴腰子裏取出一個錢夾，拿了兩張錢帖給他道，你先拿着花去，可得留點兒神，打人一拳防人一脚，別教人家冷不防給羣上，仲元接過錢帖，苦笑道，二老爺放心，他算屁泥，要有舉動兒，早就舉動了，還等這些日子，看好兒罷你老，

這天晚晌，天陰如墨，星月皆無，仲元仍約毛登新皮老虎，衣帽齊整，往侯家後來訪玉花，出得北門，方走進估衣街，只見迎面一隻狗，向他二人狂吠，仲元連喝幾聲，那狗仍向他猜七不已，毛皮二人亦幫着噴喝，仲元俯身拾塊磚向狗擲去，正中狗腿，那狗嗥的一聲躲開，跑出幾步，又復蹙回來向他狂吠，仲元性起，俯身詐作拾磚之狀，那狗便跑開在遠遠地叫，仲元撒腿趕來，那狗在前邊一壁跑一壁叫，仲元只顧趕狗，不隄防地上凍

了片一冰，一脚踏上，哧的一聲，滑出多遠。跌倒地上，後邊毛皮二人趕到急忙扶起道：「街上這麼黑，你趕狗作麼，沒捧着你的那兒麼？」仲元罵道：「這不是誰往大街上潑水，你看摔了我一身土，幸虧我有跟，沒捧着那兒？」說時把潑水的大罵，這時兩旁舖面裏便有些人探頭出來看，任他叫罵，無人答話，其實冬天街上潑水，誰都免不掉，一時無從察考這水是誰潑的，仲元叫罵半晌，見無人接腔，當不住毛皮二人勸着，往東走去，穿過金店胡同走到侯家後大街，仍自嘴裏罵不絕聲，……只因心裏氣憤叫罵亦不會留心，有人在身後跟隨，方纔走到四合堂門口，仲元讓毛皮二人走進去，自己方上台階，背聽後叫道：「姓李的，站住了！咱說幾句話，」仲元回頭看時，認的是白劉二，不由得一怔，料得今晚必然是一場禍，深悔不曾預備，留心細察見他只是二人，便不把他放在心上，立住脚道：「哥兒們，在這兒等着啦，好，福山見了仲元恨不得一口水將他吞下腹內，進前一步，叫道：「姓李的，今兒個就是今兒個，有你沒我，有我沒你，說時一把將仲元衣領抓住，仲元不肯示弱，伸手往福山臉上便打，不隄防福山一低頭閃過去，及至反手再打，福山趁着低頭之際，毛腰伸手由右腿套褲裏，抽出一把尖刀，向仲元肩頭便刺，那刀磨得雪亮，燈光下照得閃七一道白光，仲元欲待躲開，誰知方纔一跌，閃了大跨，這時忽然痛起來，一個失

神一刀刺中左肩，福山急忙拔出刀來，意欲再刺，裏邊毛皮二人聞聲驚回，走到門口見仲元與福山打在一處，毛登新性急，不會看清，伸手在福山背後一拳打去，正中福山右肩，這時福山的刀尖將及仲元前，被登新一拳，打得刀尖一直刺入仲元心窩。仲元整個身爲往後便倒，眼見不得活咧，福山見經肇禍，噴道：「不作二不休，回身用刀刺登新，登新不會隄防，被他刺中面門，那血便滾將出來，立時成了血人，熱血噴溢，眼前花了。雙手扎攔却抓不住福山，福山又在他肩上刺了兩刀，一脚踢倒在地，皮老虎只道仲元被人踢倒，俯身雙手去扶，扶不起來，福山趕到，在後跨上贈他兩刀，翻身倒地不起，這時看的人已經不少，見福山這般凶，誰敢向前來勸，只遠遠地望着，各提一口氣，半晌吐不出來，及至三人皆被刺倒，福山回身立在四合堂台階上，低頭看看地下的三個人，一個直挺挺倒在血泊裏紋絲不動，那兩個尙自掙扎，抬頭望望衆人倒有一半認識，便把胸脯子一腆，揚眉吐氣，着實道了一回字號，便有些講外面的人們隨聲附和的捧好，四合堂女掌班的怕受牽連，不客氣的派個夥計暗暗地把大門關上，不問他人興廢。

福山一千人刻在鄉甲局，櫃上的人早知道了，齊到這裏探望，福山料得這場事，一時半時不易完結，便把櫃上的事交付了兩個老誠同人經管，衙門裏所有花消着他們按時供給

次日解到縣裏，早有地方呈報李仲元傷重，當夜子時在鄉甲局絕氣身亡，皮老虎受傷尙輕，不致礙命，毛登新受傷較重，一時難斷生死，俱用篋羅搭上堂來，福山一千人已經帶上鐐子，押在二堂丹墀下候審，這時堂上尙有一件羣毆的案子，亦是昨夜擊的事，福山一千人來時，打得正凶，福山側目向前看時，一個跪在那裏挨蟒鞭呢，那蟒鞭乃是牛筋擰成，堅硬無比，頭上挽個疙疸，掄起多高，往背上便打，那疙疸回過頭來，便向胸前磕來，被打的那個人，跪在那裏任憑毒打，只像沒事一般，但見血肉橫飛，聽得拍拍地肉怪響，不見那人哼哈一聲，福山看了不覺點點頭，暗道這人總算夠味兒，不一時打完一千之數，早已打得體無完膚，只有一片粉紅色的嫩肉，並支出來的白骨，谷四看在眼裏，暗抽一口涼氣，先替那人耽心，料得這個刑法，實在難堪，這回打完，一兩個月養不好，正替他提心吊膽，不知堂上又說些什麼，便有人答應，拿過一把竹帚來，谷四只當是教那人掃除打飛的血肉呢，誰知那人把掃帚往頭上一橫，身子一矮打了個趔，隨即立起，用掃帚枝往那人背後便打，谷四看着不忍，駭得閉上眼不敢看，好半晌打完了掃帚枝兒，方把那人放下，着兩個人架下來，看他兩脅皆是血肉模糊，兩腿走路十分吃力，必是腿上亦曾受了刑杖，再看那人臉上望去，只見他面色慘白，毫無人色，却強打精神露出一種笑容來，谷四暗

自吐七舌頭，偷看福山一眼，估量着少時受刑之際，不知他亦能這樣骨立糜，再看龍三，却蹲在那裏，低頭不語，想是駭得腿都軟了，

少時那起案子審完，便該劉福山這一案了，堂上幾個差役，喊着劉福山三個人的名字，福山高聲答應，三人被牽魚貫來到公案前挑去腳鐐，隨着聽審，那問官撇着似是而非的京腔，問完三人姓名年歲，籍貫，職業，先把三人打量一番，用手拈着嘴邊十幾根狗蠅色的鬚子點點頭，把那一雙黑睛少白睛多的眼珠子，轉了幾轉，然後把鄉甲局並地方的頭目細看一遍，忽然抬起頭來，教劉福山谷四下跪，單把龍三提上來，龍三好歹總算是個幫着福山來充光棍的，跪在案前，不是十分示弱，直挺起身子望着座上問官，那問官把他上下打量一陣，陡的冷笑一聲道，你叫龍三麼，龍三答應一聲是，那問官點點頭笑道，你把李仲元怎麼剝死的，快快招來，兩旁人役齊喝一聲，快招，怎麼剝死的，龍三初次打官司，以為必然為這位老爺口齒不清，這些人替他作個臨時的翻譯呢，結結巴巴地道，小的沒把李仲元剝死，小的亦不知他怎麼死的，問官把警木一拍道，胡說，你怎麼不知道，說時指着卷上道，這上邊寫的你幫凶，你在鄉甲局裏已經招認，這時又說不知道呢，來呀，先打他這個不知道，說時伸手由籤筒裏抓出一根籤來，擲在地上，兩邊齊應一聲應，便有掌

刑的拾起鐵來，拉着龍三下堂去打，龍三跪着只是不肯起來，口內叫道，老爺，小的實在是沒刺人，我這是來充光棍的，這一聲說完兩旁人役，並階下看熱鬧的掌不住一齊笑了，福山見龍三如此無用滿口胡說，氣得臉白，用眼瞪着他，哼了一聲，暗罵聲無用的東西，你這是圖什麼，誠心給我沾卷，問官把頭搖得撥浪鼓子似的，口內連稱，荒唐，荒唐，什麼教充光棍，你不知道老爺的規矩麼，是你們當混混的，不管有理沒理，我都要敬你們幾百板子，你只要說不是混七，我就饒了你……龍三未及答言，福山急得腦筋幾乎裂了，掌不住叫一聲，小的冤枉，意思恨不得問官先審他，那問官慢條斯理的問道，誰喊冤枉，我這理沒問完，誰想講話亦不成，一個衙役暗把福山衣衿一扯，低聲道，別說話了，這位老爺忒難纏，讓他栽到底罷，沾不了你人物，福山見這般說，只得閉口不言，聽得問官道，你不認是混七咧，這裏真沒有你麼，還充光棍不充，龍三道，不是那個，他是……我是不充光棍，實在是沒有動手兒……福山氣得恨不得一脚把他踢下堂去，問官仍舊理着他那十幾根黃鬍鬚笑道，你亦不必滿口胡云，你既是不認帳，一定不是混七兒，人，你亦沒殺，架，你亦沒打，我且問你，你昨天夜裏到四合堂門口作甚麼呢，龍三道，劉福山是我們掌櫃的，他鬧了事我纔趕到的，不信你老問看熱鬧的……問

官又把驚木一拍道，放屁，我問誰去，我問的就是你，你不認混七亦成，你在當堂上給我爬出衙門去，你就滾你的蛋，我把你放了，要認混七就打，我就是這兩條道，由你自己擇，龍三尋思半晌，只得狗般的爬下台階，一陣笑聲把他送出去，劉福山却氣得發昏，不等傳喚，向前幾步，跪在案前道，小的有下情上告……：……：……問官道，你有甚麼下情，你亦不認混七麼，福山道，小的爲甚麼不是混七兒，說時指着谷四道，他們兩個情實跟小的不認識，小的亦不知道他姓麼叫麼，夜裏小的打架，他們倆人實在不在場，這一定是李仲元那頭兒買出來的，參在小的這一案上，給小的沾卷，小的跟李仲元是死過節兒，小的一個人兒帶着刀子找他，小的自己就夠料理他們的，還用別人作甚麼，問官道，你說的亦有理，怎麼昨天在鄉甲局裏不這麼供呢，福山道，小的到鄉甲局投案，他們倆人亦去啦，又沒在一塊對質，誰知他們是作甚麼的，求大老爺恩典，把這個亦放了，實在沒有他的事，問官明知道劉福山怕谷四再栽一回，給自己丟臉，特意捏造出這個詞來開脫他，一上堂時便看出龍三谷四兩個沒有骨頭，因而特意先審龍三，爲得是先教他栽一個，如今見福山如此，不爲已甚，把谷四提過來，問了幾句，找個纒縫，喝令重打二十判令枷號三天，趕下堂去，開始審問福山，

福山是已經成名的人物，亦曾挨過幾次打，自然有了經驗，板子戒尺打了一陣，不會有一些哼哈，後來鮮鞭挨完，光棍架坐罷，始終沒被伸拔短了，過完一堂，先驗皮毛二人的活傷，後到鄉甲局驗屍，早有楞程在鄉甲局守候，驗畢填完屍格，少不得具呈子領屍，將仲元屍首，搭出鄉甲局，在侯家後河沿擇個空房停屍，派人看守，毛皮二人搭回鍋夥養傷，楞程進城親到蔡正紳門前求見，請示如何裝殮仲元，幾次向裏回稟，正紳只推不會在家，躲避不見，楞程心中不悅，暗道，蔡二老爺你這就不對，小四兒嫖窩子是你教給的，沒有你助着他怎麼會教人家給梳死呢，這時候人亦死啦，你的氣亦出啦，死喪在地倒不管啦，好，我先教他媽媽去，想罷負氣拉臂而回，到在鍋夥裏大罵不休，派人到仲元家裏把他母親找到，調唆着到正紳門口哭鬧，這時皮老虎早經清醒，忽然想起仲元身上帶着兩張錢帖子，是昨天蔡正紳給的，不知道還有沒有，楞程忙打發人到停屍的所在，果然在貼身一件小褂裏取出，仲元的屍身，昨日搭到鄉甲局，地方因為不會驗過，不敢解開衣裳翻騰，怕擔罪名，當晚鍋夥裏得了信，方才開城便趕到了，始終不會離人，因而小褂裏的錢帖，不會被人搜去，楞程看着兩張錢帖，共有四十吊，夠棺材不夠裝裹，夠裝裹不夠棺木，正自為難，仲元底母親哭着回來，訴說蔡宅家人把她趕回來，據稱二爺說，他自己吃醋

爭風教人家扎死的，那裏管不着，楞程聽了，暴跳如雷，大罵正紳不是東西，並道，你這窮子受用，教我們孩子替你找場，明知是禍，你不露面兒，教我們闖去，好，我跟他沒完，我算個甚麼，死了臭塊地，看我死的起死不起，咱看誰把誰交迫短了，有人勸道，人家有錢有勢，咱們惹不了，你只願放出風話去，傳到他底耳朵裏，捏個邪碜兒，二寸長的紙條兒可要了咱的命，楞程聽了，出着神兒尋思主意，少時被他想起一個計策，用這四十吊錢的帖子，打發人買來了一套裝裹，袍套鞋帽，不一時用一個水紅薄布包來，交與楞程，楞程教仲元底母親看了，打發她先到侯家後停屍的所在去看，自己提着包裹出來，

正紳在家裏一天不會出門，先命人先把楞程支吾走，後來仲元底母親前來哭叫，亦被哄走，到晚飯後，不見有人再來，料得沒事了，倒在屋裏吸幾口烟，一時高興，吩咐搭轎，少時只見轎夫趙二上來道，二老爺，今天不能出轎了，正紳問道，爲甚麼不能出轎，趙二道，你老還不知道麼，毛登新皮老虎，你老放他兩個月的假幫着李四逛轎子，昨天教人家亦撓啦，現在楞程那裏養傷，咱這裏原是兩班人，去了他們兩個，只剩一班半，陳六趙德病啦，只剩下四個人，今天早晨李四他娘把隋緣兒找了去，告兩天假上侯家後守屍去啦，正紳道，我雇的人怎麼給他守屍呢，趙二道，隋緣兒不是跟李四是表兄弟麼，如今只

有劉仁、李發，劉二，這會子不見面兒，不知幹麼去了，只有我跟李發，……正紳已聽得不耐煩了，揮手道，下去罷，不能出轎拉倒，我自個兒有腿，少說話罷，趙二聽了，撇着嘴退出，自到門房暴怨去了，正紳穿上一套大毛衣裳，帶上大紅呢子風帽，乘興出得家門，海風踏月，步行向北，意欲出城到侯家後玉花那裏走走，如今地底兩個戀人，一個已死，一個收監，看她這時怎樣，低頭穿過兩條胡同，將到大街，忽見迎面走來一人，借月光看時，見那人穿着一身袍套，金頂輝煌，彳亍而來，暗道這人真怪，這時候穿着官服到裏去呢，說時那人走到面前，叫一聲，二老爺，你老好哇，正紳反被他駭了一跳，細看却是楞程，不由得笑道，你要瘋呵，你有麼功名亦配穿一身袍套，快脫下來罷，別教槓房的人們看見，疑惑你炸屍呢，楞程且不還言，張開兩手攔住正紳的去路道，二老爺你先別走，你老知道我穿的這身是麼，不瞞你老說，我這是一身裝裹，咱爺倆不過客氣，我們小四兒怎麼死的你老亦明白，怎麼，你老這會兒不管嘍，亦行，你老一個捨不的發喪，發喪倆罷，我亦不打算活着嘍……說時伸着袖子道，我姓程的闖蕩半輩子，這就是我落的，二老，這可是你老擠的，我有麼臉面見小四他媽媽，人家就是這麼一個兒子，你老不替手誰搭手哇，好麼，禍都惹完，你老裝沒事人兒不管了，今天咱爺倆拚了罷，

我死了倒落一身裝裹，省得像小四兒似的，現在還亮着呢，說罷向胸前一摸，由套子的對門襟裏，取出一個明晃晃地刀子，在月光下幌了兩幌，正紳駭得倒退兩步，恰巧一陣風刮吹過一股子酒氣來，正紳暗道，不好，他借着酒勁兒，真給我一下子，把他弄死亦晚了，擺着五指道、楞程，你先別耍楞，有話好生說，我亦沒說不管哪，你這是聽了誰底調唆，跟我撒酒瘋兒，咱這麼辦，你跟我回去，我給你拆兌錢還不行麼，程四道，二老爺你老有錢這時拿罷，我跟你回家作麼，正紳被他磨得無法，便問他發喪伸元要多少錢，程四伸出左手，捏兩個指頭道，至少亦得這個數兒，我們那兒還有兩個受傷的都是活口，今天過了一堂，屁股擦青亦沒問出什麼來，他們倆人亦是你老府上的轎夫，要是別人還不大佛升殿有一得一麼，正紳想，這話說的有理，這場命案，情實是自己一人作成，程四穿着一身裝裹訛詐，量來未必真把我怎樣，我若試把錢看重了，果然他要調唆毛登新皮老虎，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招出來，我是脫不得乾淨的，只得忍着氣取出三百吊錢帖子給他道，給你罷，三百吊錢一包在內，連發喪李四，帶他們倆上養傷全有啦，程四接過錢帖點清了，把尖刀插在腰帶子上，將錢帖勞把在手裏，向正紳作個揖道，二老爺別過意我這是跟你老鬧着玩兒啦，其實咱們爺兒們不過這麼俚戲，你老不知道，我教李四他媽七擠撈急啦，真要

不理，他娘到縣裏喊冤去，不寡是我程四栽個天大的跟頭，連二老爺你亦丟人，這麼一來

，你老亦算作了德啦，……：……：……程四一陣刺刺不休，正紳早不耐煩，忙道，錢亦給啦，放我走罷，還有甚麼說的，程四帶笑把身子一閃道，二老，你老執公，正紳一團高興原想到候家後消遣，如今被他鬧得興礙闌珊，無心出城只得改口道，我亦不出城了，這時候城門亦關了，出去也費事，回來更麻煩，咱一塊兒回去罷，程四錢已到手，百依百從，義不容辭的護送正紳回家，

鍋夥裏幾個人守着毛皮兩個，不時的問湯問水，毛發新和皮老虎倒在炕上反覺過意不去，他二人自從驗傷以後，抬回鍋夥裏，程四請來外科醫生，洗傷敷藥，紮縛好了，只因二人所受之傷，都不是致命處，服下七釐散，漸漸地疼止了些，只是有時清醒有時昏迷，衆人見程四提着一包殮服去後多時不會回來，不知是否殮畢，尙有何事，雖然吃過晚飯多時，一時不便安睡，便有人到小雜貨舖裏買了幾文錢的菜油，添在牆上掛的一個瓷燈盞裏，撥一撥燈心，那燈便亮了些，不多時又復昏了，大家正在閒談，聽得街上已打三更，其中一個道。這時四爺許不來啦，一個道，他不來還住在那兒，冰房冷屋，又有個死人，這時候想是請陰陽生看時辰呢，一個道，你別費話啦，這還用看時辰，我看是除不出棺材來，四大爺轉了磨啦，只要把材除了來，裝殮上還不跟他們一塊回來麼，外面一陣陣北風虎虎，吹得窗紙皆鳴，便覺有些寒意，所幸房少人多，坑邊一個柴籠又燒過火，大家尙能耐

坐，只是有些發暈，便有兩個打磕睡的，一個人立起來到牆角一張破桌子前，把那個大瓦壺摸摸，還有些熱，便肉嘴對壺嘴喝了一兩口，問道，毛大哥皮二哥，你們二位渴不渴，皮老已經睡熟，毛登新却醒着口內正乾，便道，劉四哥，你給我點罷，那劉四給他斟了一碗送過去，登新少不得欠起身子，就着劉四手裏掙扎着喝水，忽然外邊有人把風門一拉，一陣冷風襲入，大家一齊向門前看時，只見一人穿着一身袍套，頭戴金頂纓帽走將進來，倒把衆人嚇了一跳，不知是什麼官員，到此察勘，駭得一齊立起，方要問是甚麼人到此，只聽那人笑起來道，你們還認得我麼，聽聲音方知是楞程，衆人一齊都笑道，四爺這是作麼，先呈呈樣麼，程四哼了一聲亦笑了，走進屋裏，順手把頭上帽子摘下，拋在對面鋪上，脫去套子，走到桌前，將手裏一捲錢帖往桌一擲道，這身行頭纔算他媽底打飯的瓢子呢，說着把一切殮服襯淨，尖刀放在桌上，便把方纔穿裝裏託了蔡正紳三百吊錢的事述說一遍，大家笑得把皮老虎驚醒問是甚麼事，登新忍答道，就是這麼着，我們坐轎兒的有錢不痛快快地花，尋常有個親朋告貸，說麼亦不見，不止把人家底腿溜細了，連門房亦跑膩咧，實在擠兌沒法兒，給不了一兒錢，可是到了篋子裏甚麼錢都花，你別說他不可憐窮人，要是戕了火三百吊二百吊亦真拿，難爲程四爺想出這麼個法子來，程四笑着重新把錢帖子拿起，數出一百吊錢來，鄭給登新道，這幾個錢給你們哥倆養傷，其餘的，發喪我們四兒

亦算夠啦，皮毛二人再三推讓，程四只是不肯，只好依從，次早程四命人拿着殮服到侯家後河沿把仲元裝裹停當，自己出去買了一口棺木，找土作成殮了，放了幾天，約人送個早殮，二百吊錢不會花光，剩下的給了仲元底母親，後來正紳良心發現，將程四找去，又給了一百吊錢，作為李媪贍養費，程四替她放些票轉子錢，藉以糊口，

劉福山押在縣獄，自有人替他打點，過了幾堂，定了案，少不得過府，送省，到保定臬臺門走一遭，福山實在是條鐵漢，只認急殺，不認故殺，府縣駁審，迭經重刑，口供不改，其實他自出世以來，打過若干次羣架，手下亦有幾條人命，都被他滾得從輕定罪，這次與羣毆不同，雖然辦不得斬立決的罪名，亦自定了個斬監候，定罪時，已是轉年春來，福山自思，這個罪名，不過保得一時不死，秋後部文一到，生死仍自難保，不知被他怎樣買通獄吏，把刑具鬆了，他便在保定越獄潛逃，公事發到本縣，少不得發下一紙海捕文書，到處一體嚴拿，福山不敢還鄉，只在外面闖蕩，過了些年，知道縣官換了兩任，公事漸七地鬆下來，他便偷偷地回到天津，初時在北鄉一個親戚家中躲着聽信，過了兩月見沒甚危險，便回到侯家後廟胡同自己底放錢局裏休養，到在櫃上，見所托得人，一應花費供給無缺，如今回來，仍得照常照業，只是一時不取出頭，只在屋中斷忍，

